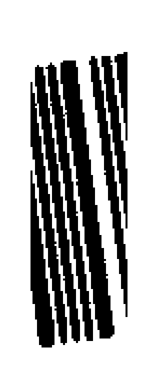
莱　辛

戏剧两种

商章孙等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上海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Gedichte Fabeln Draman

本书根据柏林建设出版社1959年版《莱辛诗歌寓言戏剧》选译
作者像系根据同一版本卷首作者像复制。十幅插图采自维也纳SIGMUND BENSINGER出版社出版的LESSING'S WERKE插图复制。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莱辛：戏剧两种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625 插页 3 字数 155,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书号 10188·164 定价 (六)0.88 元



莱　　辛

译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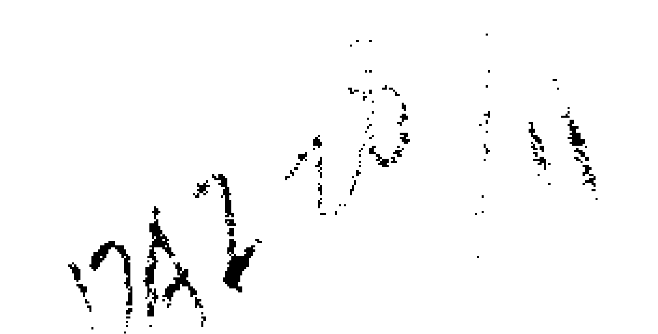
《明娜·冯·巴尔赫姆》和《爱米丽雅·迦洛蒂》是德国戏剧家、文艺评论家、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戏剧创作方面的两个代表作。前者是个喜剧，它通过一对未婚夫妇的悲欢离合，揭露了普鲁士军事官僚国家的罪恶统治；后者是个悲剧，借一个意大利宫廷故事，深刻地抨击了德国封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卑鄙下流的勾当。两个剧本异曲同工地对德国封建社会作了无情的批判。

一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1729—1781），一七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生在德国小城卡门茨，父亲是个牧师，家庭经济相当困难。莱辛早年从父亲那儿得到一点初等教育。十二岁时，莱辛在迈森的圣阿芙拉公爵学校里获得一个免费读书的机会。然而他对该校所教的各门功课评价不高，他曾表示：

“那儿学习的许多课目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莱辛自小就很聪明，青少年时期已经学了希腊、拉丁和希伯来等古代语言，好学不倦，求知欲强，因此他的教师称他是“一匹需要双份草料的马”。十七岁时，他按照父母意愿进来比锡大学读神学和医学，后改学哲学和语言学。当时德国各大学里有许多读死书、脱离现实生活的学究，莱辛瞧不起这种人。“我决定走出书斋，到象我那样的人们中间去。”莱辛在给他的父母写信时，就这样谈起他的大学生活。在大学求学的数年中，莱辛与来比锡剧团演员有若干往来，他开始对戏剧发生兴趣，在剧本创作方面作了一些尝试。他的第一个以莫里哀风格写成的喜剧《年轻的学者》一七四八年在来比锡上演时，获得很大成功。由于受到这次演出的鼓舞，他陆续写出了几个艺术上还没有成熟的剧本《老处女》等。因为生活困难，他在一七四八年去维滕贝格，决心当名专业作家。后到柏林，担任《福斯报》副刊《来自智慧王国的最新消息》的编辑。一七五一年获硕士学位。一七五五年写成市民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在这个剧本中，真正动人的情节代替了光辉的外表和浮华的词句，真实的人代替了带有纸剑的舞台上的英雄。”(车尔尼雪夫斯基语)莱辛因这个德国的第一个市民悲剧从此蜚声文坛。一七五六年“七年战争”爆发时，莱辛主要从事文艺评论工作。一七五九至一七六〇年发表了《关于当代文学通讯》和《寓言》。一七六〇年在布雷斯劳给一个普鲁士将军当秘书，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嗣后数年，他一直在军队里服务。一七六五年重又回到柏林，住了一年，然后以戏剧评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去

汉堡，打算在那里创建一个德国民族剧院，后来果然如愿以偿。同年他完成了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和美学名著《拉奥孔》。“莱辛以《拉奥孔》这篇论文创造了一种新的诗的理论——他把生活作为诗的题材，打破了当时在全部美学方面占统治地位的、毫无生气的形式主义。”(杜勃罗留波夫语)随后他在汉堡担任民族剧院顾问并从事剧评工作。他陆续写出了许多评论戏剧的文章，后来收在《汉堡剧评》的第一、第二卷里。《汉堡剧评》这部著作批判并清除了法国古典戏剧对德国戏剧的影响，反对模仿法国宫廷悲剧，提倡民族风格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主张写市民悲剧，认为市民的命运比帝王将相的命运更能激动人心。莱辛提出的这种见解，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阶级要求在艺术领域中表现自己的反映。莱辛的《萨拉·萨姆逊小姐》、《明娜·冯·巴尔赫姆》等剧本，可说是他的戏剧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产物。一七六八年民族剧院解散，一七七〇年他在沃尔芬比特尔担任不伦瑞克公爵图书馆管理员，年薪仅六百泰勒，经济极为拮据。这个已经名闻遐迩的德国剧作家和评论家，竟然处于“慢性死亡”（梅林语）的境地。一七七二年完成了著名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莱辛在这个剧本里提出了他那时代的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此后他和路德正统派总牧师歌茨开展一场有关宗教问题的大论战。由于这场论战，他在一七七九年完成了第三个名剧《智者纳旦》。一七七五年作者前往维也纳，他在那里以不伦瑞克公爵儿子随员的身份出发到意大利去。一七七六年他跟夏娃·柯尼希结婚，婚后生一儿子，但孩子与母亲不久相继



去世。一七八一年二月十五日莱辛于不伦瑞克逝世。

二

《明娜·冯·巴尔赫姆》又名《军人福》，是莱辛的三大名剧(《明娜·冯·巴尔赫姆》、《爱米丽雅·迦洛蒂》、《智者纳旦》)之一，也是德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喜剧。它的诞生意味着德国戏剧艺术水平已经从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打破了一味硬搬法国宫廷戏剧形式的旧束缚，为创造具有德国民族风格的戏剧迈出了第一步。

这个剧本取材于"七年战争"(1756—1763)结束后的这段历史时期。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在缔结胡贝尔图斯堡和约以后，就遣散了一大批和平时期所不需要的军队。其中有许多是非贵族阶级出身的军官。他们被遣散以后，生活无着，流落他乡，成了当时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前已述及，莱辛正好在这个时期呆在军队里，他目睹这一状况，对"狡兔死、走狗烹"的局面感到不满。因而他就利用这个现实题材写成了本剧。这个剧本之所以又名《军人福》，这绝不是一般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所谓的是对普鲁士国王腓德烈的歌颂。事实恰好相反，莱辛对当时的专制统治是非常不满的。他在给一位朋友写信时说，普鲁士是"欧洲最奴化的国家"。因此弗兰茨·梅林在评论莱辛时说："与其说这个喜剧是对腓德烈二世的称颂，倒不如说是鞭笞了专制制度的致命伤。"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必须来回顾一下故事的时代背景。

原来腓德烈二世(1740—1786)统治时期，普鲁士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官僚国家。国家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在军费支出方面。腓德烈二世凭借强大的军队，用掠夺战争来扩展疆土。七年战争也是以普鲁士军队对萨克森和波希米亚的突袭开始的。战争时期腓德烈二世拚命掠夺别国财富，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战时，普鲁士少校台尔赫姆率领部下攻占萨克森的一个小城。普鲁士国王下令征集款项，而台尔赫姆觉得该城居民不胜负担，便私自垫出一笔款子上缴给普鲁士当局。明娜是萨克森人，她因台尔赫姆的义举和他结识，并且订了婚。战争结束以后，台尔赫姆被诬告接受贿赂，遭到解职。这儿揭开了七年战争的真实内幕：普鲁士国家机器军事化以后便产生了掠夺战争；战争的直接后果是被侵略的国家遭到劫掠。战争结束以后，普鲁士国王为了保持军队的经济基础并巩固军队中贵族军官的地位，便排挤市民出身的军官，而台尔赫姆便是受到排挤的一个。所以弗兰茨·梅林说："明娜的故事完全是对腓德烈二世的一个尖锐的讽刺。"这是本剧的社会意义所在。本剧的副标题《军人福》实在是一种辛辣的嘲讽。剧中男主角台尔赫姆最后收到普鲁士国王的亲笔信，说他的案情已经查清，要他回去复职。这里普鲁士国王仿佛是个深察民情、礼贤下士的君主似的。其实，这里是作者为了喜剧结尾而作了这样的安排而已。实际上，这样的好事是不会有的。我们从台尔赫姆在读了这封信后所发表的感想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为大人物服务是危险的，并且值不得去忍受由此所招来的辛苦、束缚和屈辱。"他宁可不要重任军职，而要偕同他的明

娜到一个逍遥自在的广阔的世界里去。他通过军队中的几年服务的经验，认清了普鲁士国王是无情无义的。台尔赫姆这个人的荣誉感是十分强烈的，在他蒙受冤屈之后，他要的是"公理"，而不是"恩赐"。这也就是他敢于蔑视普鲁士国王假仁假义要求他复职建议的思想基础。他的这种荣誉感，和那些死心塌地卖身投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军人荣誉感完全不同。正因为这样，他对当兵服役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维尔纳想去波斯当雇佣兵的时候，他便规劝维尔纳："一个人必须为保卫祖国或出于热爱他所争取的事业去当兵。没有目标，今天到这里，明天又到那里去当兵，那象是一个浪游的屠夫，而不是别的。"他这句话真是切中时弊，批判并指责了那些甘心充当统治者工具去屠杀人民的人。而在当时，在普鲁士国家军事化的时候，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此外，剧本通过萨克森姑娘明娜和普鲁士军官台尔赫姆之间的爱情，表示了两个公国之间的友谊。它们之间的友好往来，并不因为非正义战争而受到影响。

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个剧本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人物的形象，具体表现在这些人物的性格上面。由于德国过去的剧作家们一味模仿法国宫廷戏剧，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不外乎是一些没有独特性格的帝王将相。与此相反，本剧中的人物，无论是台尔赫姆或明娜，朱斯特还是佛兰切茨卡，他们既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英雄，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声音笑貌，都切合他们的身份和性格，而不是离开实际生活的抽象的东西，更不是作者任意加到这

些人物身上去的。台尔赫姆的正直和执拗，明娜的纯朴和机智，朱斯特的憨直和忠诚，佛兰切茨卡的天真和聪明，都栩栩如生地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表现出来了。就是一些次要人物，如势利、庸俗的旅馆老板，卑劣、狡诡的李考特，作者也揭示了他们阴险的嘴脸和丑恶的灵魂，指出象他们这样的人，也是当时统治者所利用的工具。总之，作者在本剧中创造了生活现实中的人的形象。

其次，作者在处理剧中的两个仆人形象时，也用了与众不同的手法。这种普通劳动人民的形象在当时一般剧作家的笔下，都只能充当揶揄或嘲笑的对象。但本剧中的佛兰切茨卡和朱斯特均和他们的主人一样，具有独特的性格，他们的颖悟和智慧都不比明娜和台尔赫姆差。莱辛曾经说过："人民中间以体力来劳动的那一部分人并不缺少悟性和智力，只是缺少机会来显示罢了。"作者通过本剧，把他们搬上了舞台，显示了他们的悟性和智力。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作者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

本剧所用的语言相当精练，它们大都是人民口头的朴素的词语。对话中充满了机智和俏皮，有时纯粹变成一种斗智的辩论，这也增添了喜剧的活跃气氛。但作者采用这样的语言，并不是无的放矢、引人发噱而已，而是在对话中蕴藏着值得深思的问题，给读者和观众除娱乐以外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东西。

三

《爱米丽雅·迦洛蒂》，也是莱辛的三大名剧之一。剧本写得十分成功，具有反封建、反专制暴政的意义。莱辛在这个悲剧里揭示了当时德国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奸刁阴险的嘴脸，不过他把剧本的时代、场景放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者曾受罗马历史学家李维①所写的《维吉妮雅的故事》的影响，经过近二十年的孕育，花了大约十五年时间进行写作，方才把这个悲剧完成。在莱辛以前，英国和法国的作家也曾用这一故事编成剧本。原来故事的情节极为简单，讲罗马民间女子维吉妮雅被当地权贵所强行劫持，女子的父亲假借父女话别的机会，突然把自己的女儿杀死，因此女子不曾为权贵所污辱。事后爆发一场革命，权贵被置诸死地。历史上意大利北部瓜斯塔拉地方确曾出现过一个贡扎加王朝，不过在莱辛写本剧时，这个王朝早已湮没。剧中亲王赫托勒这样的人物，历史上可从来不曾出现过。

剧本经过作者加工，情节比原来的有所发展，其主要内容讲奥多雅多和克劳迪雅的女儿爱米丽雅即将和伯爵阿皮阿尼结婚，封建小国瓜斯塔拉的亲王赫托勒偷偷地爱上了爱米丽雅。结婚当天上午爱米丽雅上教堂做弥撒，亲王尾随着她，向

① 李维(Titus Livius, 公元前59—公元后17)，古罗马历史学家，生于意大利的巴达维姆(今巴杜亚)，长期待在罗马，著有《罗马史》等。

她表露了自己的爱慕。姑娘一来早有未婚夫，二来讨厌亲王，所以拒绝了亲王对她的追求。亲王眼看自己的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设法把爱米丽雅的未婚夫阿皮阿尼调离当地，但阿皮阿尼并非是他的下属，他拒绝了亲王的无理要求。亲王便跟心腹玛里内利商量对策。玛里内利雇了一批歹徒，趁爱米丽雅和阿皮阿尼上庄园去结婚时，半途进行拦袭。阿皮阿尼被杀身死，爱米丽雅被劫到公爵府邸，名为救她，实际上落进了虎口。后来爱米丽雅的母亲赶到，识破了公爵的阴谋；爱米丽雅的父亲又从亲王遗弃的旧情人奥尔西娜那儿获悉了亲王的卑鄙企图。于是父亲去找女儿，父女见面之后，父亲为了保全女儿的贞操，亲手杀死了女儿，以挽救受到威胁的“荣誉”。

剧本说的虽是意大利故事，但作者所要鞭笞的却是十八世纪罪恶累累的德国封建公国普鲁士。剧本一开头就说：“状子，尽是状子！请愿书，尽是请愿书！——这些叫人发愁的公事；别人还羡慕我们呢！”这说明在专制暴君的统治下，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喘息的机会。他们向上告状，向上请愿，以为在上的是青天大老爷，一定会俯允他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也有例外，有份请愿书上签着亲王偷偷爱上的爱米丽雅的名字，亲王出于个人好恶，立即照准。又如，亲王的顾问卡米洛·罗塔，原想请亲王批一份死刑判决书，亲王就想大笔一挥加以批准，顾问见亲王如此随便、马虎，视人命似儿戏，只好把原来带在身边的判决书藏过，连声说：“我可没有把它带来！请您原谅，殿下。”顾问后来还学亲王的口吻说：“很高兴吗？——对一份死刑判决书很高兴吗？即使是有关一

个谋害我独生儿子的凶犯，我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给他签字。——很高兴！很高兴！——这个残酷的'很高兴'，真是伤透了我的心！"这一切都说明，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极大的，它操生杀之权，任何老百姓反对它的行动，都是没有希望的。作者在这里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淋漓尽致地加以刻划出来了。这是本剧的重要意义所在。

其次，本剧从侧面揭露了宫廷里男女关系的混乱，亲王本来和伯爵夫人奥尔西娜有暧昧关系，自从他单方面爱上爱米丽雅之后，便把旧日的情人奥尔西娜抛在一边了。奥尔西娜对亲王的反抗只是出于个人的妒忌，只是一种狗咬狗的行为，但是通过奥尔西娜的嘴却暴露了腐败、荒淫的宫廷生活和亲王个人的那种骄奢淫佚的昏君嘴脸。在莱辛以前，德国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往往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而从莱辛开始，市民却逐渐代替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统治阶级人物成了作者鞭笞的对象。作者通过奥尔西娜对奥多雅多说的一席话，道出了亲王玩弄女性的真相："您认识我吗？我是奥尔西娜；我就是那个受欺骗、被遗弃的奥尔西娜。——当然，也许就是因为您女儿的缘故我被遗弃。——但是您的女儿负什么责任呢？——不久她也会被遗弃的。——然后他再弄一个！——接着再弄一个！……——我们是被遗弃的一大群……"

再有，莱辛在处理剧中的人物时，有其独创的手法，这与他以前的剧作家模仿法国古典戏剧的手法不同。迦洛蒂一家尽管出身旧贵族，但他们与掌握统治权的亲王不同，他们没有多大财产和地位，他们手里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不能不

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道德上面。这里所谓的道德，当然也是新兴阶级看待是非的准则。他们以自己的道德观傲视宫廷的不道德行为。正因为这样，他们与那个时代的市民阶级有着许多共同点。象正直、坚强的奥多雅多，在女儿受到劫持，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刻，他不敢起来和亲王对抗，而宁愿用道德上的胜利来代替对抗行动。又如莱辛的美学观点认为，悲剧主人公的死亡不只是由于悲剧性的环境，而且也由于主人公自身的罪过而引起。一个没有丝毫罪过的人的死亡，只会导致观众的懊丧、怅惘，而不能提高观众的道德品质。作者按照自己的主人公悲剧性罪过的理论，写出了爱米丽雅身上存在的弱点，爱米丽雅害怕的不是暴力，而是诱惑。她不相信自己的道德力量能战胜这种诱惑。因此她要求父亲把匕首给她，让她一死来保全自己的贞操。作为父亲的奥多雅多在这种关头让道德来战胜暴力，作出了弱者的反抗，亲自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这一切正好说明了德国市民阶级的软弱性在剧中得到了反映。

四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莱辛的戏剧创作中十分明显。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论断的一些问题，可以说在他的戏剧创作中表现出来了。莱辛反对一味模仿法国的古典悲剧，他认为德国的戏剧应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他这样做，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而是由于新兴资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法国的古典

悲剧是法国十七世纪专制政体的反映，这个政体到了莱辛那个时候已经趋向反动；那些古典悲剧中的人物都是帝王将相，似乎只有统治阶级的人物才能口出崇高的语言，干出悲壮的业绩，一般市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一般市民只能在笑剧或闹剧里出现，做些插科打诨逗人发笑的动作而已。这是法国古典戏剧的理论。但是莱辛则与此相反，他认为市民的地位将逐渐取代舞台上统治阶级人物的地位，市民的命运比帝王将相更加激动人心。他在《汉堡剧评》第十四篇中说："公侯们和英雄们的名字能够给一个剧本以华丽和威严，但他们不能感动人。我们周围最接近的人物的不幸，自然会最深深地打动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同情国王，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把他当作国王，而是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同情。"这是莱辛提出的新论点，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观点。莱辛就是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的，无论是《爱米丽雅・迦洛蒂》还是《萨拉・萨姆逊小姐》，他都是以这种观点来进行实践的。

莱辛提倡要用单纯、自然的语言写戏剧。他曾声称，剧中人物的语言要与他们的行动相一致。他反对垂死、腐朽的阶级所使用的枯干而累赘的语言，他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提倡使用市民阶级的语言。他还主张，古代戏剧中的语言，不能在市民戏剧中应用。他强调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在法国古典戏剧的水平上。无论是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还是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作者都使用了生动的语言，旅店老板的话与退伍军官的不同，宫廷的亲信又与半途行劫的歹徒各异。总之，莱辛作品中的人物通过特定的语言，个

个栩栩欲活。这一点也是莱辛以前的作家所不能达到的。

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莱辛，曾对整个普鲁士封建军事官僚国家作了严峻而尖刻的讽刺，批判了君主和贵族的虐政，对社会上的各种旧观点和以前的各种道德标准和美学标准作了新的审核，同时通过戏剧的创作，给德国戏剧的革新工作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德国戏剧创作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这是他对德国民族文学作出的贡献。由于《明娜·冯·巴尔赫姆》忠实地反映了当时德国的习俗和风尚，显示了民族性格的特征以及它在艺术刻划上的卓越成就，因此剧本第一次搬上舞台（一七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演出于汉堡）之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一些作家、诗人的推崇。歌德晚年称它是一个杰作，他说："这个剧本对我们起了十分强烈的影响。的确，这个剧本在那黑暗的时代是一颗辉煌的流星。它使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比当时的时代所知道的一切更高的东西。"《爱米丽雅·迦洛蒂》是一部具有政治意义的悲剧，它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统治阶级的罪恶。这是对于专制暴政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精神给予狂飚突进运动的诗人们以相当巨大的影响。只有后来席勒写的剧本《阴谋与爱情》方能和这个剧本相比。

席勒曾把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爱米丽雅·迦洛蒂》列入了魏玛剧院的节目单。近两百年来，这两个剧本一直是德国各地剧院里经常演出的优秀剧目，它们始终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明娜·冯·巴尔赫姆》和《爱米丽雅·迦洛蒂》两剧诞生迄今已有两百多年。两百多年的时间不能算短，但这两个剧本始终在德国文学宝库和世界文学园地里发出灿烂的异彩。尽管莱辛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作家，但弗兰茨·梅林认为："莱辛的生活和劳动不是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无产阶级……"

应该说，这句话是有其道理的。

施 种

一九八〇年八月

目　次

明娜·冯·巴尔赫姆

海梦 阮遥译

人　物

冯・台尔赫姆少校——遣散的军官

明娜・冯・巴尔赫姆

冯・布罗赫沙伯爵——明娜的舅父

佛兰切茨卡——明娜的女仆

朱斯特——少校的男仆

保罗・维尔纳——少校旧日的卫队长

旅馆老板

一位着丧服的夫人

传令兵

李考特・马立南

景

旅馆的客厅和客厅旁的一室。

第一幕

第一场

朱斯特。

朱斯特 （坐在墙角打瞌睡，嘴里说着梦话。）旅馆老板真是个流氓！这样对待我们？来吧，老兄！打呀！（挥起拳头，于是醒了过来。）嘿，又是他？我一闭上眼睛就和他打架。要是他真的吃我梦里的几拳就好了！——瞧呀，天亮了！我得马上去找我那可怜的主人。依我的意思，我就不让他再跨进这所可诅咒的房子。昨晚上他是在哪儿过夜的呢？

第二场

旅馆老板，朱斯特。

旅馆老板 早安，朱斯特先生，早安！嗅，起得这么早？不然我该说起得这么晚？

朱斯特　随你说吧。

旅馆老板　我无非说了一声“早安”；我想，这声请安总值得朱斯特先生回答我一声“多谢”的吧？

朱斯特　多谢！

旅馆老板　如果一个人得不到适当的休息，他就会脾气暴躁。昨夜少校没有回来，你一直在这儿等他，对吗？

朱斯特　这个人什么猜不着！

旅馆老板　我猜的，我猜的。

朱斯特　（转身想走。）你的仆人！①

旅馆老板　（止住了他。）且慢，朱斯特先生！

朱斯特　那好吧，不是你的仆人！②

旅馆老板　嗳，朱斯特先生！我总不希望你是在生昨天那件事情的气吧？有谁会生隔夜气呢？

朱斯特　我就会！就是隔几夜也不会消。

旅馆老板　这象一个基督徒吗？

朱斯特　把一个不能马上付房钱的正派人撵出屋子，赶到大街上去，这就象一个基督徒！

旅馆老板　呸，谁会这样不要天良？

朱斯特　一个信基督教的旅馆老板。——而且是对我的主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军官！

---

① 原文为“Sein Diener”，是十八世纪告别时所说的话，即“再见”的意思。

② 此地朱斯特在玩弄字眼，把“Sein Diener”又直解为“你的仆人”来取笑旅馆老板。

旅馆老板　我把他撵出屋子赶到大街上去？我是太尊敬一个军官了，太同情一个遣散的军官了，哪会这样做！我一定会给他腾出另外一个房间的。别再想这个了，朱斯特先生。（向幕内唤。）喂，来人呀！我要用别的方法来消消你的气。

（一个小伙子上。）

拿一杯酒来，朱斯特先生要喝点酒，要好的！

朱斯特　别跟你自己添麻烦了，老板。最好酒有毒，把——但是我不愿赌咒，我还没吃过早饭呢。

旅馆老板　（向拿着一瓶酒和一个玻璃杯上场的小伙子。）拿过来；走吧！——来，朱斯特先生，这酒是又好，又烈，喝起来是又美，又有营养。（倒了一杯递给他。）喝了这酒能帮助你消化！

朱斯特　我才不该喝呢！——但是，干吗我要为了你的粗鲁无礼而损害我的健康呢？——（拿起杯子喝酒。）

旅馆老板　希望这杯酒喝了对你有好处，朱斯特先生！

朱斯特　（把杯子递回。）酒真不错！——可是，老板，你是一个粗鲁人！

旅馆老板　不是，不是！——来，再喝一杯；一个人一只脚是站不稳的。

朱斯特　（又喝了一杯。）我得这样说：好，真好！——自己做的吗，老板？——

旅馆老板　不是，不是！真正的但泽①酒！真正的双料名牌

① 但泽是波兰重要港市，以产酒著名。一七九三年被普鲁士侵占。第二次大战后归还波兰，现名格但斯克。

酒！

朱斯特　你看，老板；假如我会心里一套，嘴上一套的话，那末为了这样好的酒，我就要这样做了；可是我不会，所以我还得说——你是一个粗鲁人！

旅馆老板　这一生还没有人这样叫过我呢——再来一杯，朱斯特先生；"三"是一个吉利的数目！

朱斯特　我无所谓！（喝酒。）好酒，真是好酒！——但是说真话也是一件好事情。——说真的，老板，你的确是一个粗鲁人！

旅馆老板　假如我是的话，你想我会让你这样说我吗？

朱斯特　喔，当然啦；一个粗鲁人是很少会动气的。

旅馆老板　不再来一杯吗，朱斯特先生？四股线绞成的绳子更结实。

朱斯特　不，喝多了就不美啦！再说，多喝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老板？就是喝完了瓶里最后一滴酒，我还是要这样说。呸，老板，有这么好的但泽酒，而态度却这么坏！——象我主人这样一个人，他在你这儿住了已经有一年多了，你从他那儿也赚了不少泰勒①，他以前也从来没有欠过一个钱；现在因为他晚缴了几个月的房钱，因为他用钱不象以前那样大方了，你就乘他不在，把他屋里的东西全给搬了出来！

旅馆老板　但是，我真的是需要这房间，那怎么样呢？要是我

① 泰勒是德国旧银币名。

预料到我们能再花些时间，等少校回来，他一定会愿意把房间让出来，那又怎么样呢？难道我能让外地的这样一个贵人再从我门前跑了吗？难道我心甘情愿让别的旅馆老板来赚这笔钱吗？而且我相信，他们也不可能另外找到住的地方。所有的旅馆都已客满。难道叫一个年轻、美丽、可爱的女人呆在大街上吗？你的主人一向对女人殷勤有礼，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且换一换房间对他又有什么损失呢？难道我没有另外给他腾出一个房间吗？

朱斯特　那房间在鸽棚后面；望出去全是邻居的烟囱。

旅馆老板　这些该死的邻居没有把那儿的景致挡起来以前，从那儿望出去是非常美丽的。那房间别的都还不错，而且还裱糊过——

朱斯特　是从前裱糊的！

旅馆老板　不，不，有一面是刚裱糊的。说到你住的那个小套间，朱斯特先生，又有什么不好呢？就是有一个壁炉，也许冬天稍微要冒一些烟——

朱斯特　但是在夏天雨也漏得不坏呀。我看，老板，你是在捉弄我们吧？——

旅馆老板　好了，好了，朱斯特先生，朱斯特先生——

朱斯特　别弄得朱斯特先生冒火，要不然——

旅馆老板　是我弄得朱斯特先生冒火？是酒弄的！

朱斯特　象我主人那样一个军官！你是不是以为一个遣散了的军官就不是军官了？他还能要了你的命呢！为什么你们这些旅馆老板在打仗的时候全都这样客气有礼？为什

么那时每一个军官都受人尊敬，而且连每一个士兵也都是受人尊敬的勇敢的小伙子呢？难道这一点和平就弄得你们这样傲慢起来啦？

旅馆老板　朱斯特先生，你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

朱斯特　我就是要发脾气。——

第　三　场

冯·台尔赫姆，朱斯特，旅馆老板。

冯·台尔赫姆　（进来。）朱斯特！

朱斯特　（以为旅馆老板在叫他。）朱斯特？难道我们这样熟悉了？

冯·台尔赫姆　朱斯特！

朱斯特　我想，对你来讲我应当是朱斯特先生！

旅馆老板　（看见了少校。）嘘！嘘！朱斯特先生，朱斯特先生，你转过头来看看呀；你的主人——

冯·台尔赫姆　朱斯特，我想你在吵架吧？我怎么吩咐你的呢？

旅馆老板　吵架？噢，尊敬的先生，绝对不是这么回事！你最卑贱的奴才哪敢跟一个有荣幸为你当差的人吵架呢？

朱斯特　我真想把这个好拍马屁的家伙痛痛快快地揍一顿！——

旅馆老板　说真的，朱斯特先生倒是在替他的主人讲话，而且还有些激动；不过在这点上，他做的对；所以我更尊敬他

了；就是为了这点我喜欢他！

朱斯特　我真想把他的牙齿都打掉！

旅馆老板　可惜朱斯特先生是白生了一场气。因为我敢肯定，先生您是不会因为这件事对我不高兴的。因为——需要——使我不得不——

冯·台尔赫姆　够了，够了，我的先生！我欠您钱；您乘我不在，把我屋里的东西全给搬了出来。我得付您钱，我得另外去找住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旅馆老板　另外找地方？您要搬走，尊敬的先生？噢，我这不幸的人呀！我这受到报应的人呀！不，绝不！我宁可叫那个女人再把房间让出来。少校先生不能，也不肯把他房间让给她，这房间是他的，她得走；我帮不了她忙。我走了，尊敬的先生——

冯·台尔赫姆　朋友，别再干傻事了，一件就已经够了！这个女人一定得住这个房间。——

旅馆老板　那么您以为我是由于不信任您，怕您不付房钱而——？好象我不知道只要您乐意，您就能什么时候付钱似的。——那个封得好好的钱包——里面有值五百泰勒的金路易①——是您先生放在书桌里的，——现在还保存得好好的呢。——

冯·台尔赫姆　我希望如此，就象我的其他东西一样。朱斯特付了你房钱以后，这些东西都叫他来领。——

---

① 金路易是旧时法国的金币，一七九五年废止。

旅馆老板　说真的，当我发现这个钱包的时候，我倒是吃了一惊。过去我老以为您先生是一个有分寸和谨慎的人，从来不会把钱花光的。——但还是花光了，——不过，假如我早想到您书桌里有现钱的话——

冯·台尔赫姆　那您就会待我比较客气一些了。我了解您。——您走吧，我的先生；让我自己呆在这儿吧；我得和我的仆人谈话。——

旅馆老板　但是，尊敬的先生——

冯·台尔赫姆　朱斯特，你来；老板不想允许我在他屋里来吩咐你。——

旅馆老板　我走了，尊敬的先生！我的屋子全听你使用。

（下。）

第四场

冯·台尔赫姆，朱斯特。

朱斯特　（顿脚，向旅馆老板身后吐了口唾沫。）呸！

冯·台尔赫姆　怎么回事呀？

朱斯特　真把我气坏了。

冯·台尔赫姆　这比脑充血还要厉害。

朱斯特　您呀，——我的主人，我真要不认识您了。假如您还要袒护这样一个幸灾乐祸、没有良心的坏蛋，我真要死在您眼前！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把我绞死，刺死，或者碾死，

我也要——我也要用双手把他掐死，用牙把他咬烂。——

冯·台尔赫姆　野兽！

朱斯特　宁可做野兽，也不做这样一个人！

冯·台尔赫姆　但是，你要干什么呢？

朱斯特　我要您知道，他侮辱您到什么程度。

冯·台尔赫姆　然后呢？

朱斯特　我要您报仇。——不，这家伙根本不值得您去报仇。——

冯·台尔赫姆　那么叫你替我报仇，是吗？我起初就想这样做的。我根本不要再看见他，房钱可由你付给他。我知道，你能用相当轻视的神情把满满的一把钱摔给他。——

朱斯特　真的？这样报仇真不错！

冯·台尔赫姆　但是这一着我们现在还不能做。我一个现钱也没有！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搞点来。

朱斯特　没有现钱？旅馆老板在您书桌里发现的那个钱包，里面有值五百泰勒的金路易，这是干什么的呢？

冯·台尔赫姆　这钱是别人托我保管的。

朱斯特　可是，您过去的卫队长四、五个星期以前给您带来的那一百个皮斯脱①，总不是别人托您保管的吧？

冯·台尔赫姆　你是指保罗·维尔纳的那一笔钱吗？为什么不是呢？

朱斯特　那笔钱您还没有用过吧？我的先生，这您可以随便

---

① 皮斯脱是西班牙古银币，约合五泰勒。

用了。我来负责——

冯·台尔赫姆　真的吗？

朱斯特　维尔纳听我说过，一般人对于您向军需部提出的要求嘲笑得多么厉害。他听说过——

冯·台尔赫姆　假如我现在还不是一个乞丐的话，那也快了。——我很感激你，朱斯特。——你这个消息使得维尔纳提出来要和我平分他那一点点钱。——我很高兴，我猜到了这一点。——朱斯特，你听着，现在你也该马上把你的账给我算算了；我们得分手啦。——

朱斯特　怎么？什么？

冯·台尔赫姆　别说了；有人来了。——

第　五　场

穿丧服的夫人，冯·台尔赫姆，朱斯特。

夫人　先生，请原谅！——

冯·台尔赫姆　夫人，您找谁？——

夫人　找我很荣幸在跟他谈话的这位尊敬的先生。您不认得我了吗？我是您从前副官的寡妇——

冯·台尔赫姆　我的天哪，尊贵的夫人，您变成这个样子了！

夫人　我刚从病床上起来；我丈夫去世使我悲痛万分，病了一场。我不得不这么早就来打扰您，少校先生。但是我就要到乡下去，我有一个好心肠的，但也是不幸的女朋友在

那儿，她邀请我去暂时住一个时期。

冯·台尔赫姆 （向朱斯特。）你走开，让我们单独谈谈。——

第六场

夫人，冯·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夫人，您随便讲吧！在我面前您不必为自己的不幸感到难为情。我能为您效劳吗？

夫人 我的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夫人，我同情您！我能怎样为您效劳呢？您知道，您的丈夫是我的朋友；我说，是我的朋友；我过去一向对朋友这样一个称号是做得不够的。

夫人 有谁比我更知道你们把相互之间的友谊是看得多么珍贵呀！要不是为了那比友谊更强烈的天性，使他临死时只想到他那不幸的妻儿，他一定会想起您，一定会提起您的名字——

冯·台尔赫姆 别再说了，夫人！我真想跟您哭一场；可是今天我没有眼泪。宽恕我吧！您这个时候来找我，正是我最容易怨天尤人的时候。噢，我的忠实的马洛夫呀！快说吧，尊贵的夫人，您有什么吩咐？假如我能帮您忙的话，假如我能——

夫人 不履行他的遗志，我是不能走的。他在临死的时候，想起他还欠您钱。他恳求我一有了钱就来还清这笔债。我

已经把他的遗物卖掉了，于是来赎回他的借条。——

冯·台尔赫姆　什么，夫人，您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吗？

夫人　是的。请允许我把钱还给您。

冯·台尔赫姆　不，用不着，夫人！马洛夫欠我钱？那不可能。不过，让我来查查看吧。（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阅。）我找不到有什么借条。

夫人　您一定把他的借条放错地方了；其实有没有借条没什么关系。——请允许我——

冯·台尔赫姆　不，夫人！这样重要的东西我一向不会放错地方的。假如我没有那张借条，这就证明我根本不曾有过，要不然就是债早已还清，我已经把借条还给他了。

夫人　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不会错，尊贵的夫人；马洛夫没有欠我什么债，我甚至也记不起他欠过我什么债。事情就是这样，尊贵的夫人。我倒欠了他很多东西呢。我从来也没能做点什么，来报答这样一个几年来和我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人。我不会忘记，他还留下了一个儿子。只要我有能力做他的父亲，我就马上把他当做我自己的儿子。我现在处境很窘——

夫人　您真是一个高尚的人呀！但是可别把我想得这么小气。请把钱收下吧，少校先生；这样，至少能使我安心一些。——

冯·台尔赫姆　我向您保证这钱不是我的，还不能使您安心吗？您难道希望我来抢夺我朋友孤儿的钱吗？抢夺，夫

人，这就是真正的抢夺呀。这钱是他的，留着用在他身上吧。

夫人　我了解您；假如我还没有确切地知道怎样来领受您的好意，那只有请您原谅了。您从哪里知道一个母亲为了她的子女所做的，要比为了维持她自己的生命所做的还要多呢？我要走了——

冯·台尔赫姆　您走吧，夫人，祝您一路平安！我不求您让我听到您的消息。您的消息可以在对我没有益处的时候传来。尊贵的夫人，还有一件事情；我差一点忘了这件最最重要的事情。马洛夫对以前我们团里的那笔军费也应当有份。他的要求和我的要求一样正当。如果他们付我钱，也一定要付他。这件事由我来负责。——

夫人　噢，我的少校先生——但是我宁可不说什么了。——您这样存心为善，在上帝眼里看来，其实就已经是做了好事。请接受我感激的眼泪，愿您善有善报！（下。）

第七场

冯·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可怜的正直的女人呀！我一定不能忘了把借据毁掉。（从笔记本里拿出几张纸来撕掉。）谁能保证我日后没有钱用时不去利用它们呢？

第八场

朱斯特，冯·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是你吗？

朱斯特　（擦着眼睛。）是的！

冯·台尔赫姆　你哭了？

朱斯特　我在厨房里写我那笔账，那儿全是烟。我的主人，账在这儿！

冯·台尔赫姆　给我吧！

朱斯特　对我发发慈悲吧，我的主人。我知道人家没对您发过慈悲；但是——

冯·台尔赫姆　你要做什么？

朱斯特　我宁愿死也不愿离开您。

冯·台尔赫姆　我不能再留你了；我得学会不用仆人来过活。（打开账单念。）"我的主人少校先生，欠我三个半月的工资，每月六泰勒，共计二十一泰勒。上半月垫出杂货费一泰勒七格劳兴①九芬尼②。共计二十二泰勒七格劳兴九芬尼。"——好，其实这个月我也应该付你全月的工资才算公平。

① 格劳兴是德国昔日用的小银币，值十二芬尼。

② 芬尼是德国的辅币，为一马克的百分之一。

朱斯特　请看反面，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还有？（念。）"我欠少校先生：代我付军医费二十五泰勒。在疗养时代我付护理费三十九泰勒。经我要求，预付给我那遭火灾和抢劫的父亲五十泰勒，不包括送给他的那两匹马在内。共计一百十四泰勒。扣除上面的二十二泰勒七格劳兴九芬尼，我还欠少校先生九十一泰勒十六格劳兴三芬尼。"好家伙，你疯了！——

朱斯特　我很高兴承认我欠您还要多呢。但是把它全写下来可太浪费墨水啦。我还不出这许多钱。假如您连我还没有挣得的号衣都要统统拿走的话，——那么我情愿您让我死在病院里了。

冯·台尔赫姆　你把我当作什么？你一点也不欠我；我要把你介绍给我的一个朋友，你跟他要比跟我好得多。

朱斯特　我一点也不欠您，而您还是要把我赶走？

冯·台尔赫姆　我这样做是因为不想欠你什么。

朱斯特　就是为了这个？就只是为了这个吗？——的的确确是我欠您钱，的的确确您不会欠我钱，所以您不能把我赶走。——随便您怎么办，少校先生，我要留在您这儿；我一定要留在您这儿。——

冯·台尔赫姆　你这个人生性固执、傲慢，对那些你认为不配命令你的人脾气暴躁，幸灾乐祸，喜欢报复——

朱斯特　您愿意把我说得多坏就多坏吧，我总不会因此把我想得比我的狗更坏。去年冬天，有一天傍晚我在运河边散步，我听到有东西在呜呜地哭着。我爬下河岸，向传来

声音的地方伸过手去，我以为我救了一个小孩，但却从水中拉上一只狗来。我想，那也很好。狗跟着我走；但是我是不喜欢狗的。我赶它走，没有用；我打它走，还是没有用。晚上，我不放它进屋；它就躺在门前的门槛上。它一走近我，我就踢它；它汪汪地叫起来，看看我，摇摇尾巴。我还从来没有给它吃过一点东西；但是我却是它唯一服从的人，也只有我才能碰它。它在我面前跳来跳去，自动地向我表演狗把戏。它是一条丑的狗，但却是一条很好的狗。假如它继续这样干下去，最后我将不会恨狗了。

冯·台尔赫姆　(旁白。)就象我对他一样！不，没有人会这样残酷无情的！——朱斯特，我们不分手了。

朱斯特　当然不啦！——您还想不用仆人过活？您忘了您的伤口啦？您忘了您现在只有一只胳臂能使用了。您自己甚至不能穿衣呢。您少不了我，而我——少校先生，不是我夸口，我这个仆人，——如果，情形到了最糟的时候——为了他的主人，就是去要饭，去偷，也能干。

冯·台尔赫姆　朱斯特，我们现在分手吧。

朱斯特　好吧！

第　九　场

仆人，冯·台尔赫姆，朱斯特。

仆人　别作声，伙伴！

朱斯特　什么事呀？

仆人　你能不能带我去见那位昨天晚上住在这个房间里（指着他走出来的房间。）的军官？

朱斯特　那很容易办。你找他有什么事？

仆人　向他问候——这是我们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常做的事。我家小姐听说他为了小姐被赶了出来。我家小姐很懂礼貌规矩，所以特地差我来向他道歉。

朱斯特　好，那么你去请他原谅吧；他就站在那儿。

仆人　他是谁？我该怎么称呼他？

冯·台尔赫姆　朋友，我已经听到你的问候了。你家女主人这样有礼是多余的，但是我还是应该领受她的问候。请为我向她问候。——你们女主人叫什么名字？——

仆人　叫什么名字？我们叫她“尊贵的小姐”。

冯·台尔赫姆　她姓什么？

仆人　这个我还没听说，而且这也不是我该问的事情。我总是弄得使我每六个星期换一个新主人。去他妈的，谁去记他们的名字！

朱斯特　好呵，伙伴！

仆人　几天前我才到德累斯顿，这位女主人就雇用了我。我想她来这儿是找她的未婚夫。——

冯·台尔赫姆　够了，我的朋友。我只想知道你女主人的姓名，不想知道她的秘密。你走吧！

仆人　伙伴，我可不要这样的主人！

第十场

冯·台尔赫姆,朱斯特。

冯·台尔赫姆　朱斯特，赶快设法从这屋子里搬走！这陌生女人的客套比旅馆老板的粗鲁,更使我难受。现在,把这个戒指拿去,这是我剩下唯一值钱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使用它！——把它当掉！当八十个金路易;我们欠旅馆老板的账最多不会超过三十个金路易。把钱付给他,把我的东西搬出去——是呀,搬到哪里去?——随便你搬到哪儿去。越便宜的旅馆越好。我在隔壁的咖啡馆里,你来找我好啦。我走了;好好干吧——

朱斯特　您放心吧,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下场,但又回来。)最重要的是别忘了我挂在床背后的手枪。

朱斯特　我什么也不会忘的。

冯·台尔赫姆　(下场又回来。)还有一件事情：把你的那条狗也带着吧;听见了吗,朱斯特?——

第十一场

朱斯特。

朱斯特　狗丢不了。它自己会跟来的。——啊！我的主人还有着这样值钱的戒指？不戴在手指上，而装在口袋里？——好老板，我们还没象我们外表这么穷。你这个美丽的小戒指，我要把你当给他，当给老板他自己！我知道，他会气恼的，因为你没有在他屋子里把钱花光呀！——啊——

第十二场

保罗·维尔纳，朱斯特。

朱斯特　瞧呀，是维尔纳！你好，维尔纳，欢迎你到城里来！

维尔纳　这倒霉的乡村！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开心开心吧，老兄！我带来了一些钱！少校在哪里？

朱斯特　他一定碰到你的；他刚下楼。

维尔纳　我是从后面楼梯上来的。他近来怎么样？我本来打算上星期来你们这儿的；但是——

朱斯特　怎么？什么事拖住了你？——

维尔纳　朱斯特，——你听说过赫拉克留斯亲王① 这个人吗？

朱斯特　赫拉克留斯？我没听说过。

维尔纳　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东方的大英雄吗？

朱斯特　东方的那三个圣人我倒是知道的②，他们在圣诞节前夕跟着星走。——

维尔纳　天哪，我看你看报一定看得跟《圣经》一样少吧？你不知道赫拉克留斯亲王吗？不知道这个征服全波斯、并且在几天之内就要攻进土耳其大门③ 的勇士吗？感谢上帝，世界上有些地方还进行着战争！我一直在盼望这儿重新爆发战争，盼得够久了。但是，他们只是坐享和平休养生息。不行，我过去是一个兵，我一定还要做个兵！总之——（向周围小心地看看，是否有人在偷听。）我跟你私下说，朱斯特，我就要到波斯去，在赫拉克留斯亲王殿下的麾下跟土耳其人打几仗。

朱斯特　你？

维尔纳　我，就是你在这儿看到的我！我们的祖先曾经勇敢地打过土耳其人，如果我们是正直的人，虔诚的好基督徒，

---

① 赫拉克留斯是克西达王子，一七四七年从波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东乔治亚的国王。他曾多次冒险进攻土耳其。

② 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在犹太的伯利恒降生的当天，天上出现了星星。有三个圣人从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希律王听见了便暗暗地召了他们来，细问那星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③ 土耳其大门原文是 Ottomanische Pforte，此处本该作"土耳其政府"解。但维尔纳不解其意，把"Pforte"直解为"大门"。

我们也应该那样做。当然，我知道跟土耳其人打仗可不象跟法国人打仗那样有趣，连一半也赶不上；可是这一定对今世和来世都会有更大的好处。土耳其人的军刀上都镶有金刚钻——

朱斯特　叫我去把自己的头让这种军刀劈下来，那我是连一英里路也不肯走的。你总不会疯到这种地步，来离开你那美丽的小庄园吧？

维尔纳　喔，我带着它一起去！——懂吗？——我把小庄园卖了——

朱斯特　卖了？

维尔纳　嘘！——这儿是一百德克①，是我昨天收到的定钱；我把这笔钱带来给少校——

朱斯特　叫他拿这钱干什么用？

维尔纳　干什么用？花呀；玩掉，吃掉，喝掉——，随他怎么花都可以。他一定得有钱，而他自己的钱，人家又处处刁难，拿不到手，这真是够糟的啦！但是，假如我处在他那种地位，我一定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会说：你们统统都给我滚吧！和保罗·维尔纳到波斯去！——他妈的！——赫拉克留斯亲王一定听到过台尔赫姆少校这个人，即使他没有听到过他以前的卫队长保罗·维尔纳。我们在卡森山村的那场战斗——

朱斯特　要我把这场战斗讲给你听听吗？——

---

① 德克是从前流通于欧洲各国的一种金币。

维尔纳　你讲给我听？——我知道你连一个好的作战计划也不懂。我不想对牛弹琴。——把这一百德克拿去给少校吧。告诉他：这笔钱也请他替我保管。现在我要到市场上去。我送了两担黑麦去卖；卖得的钱，也可以给少校。

朱斯特　维尔纳，你倒是一番好意；但是我们不需要你的钱。留着你的德克吧；你那一百皮斯脱，你什么时候要，也能立刻全部归还。——

维尔纳　真的？少校还有钱？

朱斯特　没有。

维尔纳　他借到了钱？

朱斯特　没有。

维尔纳　那么，你们靠什么生活？

朱斯特　我们一切靠赊账；当人家不肯再赊账，要把我们赶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还有的那些东西都当掉，再跑到别的地方去。——听着，保罗，我们一定得捉弄那个旅馆老板一番。

维尔纳　他是不是得罪了少校？——那我参加！——

朱斯特　等他晚上从酒店回来的时候，把他抓住痛痛快快地打一顿怎么样？——

维尔纳　晚上？——等着他？——两个打一个？——这不行。——

朱斯特　要不然，就放火把他的房子烧掉怎么样？——

维尔纳　放火烧掉？——家伙，人家会说你过去是一个行李夫，不是一个兵士；——呸！

朱斯特　要不然我们毁了他的女儿怎么样？但是，她丑得要命——

维尔纳　噢，说不定她早已给人家毁了！总之，在那方面，也不需要你任何帮助。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发生了什么事啦？

朱斯特　跟我来，叫你听听你想听的奇闻吧！

维尔纳　那么事情一定是不堪设想了①，是吗？

朱斯特　一点不错，来吧！

维尔纳　这样就更好啦！那么到波斯去，到波斯去吧！

---

① "事情一定是不堪设想了"(Der Teufel ist wohl hier gar los!)是德国的一句成语；原意指魔鬼重获自由。

第二幕

第一场

景：明娜的房间。

明娜·冯·巴尔赫姆，佛兰切茨卡。

明娜 （穿着晨衣，正在看钟。）佛兰切茨卡，我们也起得太早了。时间会过得漫长无聊的。

佛兰切茨卡 谁能在这些讨厌的大城市里睡觉呢？卡塔卡塔的马车声、守夜人的叫喊声、冬冬的鼓声、喵喵的猫叫、兵士叽里哇啦的咒骂，就吵得没完没了，好象晚上什么事都可以做，可是就别安息似的。——喝杯茶吧！我的小姐？——

明娜 我不喜欢喝茶。——

佛兰切茨卡 那么，我给你煮点巧克力茶吧。

明娜 你要喝，你煮吧！

佛兰切茨卡 给我自己？叫我一个人喝，这样还不如叫我自己跟自己聊天好呢。——不论怎样，我们总会感到时间太

长的。——虽说无聊，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打扮起来，试试我们那身想穿着去发动第一次攻势的衣服。

明娜　你知道我这次来，只是要他向我投降的，为什么要谈什么发动攻势呢？

佛兰切茨卡　那个被我们赶出去的军官，就是那个我们向他道过歉的人，他一定是没有什么教养的，不然，他至少会请求允许他来拜访我们的。

明娜　不是个个军官都象台尔赫姆呀。老实跟你说吧，我刚才派人向他问候，只不过想乘机向他打听打听台尔赫姆的消息。——佛兰切茨卡，我好象有这种预感，觉得我这次旅行一定会成功，我会找到他的。——

佛兰切茨卡　有这种预感，我的小姐？最好还是不要太相信这个。心里所想的非常喜欢和嘴里所讲的是一个样。但假如嘴里同样想讲心里所想的，那么把嘴巴封起来这种风尚早该流行了吧。

明娜　哈！哈！把嘴巴封起来！这风尚对我倒合适！

佛兰切茨卡　与其随时把心里的话吐露出来，倒不如不讲好呢！

明娜　什么？你这样谨慎？——

佛兰切茨卡　不，我的小姐，我倒情愿变得更谨慎一些。人们很少谈到他们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却往往谈到我们所缺少的美德。

明娜　佛兰切茨卡，你明白吗？你做了一个很有道理的解释呢。——

佛兰切茨卡　做了解释吗？一个人做得出他偶然想起来的事吗？——

明娜　你知道，我为什么认为你这番解释很有道理吗？这和我的台尔赫姆有许多联系呢。

佛兰切茨卡　在您这方面，哪有什么东西是同他联系不上的？

明娜　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可是有谁听到过他谈起勇敢呢？他有一颗最正直的心，但是正直和高尚这些字眼他从来也不挂在嘴上。

佛兰切茨卡　那么，他谈些什么样的美德呢？

明娜　他什么样的美德都不谈；因为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佛兰切茨卡　这正是我所希望听到的。

明娜　等一下，佛兰切茨卡，我想起来了。他常常谈到节俭。我们自己私下谈没关系，佛兰切茨卡，我以为他的确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人。

佛兰切茨卡　我的小姐，还有一件事情我要问您。我也常常听到他提起他对您是忠实不变的。假如他是一个轻浮的人，那怎么办呢？

明娜　你这可怜的丫头呀！——不过你这话是不是当真的，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他多久没给您写信了？

明娜　唉！战争结束以后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

佛兰切茨卡　您也是一个唉声叹气反对和平的人！太奇怪了！和平只应该消除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但是，看起来和平也会破坏它的对头——战争所能带来的好处。和平不应当

这样顽固！——和平已经有多久了？如果消息这么少，时间就变得特别长了。——邮件往来恢复正常了，却没有用处；没人写信；因为大家都没什么可写的。

明娜　“和平了，”他给我写信说，“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但是，他这样给我写信只写了一次，仅仅的一次——

佛兰切茨卡　他这是逼迫我们自己赶快来实现这个愿望；只要我们找到他，就得叫他补偿我们！——假如他在这时已经实现了这愿望，而我们在这里听到——

明娜　（忧虑不安地。）听到他死了吗？

佛兰切茨卡　我的小姐，听到他投进了别人的怀抱。——

明娜　你真会折腾人！等着瞧吧，佛兰切茨卡，叫他给你点厉害看！——不过尽管聊聊吧；不然我们又要睡着了。——他那个团和平以后就遣散了。谁知道他因为遣散欠了多少债呢？谁知道，他会派到哪一个团里去，到哪一个遥远的省份去呢？谁知道他现在的处境——有人敲门。

佛兰切茨卡　进来！

第　二　场

旅馆老板，前场人物。

旅馆老板　（从门外伸进头来。）我可以进来吗，尊贵的小姐？——

佛兰切茨卡　旅馆老板吗？——尽管进来吧！

旅馆老板　（耳上搁着一支鹅毛笔，手里拿着一张纸和一个墨水瓶。）尊贵

的小姐，我来向您请早安，（向佛兰切茨卡。）也向你请安，我的好孩子，——

佛兰切茨卡　你真有礼貌！

明娜　谢谢你。

佛兰切茨卡　我们也祝你早安。

旅馆老板　我冒昧地请问您，尊贵的小姐，昨晚，您在小店过得怎样？——

佛兰切茨卡　老板，房子还不错；可是床还不够好。

旅馆老板　什么？睡得不好？也许旅途上过于疲劳——

佛兰切茨卡　大概是吧。

旅馆老板　当然！当然！因为不然——假如还有不够舒服的地方，我的小姐，那么请您吩咐吧。

佛兰切茨卡　很好，老板，很好！我们不会客气的；一个人尤其不应该在旅馆里客气。我们要什么，当然会说的。

旅馆老板　其次我来是——（说着从耳朵上拿下鹅毛笔。）

佛兰切茨卡　什么事？——

旅馆老板　毫无疑问，我的小姐，您已经知道我们警察局贤明的规定。——

明娜　一点不知道，老板——

旅馆老板　我们旅馆老板接到指示，在没有向当局书面汇报旅客的姓名、籍贯、身份、旅行目的、停留的大概期限等等以前，不管他身份和性别，不能留宿任何旅客超过二十四小时。

明娜　很好。

旅馆老板　那么，小姐同意——（说着走到桌边预备写。）

明娜　很愿意——我叫——

旅馆老板　您等一等！——（写。）"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到达西班牙国王大旅馆"——您的姓名，尊贵的小姐？

明娜　冯·巴尔赫姆小姐。

旅馆老板　（写。）"冯·巴尔赫姆"——从哪儿来的，尊贵的小姐？

明娜　从萨克森我的庄园上来的。

旅馆老板　（写。）"从萨克森庄园来"——从萨克森来的！哎，哎，尊贵的小姐，从萨克森来的？从萨克森来的吗？

明娜　怎么？为什么不能从那儿来呢？从萨克森来，在这个国家里总不算犯罪吧？

旅馆老板　犯罪？哪儿的话！这倒是一件新奇的犯罪呢！——那么，从萨克森来的？哎，哎，从萨克森来的！可爱的萨克森呀！——可是，我尊贵的小姐，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萨克森并不算小，有好几——我应该怎样讲呢？好几个区，好几个省。——我们这儿的警察是特别严格的，尊贵的小姐。——

明娜　我明白了：那么从图林根我的庄园上来的。

旅馆老板　从图林根来的！是的，这样更好些，尊贵的小姐，这样详细多啦。——（写并读。）"冯·巴尔赫姆小姐，从图林根她的庄园上来，带着一个侍女和两个仆人"——

佛兰切斯卡　带着一个侍女？这指的是我吗？

旅馆老板　是的，好孩子。——

佛兰切茨卡　喂，老板，您就用丫头得了，别用侍女吧。——我听说，这里的警察是很严格的；这样也许会发生误会，可能会在我宣布结婚的时候引起争论。因为我真的还是一个姑娘呢，叫佛兰切茨卡，姓威利希，佛兰切茨卡·威利希。我也是来自图林根的。我的父亲过去是我们小姐庄园上的磨坊主人。这庄园叫小牡羊村。现在我的哥哥掌管了这磨坊。我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那庄园，跟着我们的小姐一块教养长大。我们都是同年，下一个圣烛节①二十一岁。凡是我们小姐所学过的，我都学了。只要警察能知道我的详细情况，我会喜欢的。

旅馆老板　好的，好孩子，我把这一切全记下来，以防万一将来有人询问。——但是还有，尊贵的小姐，您到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呀？

明娜　我来干什么？

旅馆老板　您是不是向国王陛下有什么要求？

明娜　噢，不是的！

旅馆老板　那么您是不是找我们的最高法院呢？

明娜　也不是的。

旅馆老板　那么——

明娜　不，不。我完全是为了私事到这儿来的。

旅馆老板　很好，尊贵的小姐，但到底是些什么私事呢？

明娜　这些私事就是——佛兰切茨卡，我看，我们是在受审

① 公历二月二日，系天主教纪念圣母玛利亚产后净秽携耶稣往圣殿之日。

问。

佛兰切茨卡　老板先生，警察总不至于想知道一个女人的秘密吧？

旅馆老板　要知道，好孩子，这儿的警察要知道一切，一切，而特别是秘密。

佛兰切茨卡　哎，尊贵的小姐，这可怎么办呢？——那么您听着，老板先生；——可是这件事只能让警察知道，可不要传到外面去呵！——

明娜　这傻瓜不知要告诉他些什么？

佛兰切茨卡　我们是来抢走国王的一个军官的——

旅馆老板　怎么？什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佛兰切茨卡　或者说让那军官把我们抢去。这都是一回事。

明娜　佛兰切茨卡，你疯了吗？——老板先生，这个莽撞的姑娘是在跟您开玩笑。——

旅馆老板　我不希望如此！对我这样一个下等人，她可以随便开玩笑；但是对一个高级警官可就——

明娜　您知道么，老板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来处理这种事情。我想，您最好把这些要登记的事情留到我舅父来了再说吧。昨天我已经和您说过了，为什么他不能和我同时到达。他的车子在离这儿两英里的地方抛了锚，他一定不肯让我因这件意外而在路上多耽搁一夜。所以我不得不先走了。他最迟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可到达这儿的。

旅馆老板　好的，尊贵的小姐，那么我们就等着他来吧。

明娜　他会更详细地来答复您的问题。他会知道，向谁该讲

那些事，向谁不该讲那些事。

旅馆老板 这样更好！当然，当然，我们不能希望一个年青的姑娘(以别有意味的表情看看佛兰切茨卡。)对严肃的人来严肃地谈论严肃的事情——

明娜 老板先生，我舅父的房间准备好了没有？

旅馆老板 准备好了，尊贵的小姐，准备好了，就只有一间——

佛兰切茨卡 您一定又得先把一个正人君子从那房间里赶出去吧？

旅馆老板 尊贵的小姐，萨克森来的丫头大都是很善良的吧？

明娜 是的，老板先生，您这样实在太不好了。您实在不该接待我们。

旅馆老板 为什么？尊贵的小姐，为什么？

明娜 我听说，那个被我们挤走的军官——

旅馆老板 是的，只不过是一个被遣散的军官而已，尊贵的小姐。——

明娜 即使是的，也不该！——

旅馆老板 而且他现在弄得山穷水尽了。——

明娜 这就更坏啦！据说他是一个有功勋的人。

旅馆老板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他已经被遣散了。

明娜 国王认识不了一切有功勋的人。

旅馆老板 噢，当然，国王认识他们，全认识他们。——

明娜 因此他就不能酬报他们所有的人。

旅馆老板 要是他们安分守己过活的话，他们都会得到酬报。

可是那些先生们在战时生活得就好象仗要永远打下去似的，就好象世界上不再有"你的"和"我的"之分似的。现在所有的旅馆和客栈都住满了他们这种人，旅馆老板们得当心他们。我在这个人身上并没有太吃亏。虽然他一时没有钱，可是至少他有值钱的东西在，就是让他安静地呆上两三个月也无所谓。但是还是保险些好。——顺便问一问，尊贵的小姐，您总懂得宝石啦？

明娜　不太懂。

旅馆老板　您怎么会不懂呢？——我一定要给您一个戒指看看，一个贵重的戒指。您尊贵的小姐手上也戴了一个很美丽的戒指，而我愈看这戒指，就愈感到惊奇，您的戒指竟同我的这个这样象。——噢！您看，您看呀！（说着从小盒里拿出戒指递给明娜。）这戒指光泽多好呀！单单当中的这颗钻石就有五个多克拉。

明娜　（看戒指。）我在哪儿？我看到了什么？这个戒指——

旅馆老板　足足值一千五百泰勒。

明娜　佛兰切茨卡！——看呀！——

旅馆老板　我刚才毫不犹豫，就凭这戒指作抵押，借出八十个皮斯脱。

明娜　难道你不认识这戒指吗，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就是这个戒指，——老板先生，您从哪儿得到这个戒指的？——

旅馆老板　怎么，我的孩子？你大概没有权利来过问我这个戒指吧？

佛兰切茨卡　我们没有权利来过问你这个戒指？——在嵌宝石的金框里边一定刻着我们小姐的芳名。——小姐，您指给他看。

明娜　是的，是的！——您从哪儿得到这戒指的，老板先生？——

旅馆老板　我吗？以天下最诚实的方式得到的。——尊贵的小姐，尊贵的小姐，您不会是想给我招来损失和不幸吧？我怎么会知道这戒指上写了些什么呢？在战时，往往有许多东西不管物主事先知道不知道，就改变了物主。俗语说得好，战争反正是战争。会有更多的戒指从萨克森越过边境运到这儿来的。——您把戒指还我吧！尊贵的小姐，把戒指还我吧！

佛兰切茨卡　先回答我，您这戒指从谁那儿得到的？

旅馆老板　从一个我绝不会怀疑的人那儿得来的。从一个好人那儿——

明娜　假如您这戒指是从它物主那儿得来的话，那就是从天下最好的人那儿得来的。——赶快把这个人带到我这儿来！这是他自己的，或者至少他一定认得这戒指。

旅馆老板　是谁啊？把谁带来啊，尊贵的小姐？

佛兰切茨卡　您没听到吗？我们的少校。

旅馆老板　少校？对啦，他是一个少校，他在你们来以前在这里住过，我就是从他那儿得到这戒指的。

明娜　是冯·台尔赫姆少校吗？

旅馆老板　是的，冯·台尔赫姆少校！您认识他吗？

明娜　我认不认识他？他在这儿吗？台尔赫姆在这儿？是他？他在这房间住过？他！他把这戒指抵押给您了？这个人怎么会弄得这样狼狈？他在哪儿？他欠你钱吗？——佛兰切茨卡，把钱箱拿来！打开！（佛兰切茨卡马上把钱箱摆到桌上并打开。）他一共欠您多少？他还欠谁的债？把他所有的债主都叫来。这儿是钱。这儿是汇票。全都是他的！

旅馆老板　您说的什么话？

明娜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旅馆老板　一小时之前他还在这儿。

明娜　您这讨厌鬼，您怎能对他这样不客气，这样狠心，这样冷酷呢？

旅馆老板　请您原谅——

明娜　快，快把他带到我这儿来。

旅馆老板　他的仆人大概还在这儿。您可愿意让他的仆人去把他找来吗？

明娜　我愿不愿意？您快去，您跑去；只有您替我把他找来，我才肯忘记您待他怎么不好这件事。——

佛兰切茨卡　快，老板先生，赶快，去吧！去吧！（把旅馆老板推出去。）

第　三　场

明娜，佛兰切茨卡。

明娜　现在我又找到他了，佛兰切茨卡！你看，现在我又找到

他了！我不知道我快活到什么地步了！你也和我一起快活吧，亲爱的佛兰切茨卡。说真的，为什么要你高兴呢？可是你应该，你必须要和我一起快活。来，亲爱的，我要赠送你一些礼物，使你也可以和我一起高兴。说呀，佛兰切茨卡，我应当给你些什么？我的哪样东西合你意？你喜欢什么？你随意拿吧；只是要高兴。我看，你大概什么都不想拿。等一等！(向钱箱里拿东西。)拿去，亲爱的佛兰切茨卡；(给她钱。)去买你所喜欢的东西吧。钱不够的话，再来要。但只是要同我一起高兴。一个人独自快活，太不好了。哎，拿去吧-

佛兰切茨卡　我这样不是等于偷您的钱，小姐；您陶醉了，您快活得陶醉了。——

明娜　姑娘，我陶醉得想吵嘴呢，拿去，不然——(把钱硬塞在她手里。)你要谢谢我！——等一等；我想起这件事，可好。(又向箱里拿钱。)这个，亲爱的佛兰切茨卡，把它带在身边，给头一个和我们讲话的可怜的伤兵。——

第　四　场

旅馆老板，明娜，佛兰切茨卡。

明娜　怎样？他要来吗？

旅馆老板　这个可恶、粗暴的家伙！

明娜　谁？

旅馆老板　少校的仆人。他不肯把他找来。

佛兰切茨卡　把那流氓带来。——少校的仆人我统统都认识。不知道这是哪一个？

明娜　快把他带来。假如他见到我们，他一定会去的。

（旅馆老板退场。）

第　五　场

明娜，佛兰切茨卡。

明娜　我简直等不及了。可是，佛兰切茨卡，你还是这样冷淡？难道你真不愿意和我一起高兴吗？

佛兰切茨卡　我愿意从心眼里高兴；只要——

明娜　只要？

佛兰切茨卡　我们又找到了这个人，但是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找到他的呢？从我们所听到的一切看来，他的处境一定很糟。他一定遭到了不幸。这使我很难过。

明娜　你难过？——让我为这点而拥抱你吧，我亲爱的伙伴！我绝不会忘记你这片好心！——我只是在热恋着，而你却是善良的。——

第 六 场

旅馆老板，朱斯特，前场人物。

旅馆老板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找来。

佛兰切茨卡 一副陌生面孔，我不认识他。

明娜 我的朋友，你是少校冯·台尔赫姆的仆人吗？

朱斯特 是的。

明娜 你的主人在哪儿？

朱斯特 不在这儿。

明娜 但是你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吗？

朱斯特 知道。

明娜 你愿不愿意赶快去把他找来？

朱斯特 不愿意。

明娜 你把他找来是帮了我们一次忙。——

朱斯特 嗳！

明娜 也为你的主人效了一次劳。——

朱斯特 也不见得。

明娜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朱斯特 您不就是今天早晨派人向他问候的那位陌生小姐吗？

明娜 是的。

朱斯特 那么我刚才没说错。

明娜　你的主人知道我的姓名吗？

朱斯特　不知道；可是他对太客气的夫人们是和对太粗鲁的旅馆老板们同样不喜欢的。

旅馆老板　这大概是指我吧？

朱斯特　是的。

旅馆老板　那么你就别让尊贵的小姐来惩罚你了，赶快去把少校找来。

明娜　（向佛兰切茨卡。）佛兰切茨卡，给他些钱——

佛兰切茨卡　（想把钱塞在朱斯特的手里。）我们不会白白找你做事的。——

朱斯特　我也不能白拿你们的钱。

佛兰切茨卡　互相帮帮忙吧。——

朱斯特　我不能。我的主人吩咐我腾出房间来，现在我正在做这件事，请求你们别再打扰我。等我事情办妥了，我可以叫他到这儿来。他就在隔壁的一家咖啡馆里。假如他在那里找不到什么事好做的话，他大概也会来的。（想走。）

佛兰切茨卡　等一等。——这位尊贵的小姐是少校先生的——妹妹。——

明娜　是的，是的，他的妹妹。

朱斯特　这我知道得比你们清楚，少校是没有妹妹的。在六个月当中，他曾两次让我到库尔兰他的家里去。——事实上是有各种各样的妹妹的。

佛兰切茨卡　不要脸的东西！

朱斯特　要是大家这样逼走一个人的话，难道他就不能说这

样的话吗？

佛兰切茨卡　真是个坏蛋！

旅馆老板　我早就说过了。可是让他去吧！我现在知道了他的主人在哪儿，我愿意马上亲自去把他叫来。——但是，尊贵的小姐，我恳求您，在少校的面前替我开脱开脱，求他原谅我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怠慢了这样一个有功勋的人——

明娜　您赶快去吧，老板先生。这个我会替您想办法的。

（旅馆老板下。）

佛兰切茨卡，追上他，告诉他不要对少校提起我的名字！

（佛兰切茨卡去追旅馆老板。）

第　七　场

明娜，然后佛兰切茨卡上。

明娜　我又找到他啦！——我一个人在这儿吗？——我可不愿意白白地一个人呆在这儿。（她合起双手。）我也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向上望着。）有一个想感谢上帝的念头，这就是最虔诚的祈祷！——我得到了他，得到了他！（张开手臂。）我是幸福的！快活的！一个快活的造物是造物主所最喜欢看的！

（佛兰切茨卡上。）

你又回来了，佛兰切茨卡？——你为他难过吗？我没有为

他难过。不幸也是好事。上帝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去，也许就是为了通过我再把一切归还给他！

佛兰切茨卡　他立刻就会到这儿来。——您还穿着晨衣呢，尊贵的小姐。您赶快换换衣服，怎样？

明娜　去吧，我请求你。从今以后少校会常常看到我就是这样一副打扮。

佛兰切茨卡　噢，您是认识自己的，我的小姐。

明娜　（深思了一会。）说得对，姑娘，你又猜中了。

佛兰切茨卡　假如我们长得美丽，那不打扮是最美丽的。

明娜　难道我们非长得美丽不可吗？——不过，我们相信自己是美丽的，也许是有必要的。——不，只要我在他眼里，在他眼里是美丽的就够了！——佛兰切茨卡，假如所有的姑娘都象我现在这样感觉，那我们都是些——不可思议的少女了。——温柔而又骄傲，善良而又好虚荣，娇媚而又温顺——你不会了解我的。我大概连我自己也不了解。快乐使人头昏眼花。——

佛兰切茨卡　镇静些，我的小姐，我听到他来了——

明娜　镇静些？叫我镇静地接待他？

第　八　场

台尔赫姆，旅馆老板，前场人物。

冯·台尔赫姆　（走进屋来，看到明娜，奔向她。）呵！我的明娜！——

明娜 （奔向少校）呵！我的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忽然踌躇起来，马上退回。）请您原谅，尊贵的小姐，——真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了冯·巴尔赫姆小姐——

明娜 您总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吧？——（说着走近少校，少校更向后退。）叫我原谅您，因为我仍是您的明娜吗？愿上天宽恕您，我现在仍是冯·巴尔赫姆小姐！——

冯·台尔赫姆 尊贵的小姐——（呆呆地看着旅馆老板，并耸耸肩。）

明娜 （注意到旅馆老板，向佛兰切茨卡示意。）我的先生，——

冯·台尔赫姆 假如我们双方都没有误会的话——

佛兰切茨卡 嘿，老板先生，您到底把谁带到这儿来了？赶快跟我去，把对的一个找来。

旅馆老板 难道这个不对吗？当然就是这个！

佛兰切茨卡 当然不是这个！您快来！我还没有向您未婚的女儿请早安呢。

旅馆老板 噢！太客气了——（可还没离开原地。）

佛兰切茨卡 （抓住他。）您来，让我们去把菜单开出来。——让您看一看，今天吃些什么——

旅馆老板 你们吃的第一道菜——

佛兰切茨卡 嘘，别讲！假如我的小姐现在听到午餐要吃些什么，那她的胃口就会不好了。您来，这您得单独告诉我。（把他硬拖出去。）

第 九 场

冯·台尔赫姆，明娜。

明娜　怎样？我们还误会吗？

冯·台尔赫姆　这是老天爷所愿望的！——但是只有一方面误会了，那就是您。——

明娜　何必这样拘泥！任何人都可以听我们要说的话。

冯·台尔赫姆　您到这儿来？您到这儿来寻找什么，尊贵的小姐？

明娜　我现在不再找什么啦。（伸开两臂向台尔赫姆走去。）我所要寻找的，都已经找到了。

冯·台尔赫姆　（向后退。）您要寻找的是一个幸福的、值得您爱的人；而您所找到的却是——一个不幸的人。

明娜　那么您不再爱我了？——而爱别的女人？

冯·台尔赫姆　呵！我的小姐！一个人会在爱了您以后再去爱上另一个人，那么他根本就不会爱您。

明娜　您只拔掉我心上的一根刺而已。——假如我已经失去了您的心，那么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您对我冷淡，还是由于更大的诱惑造成这样的后果呢？您不再爱我了，也不爱其他的人吗？——不幸的人呀，您竟然一个人都不爱！——

冯·台尔赫姆　说得对，尊贵的小姐；不幸的人必须谁都不

爱。假如他不能使自己胜利地做到这步的话，假如他能甘心让他所爱的人分担他的不幸的话，那他遭受不幸也是活该了。——这番胜利是多么困难呀！自从理智和必要命令我忘记明娜·冯·巴尔赫姆以来，我费了多大的劲啊！在我刚开始希望我这番努力不至于永远白费的时候：——而您出现了，我的小姐！——

明娜　我真懂了您的意思没有？——等一等，我的先生；您先看一看，在我们继续走入歧途之前，我们是在哪儿！——您愿意回答我这唯一的一个问题吗？

冯·台尔赫姆　任何问题，我的小姐——

明娜　您也肯不拐弯抹角，不找借口来回答我的问题吗？不说别的话，干脆用“是”或“不”来回答我吗？

冯·台尔赫姆　我愿意这样，——假如我能够。

明娜　您能这样。——好：不管您怎样煞费苦心想忘掉我，——您还爱我吗，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我的小姐，这个问题——

明娜　您已答应我，不说别的话，只用“是”或“不”来回答。

冯·台尔赫姆　但是我说过：假如我能够。

明娜　您能够；您一定知道，您心里在想些什么——您还爱我吗，台尔赫姆？——爱还是不爱。

冯·台尔赫姆　假如我的心——

明娜　爱还是不爱！

冯·台尔赫姆　嗯，爱！

明娜　爱吗？

冯·台尔赫姆 爱,爱——唯独——

明娜 等一等!——您还爱我:这使我满足了。——我用怎样一种语调在和你谈话呀!一种敌对的、忧郁的、感人的语调。——我要重新用我自己的语调来说话。——这么说,我亲爱的不幸者,您还爱我,还有着您的明娜,而您还感到不幸吗?您听着,您的明娜过去——现在是一个怎样自负、愚蠢的人呀。她过去和现在都梦想着,她是您全部的幸福。——快把您的不幸都吐露出来吧。她要看看她抵得上它多少。——怎样?

冯·台尔赫姆 我的小姐,我是不惯于诉苦的。

明娜 很好。在听了一个士兵的大话之后,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比诉苦更使我不喜欢的了。可是有人在谈到自己的勇敢和不幸时,会用一种冷淡、不关心的态度——

冯·台尔赫姆 实际上这就是自夸和诉苦。

明娜 噢,您这个诡辩家,这样您就根本不应该自称不幸了。——要末一句话也不讲,要末全讲出来。——是理智和必要叫您忘了我吗?——我是一个理智的爱好者;我很尊重必要。——可是,您讲出来吧,这种理智理智到什么程度,这种必要必要到什么程度。

冯·台尔赫姆 说得好;那么您听着,我的小姐。——您称我台尔赫姆,这名字是对的。——可是,您认为我是您在自己国家里认识的那个台尔赫姆,他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充满要求与荣誉心,他能支配自己整个的身心,在他的面前,敞开着幸福和荣誉之门,他虽然还不值得您爱和不配

与您结婚，可是却希望一天比一天更能配得上您。——现在我不再是这个台尔赫姆了——就象我不是我父亲一样。——这两个都已成为过去了。——我现在是遣散了的台尔赫姆，他的名誉受到损害，是一个残废，是一个乞丐。——我的小姐，您是许配给第一个台尔赫姆的。对于这第二个您也愿意履行您的诺言吗？

明娜　这番话听来是很悲痛的！——然而，我的先生，在我找到那第一个以前，——我既然对这个台尔赫姆锺情——这个人就一定能帮助我从困苦中脱身。——把您的手给我，亲爱的乞丐！（说着就握住他的手。）

冯·台尔赫姆　（用另一只手上拿着的帽子遮住他的脸，向她背过脸去。）我受不了！——我在哪儿？——您放开我吧，小姐！您的好心折磨着我！——您放开我吧。

明娜　您怎么啦，您想到哪儿去？

冯·台尔赫姆　离开您！——

明娜　离开我？（把他的手拉到胸口。）梦想家！

冯·台尔赫姆　绝望会使我死在您的脚下。

明娜　离开我？

冯·台尔赫姆　离开您。——再也，再也不见您了。——或者至少这样决定，这样坚决地决定，——不做出卑鄙的行为，——也不让您做出卤莽的行为来。——您放开我，明娜！（挣脱身就走。）

明娜　（追他。）明娜让您走？台尔赫姆！台尔赫姆！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景：客厅。

朱斯特(手里拿着一封信)。

朱斯特 我还得到这该死的屋子里去一趟！——我的主人有一封信要给那个自称是他妹妹的小姐。——但愿别节外生枝！——否则来来去去送信就没完没了。——我倒愿意去；不过，我不愿意走进那房间。——那个婆娘问得那样噜嗦，而我实在不愿回答！——哈，门开了。——正中心意！出来的正是那小丫头！

第 二 场

佛兰切茨卡，朱斯特。

佛兰切茨卡 (对着她走出来的那扇门里面说。)您别担心；我会留意

的。——看！（她看见朱斯特。）我这就想起什么来了！但是对付这个畜生可难呀。

朱斯特　您的仆人——

佛兰切茨卡　我不要这样一个仆人——

朱斯特　呐，呐，请您原谅我这种讲话的方式，我这儿带有一封我主人的信给您主人，那位尊贵的小姐——他的妹妹。——刚才不是这样说的吗？妹妹。

佛兰切茨卡　你给我！（从他手中把信抢过来。）

朱斯特　我的主人让我请求您，劳驾把这封信转交给您的小姐。然后，我的主人让我请求您——您可别想到我在请求些什么！——

佛兰切茨卡　还有什么？

朱斯特　我的主人很懂得门道。他知道通往小姐的门路要走女仆的内线：——我刚才想象呀！——因此劳驾姑娘，——我的主人让我请求您——由我转告他，他是否有此荣幸和您谈一刻钟的话。

佛兰切茨卡　和我？

朱斯特　请您原谅我，假如我称呼您错了。——是的，您！只谈一刻钟，可是和您一个人，只和您一个人，秘密地，两人密谈。他似乎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

佛兰切茨卡　好吧！我也有很多话要告诉他呢。——让他尽管来吧；我听候他的吩咐。

朱斯特　可是，他什么时候能来呢？什么时候对您最合适，姑娘？黄昏的时候怎样？——

佛兰切茨卡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的主人什么时候愿意来都可以；——你现在尽管走吧！

朱斯特　非常愿意！（想走。）

佛兰切茨卡　你听着！还有一句话。——少校别的那些仆人都到哪儿去了？

朱斯特　别的仆人吗？到这儿，到那儿，到各处去了。

佛兰切茨卡　威廉在哪儿？

朱斯特　那个男仆吗？少校派他旅行去了。

佛兰切茨卡　真的吗？那菲利浦在哪儿？

朱斯特　那个猎人吗？主人把他交给别人去管了。

佛兰切茨卡　因为现在无猎可打了，毫无疑问。——可是，马丁呢？

朱斯特　那个马车夫吗？他骑着马出去了。

佛兰切茨卡　那么弗里兹呢？

朱斯特　那个跟班吗？他高升了。

佛兰切茨卡　当少校冬天驻扎在图林根我们那儿的时候，你在哪儿？你那时大概还没在少校身边吧？

朱斯特　噢，是的，我那时是他的马夫；不过当时我住在军医院里。

佛兰切茨卡　马夫？现在你是什么呢？

朱斯特　仆人，猎人，跟班，马夫，什么都是。

佛兰切茨卡　谁想得到呢！这么许多好的、能干的人都让少校辞掉了，偏偏留下最坏的一个！我倒想知道，你的主人在你身上看到了什么优点！

朱斯特　也许他看我是个老实人。

佛兰切茨卡　噢,如果一个人只是老实,没有别的优点,那也太可怜了。威廉却是另一种人!——主人派他旅行去了?

朱斯特　是的,少校派他去的;——因为他没法阻止他不去。

佛兰切茨卡　这是怎么回事?

朱斯特　噢,威廉这次旅行真给自己争光不少。他把少校所有贮藏着的衣服都拿去了。

佛兰切茨卡　什么?他总不是拿了这些衣服逃跑了吧?

朱斯特　却还不能这样说。只是当我们离开纽伦堡的时候,他没有带着衣服跟我们来。

佛兰切茨卡　噢,这个贼骨头!

朱斯特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理发、修面、东拉西扯——还会卖弄风情——不是吗?

佛兰切茨卡　假如我是少校的话,我是不会把那猎夫辞掉的。即使他不能用他作一个猎夫,那他在其他方面还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呀。——到底少校把他交托给谁了?

朱斯特　交给施潘道地方的司令官了。

佛兰切茨卡　那要塞吗?在堡垒里也没有什么猎可打呀。

朱斯特　噢,菲利浦在那儿也不打什么猎。

佛兰切茨卡　那么他干什么呢?

朱斯特　他推车。

佛兰切茨卡　推车?

朱斯特　可是只推了三年。他在中队长的命令下干了一小桩阴谋,想通过前哨带出去六个人。——

佛兰切茨卡　我真吃惊；这个流氓！

朱斯特　噢，他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一个猎夫，对于周围五十英里内的一切幽径、小道，以及所有的森林和沼泽等等全都熟悉。并且他的枪法还很好呢！

佛兰切茨卡　幸好少校还留下那个善良的马车夫！

朱斯特　他还留着他吗？

佛兰切茨卡　我想你说过，马丁骑马出去了？那他总会再回来的吧？

朱斯特　您这样想吗？

佛兰切茨卡　他究竟骑马到哪儿去了？

朱斯特　他骑着主人唯一的和最后的一匹马——到洗马池去，到现在已有十个星期了。

佛兰切茨卡　还没回来吗？噢，该死的囚犯！

朱斯特　洗马池也许可能把这个善良的马车夫淹死了！——他确是一个好的马车夫！他曾在维也纳赶了十年马车。这样的车夫我们的主人再也找不到了。假如他的马匹在飞奔着，那他只要喊一声"布尔"！它就会立刻站住，象一堵大墙似的。同时他还是一个老练的兽医呢！

佛兰切茨卡　现在我对跟班的高升感到不安了。

朱斯特　不，不必；他的高升是合理的。他现在是一个卫戍军的鼓手。

佛兰切茨卡　我相信这事！

朱斯特　弗里兹迷恋了一个下流女人，夜里从来不回家，用我主人的名义到处欠债，干了各种各样无耻的勾当。总而

言之，少校看到，他想用尽方法吊到树顶上去；(做出被绞死的样子。)所以少校就把他送上了这条正路。

佛兰切茨卡 噢，这个混蛋。

朱斯特 可是他却是一个能干的跟班，这是确实的。假如主人让他先走五十步的话，那么，他骑最好的马也追不上他。相反弗里兹可以让绞刑架先跑一千步，我敢以生命打赌，他一定能追上它。——看样子这些人都是您的好朋友，姑娘？威廉和菲利浦，马丁和弗里兹全都是吧？——好了，朱斯特告别了！(下。)

第 三 场

佛兰切茨卡，旅馆老板随后上。

佛兰切茨卡 (严肃地目送着朱斯特下。)我该被他咬一口！——谢谢你，朱斯特。我太轻视诚实了。我不会忘记这次教训的。——唉！这不幸的人啊！(转身要到明娜的房间里去，这时旅馆老板上。)

旅馆老板 你等一等，好孩子。

佛兰切茨卡 我现在没有空，老板先生——

旅馆老板 只要一会儿就行了！——还是没有少校的下落吗？他不可能就这样一走了事的！——

佛兰切茨卡 怎么呢？

旅馆老板 难道小姐没跟你说吗？——从我在下面厨房里离

开你以后，好孩子，我无意地又来到了大厅——

佛兰切茨卡　无意地想来偷听些什么。

旅馆老板　哎，孩子，你想我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没有比好奇更不适合于旅馆老板的了。——我在这儿呆了不久，小姐的房门忽然打开了。少校冲了出来；小姐跟在后面；两个人都是一个动作，发出同样的目光，摆出同样的姿态——这样的事情只有亲眼看到，讲是讲不出来的。小姐抓住了少校；他挣脱了；小姐又抓住了他。“台尔赫姆！”——“小姐！放开我吧！”——“到哪儿去？”——于是少校把小姐一直拉到了楼梯旁边。我当时真怕他会把小姐拉下楼梯去。可是少校还是挣脱跑了。小姐站在楼梯口上，目送着少校，口里喊着他，使劲绞自己的手。忽然小姐转过身来，跑到窗户跟前，从那儿又走到楼梯口，从楼梯口又走到客厅，来来回回。当时我就站在这里；小姐从我身边经过三次，却没看见我。最后她好象看见我似的；可是，老天保佑，我想，小姐把我看作你了，我的孩子。“佛兰切茨卡，”她喊道，眼睛注视着我，“我现在幸福吗？”说了之后，她凝视着天花板，又说：“我现在幸福吗？”然后她擦着眼泪，微笑着又问我：“佛兰切茨卡，我现在幸福吗？”——说真的，我当时真是进退两难。在她跑到她房门口之前，又转身向我说：“佛兰切茨卡，你来呀；现在谁使你难受啊？”——说着就进去了。

佛兰切茨卡　噢！老板先生，这是您做的梦吧。

旅馆老板　做的梦？不，好孩子，梦里是梦不到这么详细

的。——是的，我情愿出任何代价，——我不是好奇，——可真情愿出任何代价呢，只要我找到这把钥匙就好了。

佛兰切茨卡　钥匙？老板先生；开我们房门的？那把钥匙插在门里边；我们到夜晚就把它拿到里边来；我们有些害怕。

旅馆老板　不是这样一把钥匙；好孩子，我是说那种钥匙，就是能够解释我所看见的事情的实际关系的钥匙。

佛兰切茨卡　原来是这样！——好，再见吧，老板先生。我们快吃饭了吗，老板先生？

旅馆老板　好孩子，我忘记说我原来要说的话了。

佛兰切茨卡　怎么？可快点说——

旅馆老板　尊贵的小姐还拿着我的戒指呢；我说这戒指是我的——

佛兰切茨卡　不会给你弄掉的。

旅馆老板　我也不是担心这点；我只是要提醒她一下。你看，我甚至不要把戒指拿回来。我屈指就可以算出，她怎么会认出这戒指的，这戒指怎么会象她自己的那一个。这戒指由她来保存再好没有了。我根本不要这个戒指了，我想把抵押戒指的一百个皮斯脱记在尊贵小姐的账上。这样不好吗，好孩子？

第 四 场

保罗·维尔纳，旅馆老板，佛兰切茨卡。

维尔纳　在哪儿啦！

佛兰切茨卡　一百个皮斯脱？我说只有八十个。

旅馆老板　对的，只有九十个，只有九十个。我会办好的，好孩子，我会办好的。

佛兰切茨卡　这一切都会弄清楚的，老板先生。

维尔纳　（从他们的背后渐渐走近，猛然拍了一下佛兰切茨卡的肩。）小姑娘，小姑娘！

佛兰切茨卡　（吃了一惊。）哎呀！

维尔纳　别害怕！——小姑娘，小姑娘，我看你长得很漂亮，大概是一个外乡人——而一个漂亮的外乡人一定要提防坏人。小姑娘，小姑娘，当心这个人。（指指旅馆老板。）

旅馆老板　哟，真是喜出望外！保罗·维尔纳先生！欢迎你，欢迎！——啊，始终还是这样一个有趣、诚实、爱开玩笑的维尔纳！——叫你当心我，好孩子！哈，哈，哈！

维尔纳　处处都要躲开他！

旅馆老板　躲开我！我！——难道我这样危险吗？——哈，哈，哈——你听着，好孩子！你喜欢他开玩笑吗？

维尔纳　象他这样的人老是把人家的真话当作开玩笑。

旅馆老板　真话！哈，哈，哈！——这更好笑了，不是吗，好孩子！他这个人真会开玩笑！我很危险？——我？二十年前也许是这样的。是的，是的，好孩子，那时我是危险的；那时有些人会告诉你这些事的；可是现在——

维尔纳　噢，谈起这个老傻瓜！

旅馆老板　问题正在这儿！我们老了就不再危险了。你自己

将来也不会更好些，维尔纳先生！

维尔纳　妈的，没有完啦，你这个傻瓜！——小姑娘，你总会相信我还有足够的理智，知道我不是在说那种危险。虽然一个魔鬼离开了他，但七个更坏的魔鬼却又附上了他的身——

旅馆老板　噢，你听，你听！看他怎样又把事情歪曲了！——一个玩笑接着一个玩笑，而总有些新东西！噢，他是一个顶顶好的人，这个保罗·维尔纳先生！——（对佛兰切茨卡说，象在耳语。）这人很有钱，而且还是单身汉呢。他在离这儿三英里的地方有一所漂亮的免税的田庄。他在战争里发了些财！——他过去是我们少校先生的卫队长！噢，他是我们少校先生的一个好朋友！真是一个好朋友！为少校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维尔纳　是呀！你也是我们少校的一个好朋友！实在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少校应该把他置于死地。

旅馆老板　怎么？你说什么？——不，维尔纳先生，这样开玩笑不好。——难道我不是少校先生的朋友吗？——不，我不了解你开这玩笑是什么意思。

维尔纳　朱斯特已经告诉了我一些妙事。

旅馆老板　朱斯特？我想也是这样，朱斯特是在借你的口讲话。朱斯特是一个可恶、讨厌的人。可是这儿有一个好孩子在场；她能说会道，她可以说说，我是不是少校先生的朋友？我到底有没有替他做过事？为什么我不该做他的朋友呢？少校不是一个有功勋的人吗？的确，他倒了霉，被遣散了，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国王不可能认识

每一个有功勋的人的;即使国王认识他们大家,他也不能来奖赏他们每个人呀。

维尔纳　一定是上帝叫你这么说的!——可是朱斯特——自然朱斯特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朱斯特绝不是一个说谎的人;而如果他向我说过的话都是真的,那么——

旅馆老板　我不愿意听朱斯特的事情!我已说过:这儿的这位好孩子可替我作证!(向佛兰切茨卡耳语。)你知道,我的孩子,那个戒指!——把那件事向维尔纳先生讲讲。这样他可以更好地认识我。而且为了不要看起来好象你是讨我好才这样说的,那么,我情愿不呆在这儿。我将不呆在这儿;我要走开;可是您得再告诉我,维尔纳先生,您以后得再告诉我,朱斯特到底是不是一个可恶的诽谤者。

第　五　场

保罗·维尔纳,佛兰切茨卡。

维尔纳　小姑娘,你认识我的少校吗?

佛兰切茨卡　冯·台尔赫姆少校吗?我当然认识他这个高尚的人。

维尔纳　他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吗?我想你喜欢这个人吧?——

佛兰切茨卡　我从心底里喜欢他。

维尔纳　真的吗?你瞧,小姑娘,现在我觉得你比我所想象的要漂亮一些了。可是旅馆老板所说的替我们少校办的那

些事，到底是指什么呢？

佛兰切茨卡　我不知道；大概他是想把他用流氓手段侥幸干了的一些事情记在自己的名下吧。

维尔纳　那么朱斯特告诉我的话完全是真的啦？（对着旅馆老板下场的方向。）算你运气，你走掉了！那他真的把少校撵出了房间？——竟然对这样一个人耍这样一种手段，因为这个笨蛋以为这个人没有钱了！少校没有钱了？

佛兰切茨卡　真的？少校有钱吗？

维尔纳　多得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他不知道谁欠他的债。我自己就欠他债，现在我给他带来了一小笔老账。你看，小姑娘，在这个钱袋里（从口袋里提出一个钱包。）有一百个金路易，在这一小卷（他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里有一百个德克。这都是他的钱！

佛兰切茨卡　真的吗？但是少校为什么还抵押东西呢？他真的抵押了一个戒指——

维尔纳　抵押了！你别相信这样的事！也许他想不要这废物了。

佛兰切茨卡　那不是废物！那是一个很贵重的戒指，而且还是从他未婚妻手里得来的呢。

维尔纳　可能是这样。从未婚妻手里得来的！是的，是的！这种东西老是使人想起他不愿意想起的事情。因此他就把它当掉，眼不见为净。

佛兰切茨卡　什么意思？

维尔纳　当兵的在宿营地里过冬是很妙的。他在那儿成天无

所事事，休养生息，无聊之极和人家做起朋友来了；他只打算和人家结交一个冬天，而那些和他交朋友的好人却想跟他结成终身之交。眼睛一眨，他手指上已套上一只戒指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只要能再去掉这戒指，情愿连手指也不要，这是常有的事。

佛兰切茨卡　哎，那么难道说少校也干过这种事吗？

维尔纳　那当然啦。特别是在萨克森；假如他每只手上有十个手指的话，那他的二十个手指都会戴满戒指的。

佛兰切茨卡　（旁白。）这听来十分奇怪，值得调查一番。——该叫你村长先生，还是卫队长先生——

维尔纳　小姑娘，假如这对你无所谓的话，我最喜欢人家叫我卫队长先生。

佛兰切茨卡　那么，卫队长先生，这儿我有一封少校先生给我小姐的信。我要赶快把它拿进去，马上就回来。你肯不肯在这儿等到我回来？我十分愿意跟你聊聊天。

维尔纳　你喜欢聊天吗，小姑娘？好，我无所谓；你尽管去吧；我也喜欢聊天；我要等你的。

佛兰切茨卡　噢，你一定要等着呀！（下。）

第　六　场

保罗·维尔纳。

维尔纳　这小姑娘真不错！——但是我不应该答应等她。——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我要去拜访少校。——他宁可抵押东西而不肯要我的钱？——从这件事，我更认识他了。——我想出一个计策来了。——我十四天前在城里的时候，拜访过骑兵上尉马洛夫的夫人。这个可怜的女人卧病在床，她诉苦说他的丈夫欠了少校四百泰勒，她不知道该怎样来还清这笔债。今天我本要再拜访她一次；——想跟她说，假如我能立刻拿到卖掉那座小庄园的钱，我可以借她五百泰勒。——因为我必须要留下一些钱，以防万一去不成波斯。——但她已经远走高飞了。而且我敢肯定，她不可能已经还了少校的钱。——对了，我就这样做，而且越快越好。——但愿小姑娘别生我的气；我真不能等了。（他若有所思地下场，几乎和迎面上场的少校撞上。）

第七场

冯·台尔赫姆，保罗·维尔纳。

冯·台尔赫姆　你有心事吗，维尔纳？

维尔纳　是您啊；我正想走，到您新的住处去拜访您呢，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为的是要在我面前大骂那旅馆老板。别想在我面前这样做。

维尔纳　要做的话我还是可以做的。不过我本来是想到您这儿来感谢您好心替我保管了那一百个金路易。朱斯特已

经把这一百个金路易还给了我。假如您肯把这笔钱再保管得更长久一些，我自然是高兴的。可是您现在搬到一个新的住所，那里的情况您和我都不知道。谁知道那里是个什么样。您在那里可能会遭到盗窃的，而您还得赔偿我的钱；这是没法防备的。所以我自然不能叫您这样做。

冯·台尔赫姆　（微笑。）你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样小心谨慎了，维尔纳？

维尔纳　这自然而然就学会的。现在这个时候对金钱是越小心越好。——另外我还有一件事要转达给您，少校先生；这是马洛夫上尉的夫人托我办的；我刚从她那儿来。她丈夫欠了您四百泰勒，这儿她先还您一百德克，其余的钱，她下星期给您送来。我自己可以断定，她不能把钱全部还你，因为她也欠我一泰勒八十芬尼呢；又因为她以为我是来向她讨债的，——事实上的确如此，——因此她就还了我，而且是从她已经替您准备好的那卷钱里拿出来还我的。——您那一百泰勒再等个十天八天是不在乎的，不比我这点儿钱是等不及的。——您就收下来吧！

（把一卷德克递给少校。）

冯·台尔赫姆　维尔纳！

维尔纳　怎么？您为什么这样瞪着我？——您收下吧，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维尔纳！

维尔纳　您怎么啦？什么事叫您生气？

冯·台尔赫姆　（痛苦地，同时用手敲着前额，顿着脚。）就为这——四

百泰勒还不全！

维尔纳　别生气，别生气，少校先生！您难道没听懂我的话吗？

冯·台尔赫姆　正因为我听懂你的话了！——为什么今天这些最好的人都这样来折磨我呢！

维尔纳　您说什么？

冯·台尔赫姆　这话只有一半同你有关！——走开，维尔纳！

（说着就把维尔纳递给他钱的那只手推开。）

维尔纳　等我把这事办完了！

冯·台尔赫姆　维尔纳，假如你听到我说马洛夫上尉的太太今天一早就亲自到我这儿来过了，你怎么说呢？

维尔纳　有这样的事？

冯·台尔赫姆　假如我告诉你她已经不再欠我债了？

维尔纳　真的吗？

冯·台尔赫姆　假如她已经把每一文钱都付清了，那你要说什么呢？

维尔纳　（思索了一会。）我要说，我向您说了谎，而且说谎是卑鄙的行为，因为这是会被人抓住的。

冯·台尔赫姆　那你惭愧吗？

维尔纳　可是那个逼着我去说这种谎话的人又该怎样呢？他不也应该感到惭愧吗？您看，少校先生，假如我说您的做法没有使我烦恼的话，那么我又在说谎了，而我实在不想再说谎了。——

冯·台尔赫姆　不要烦恼，维尔纳！我知道你的心和你对我

的爱。但是我不需要你的钱。

维尔纳 您不需要我的钱？倒宁愿卖东西，典当，而且宁愿让别人讲闲话吗？

冯·台尔赫姆 尽管让人家知道我没钱好了。一个人不应当装得比自己原来有钱。

维尔纳 可是为什么要装得更穷呢？——只要我们的朋友有钱，我们也就有钱。

冯·台尔赫姆 我向你借钱是不合适的。

维尔纳 不合适吗？——您还记得在那一个大热天里，太阳和敌人弄得我们热不可耐，而您的马夫带着水壶迷了路，您的水壶也丢掉了，于是您走到我面前说："维尔纳，有水吗？"我就把我的水壶递给了您，您不是拿着便喝了吗？——这合适吗？——我发誓，当时一口脏水不是比所有这些钱都值钱得多！（说到这里他也把那袋金路易掏了出来，把两袋钱一起递给了少校。）拿着吧，亲爱的少校！您就想象，这是水吧。这也都是上帝为一切人所创造的。

冯·台尔赫姆 你简直在折磨我；你不是听到我说，我不愿向你借钱。

维尔纳 起初您说向我借钱不合适；现在您又说不愿意吗？是的，这完全是两回事。（有些生气。）您不愿意向我借钱？假如您已经欠了我债呢，少校先生？或者说，您一点也不欠那个人的债呢？他有一次给你挡开了那要劈开您脑袋的刀剑，另外一次又砍断了那正要开枪打穿您胸膛的臂膀。——您欠这个人的债还能比这更多吗？还是我的脖

子不如我这袋钱值钱呢？——要是说这是一种高尚的想法，我发誓，这也是一种非常无意识的想法！

冯·台尔赫姆　你对谁这样讲话，维尔纳？好在只有我们两人；所以允许我这么说；假如有第三者听到我们的话，那他认为这是说大话了。我心甘情愿地承认，你曾两次救了我的命。但是朋友，假如我碰到这种机会而不同样地救你的话，那我犯了什么罪过啊？嘿！

维尔纳　只是在于机会罢了！谁会怀疑这点呢，少校先生？难道我没有看见过您为了那些遭了苦难的普通士兵上百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们吗？

冯·台尔赫姆　正是这样！

维尔纳　可是——

冯·台尔赫姆　你为什么不能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呢？我说：我向你借钱是不合适的；我不愿意向你借钱。那就是说，在目前我所处的这种境况下，我不向你借钱。

维尔纳　喔，原来如此！您要等到年头好一点的时候再借；您要等到将来不需要钱的时候，等到您自己有钱，而我没有钱的时候再向我借。

冯·台尔赫姆　在不知道怎么来还钱的时候，是不应该借钱的。

维尔纳　象您这样一个人是不会老是缺钱的。

冯·台尔赫姆　你是懂得人情世故的！——一个人最不应该向一个自己需要钱用的人借钱。

维尔纳　不错，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要钱来干么呢？哪儿

需要一个卫队长，也就会让他活下去。

冯·台尔赫姆 你要找一个比卫队长更高的职位，使你走上一条人生道路，步步高升，在这条道路上假如没有钱，即使是最好的人也升不上去。

维尔纳 比卫队长更高的职位？我没有这样想。我是一个好的卫队长，却很容易成为一个坏的骑兵上尉，自然也可能成为一个更坏的将军。人们是有这种经验的。

冯·台尔赫姆 别逼我把你想得太坏了，维尔纳！我是不喜欢听朱斯特所告诉我的那件事的。你已经把你的庄园卖掉了，又想到处流浪。不要使我相信你是既不喜欢这种职业，又不喜欢这种粗野放荡的生活，它是不幸地跟这种职业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必须为保卫祖国或出于热爱他所争取的事业去当兵。没有目标，今天到这里，明天又到那里去当兵，那象是一个浪游的屠夫，而不是别的。

维尔纳 说得对，少校先生；我要追随您。您比我清楚什么是对的。我要留在您身边。——可是，亲爱的少校，请您也就此收下我这钱吧。一两天内您的事情一定会解决的。那您就会有大量的钱了。到那时您再连本带利一道还我。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利息。

冯·台尔赫姆 不要讲了！

维尔纳 我发誓，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利息！——我有时这样自问：到你年老时怎么办？假如你成了残废怎么办？假如你变得一贫如洗，不得不去要饭了，那又怎么办？接着我又这样想：不，你不会去要饭的；你可以去找台尔赫姆

少校；他会跟你平分他最后的一分钱；他会一直赡养你到死的那一天；在他身边你可以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男子汉而死去。

冯·台尔赫姆　(抓住维尔纳的手。)战友，你现在不这样想了吗？

维尔纳　是的，我现在不再这样想了。——谁要是不肯在他需要钱而我有钱的时候收下我的钱，那他也不会在我需要钱而他有钱的时候给我钱的。——好，不谈了！(想走。)

冯·台尔赫姆　唉，不要逼得我发疯吧！你要到哪儿去？(把他抓回来。)假如我现在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我还有钱；假如我以自己的名誉答应你，一旦我的钱都花光了，我会告诉你的；那时你将是第一个和唯一借钱给我的人；——那么你满意了吗？

维尔纳　难道还要不满意吗？——我们握手一言为定，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好，一言为定，保罗！——这件事谈够了。我到这儿来为的是要和某一位姑娘谈话——

第　八　场

佛兰切茨卡(从小姐的房间里出来)。
冯·台尔赫姆，保罗·维尔纳。

佛兰切茨卡　(正走出来。)您还在这儿，卫队长先生？——(同时看见台尔赫姆。)您也在这儿，少校先生？——我一会就来听候

您的吩咐。(很快地又走进小姐的房间。)

第 九 场

冯·台尔赫姆,保罗·维尔纳。

冯·台尔赫姆　就是这个姑娘!——但是我听出来,你认识她,维尔纳?

维尔纳　是的,我认识这年青姑娘。——

冯·台尔赫姆　然而,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年冬天我驻扎在图林根的时候,你并没有跟我在一起啊?

维尔纳　是的,那时我在来比锡照料一些军需品。

冯·台尔赫姆　那你怎么会认识她的呢?

维尔纳　我们还是刚认识的。还不到一天呢。可是初交更亲热,真是一见如故。

冯·台尔赫姆　这么说,你也见过她的小姐了?

维尔纳　她的主人是一位小姐吗?她和我说,您认识她的女主人。

冯·台尔赫姆　你没听说过吗?在图林根认识的。

维尔纳　那位小姐年轻吗?

冯·台尔赫姆　是的。

维尔纳　漂亮吗?

冯·台尔赫姆　非常漂亮。

维尔纳　有钱吗?

冯·台尔赫姆　非常有钱。

维尔纳　那位小姐也跟这个姑娘一样，对您好吗？这可好极了！

冯·台尔赫姆　你说什么？

第　十　场

佛兰切茨卡(又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冯·台尔赫姆，保罗·维尔纳。

佛兰切茨卡　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亲爱的佛兰切茨卡，我还没能来得及欢迎你呢。

佛兰切茨卡　我想您在心里一定已经欢迎过我了。我知道，您对我好。我也对您好。可是您来恐吓对您好的人，这是一点都不礼貌的。

维尔纳　(旁白。)呵，现在我明白了。真是这样！

冯·台尔赫姆　我的命运，佛兰切茨卡！——你把信给了小姐没有？

佛兰切茨卡　给了，这儿，我交给您——(把信递给他。)

冯·台尔赫姆　她的回信吗？——

佛兰切茨卡　不，您自己的信退回来了。

冯·台尔赫姆　什么？她不愿意看我的信？

佛兰切茨卡　她愿意看；可是——我们不太会看手写的信。

冯·台尔赫姆　小骗子！

佛兰切茨卡　我们想，对于那些有话能当面交谈的人，只要他们肯，是没有必要写信的。

冯·台尔赫姆　多会找借口呀！她必须看这封信。信里有我的申辩——以及一切原因和理由——

佛兰切茨卡　这些话小姐都要听您亲自讲，不要看信。

冯·台尔赫姆　听我亲自讲？好叫她的每一句话，每一种表情都搅得我心慌意乱，好叫我从她的每一道目光中，都感到我重大的损失吗？

佛兰切茨卡　没有人会同情您！——拿去吧！（把信给台尔赫姆。）小姐在三点钟的时候等您。她要坐车出去看看这城市，叫您和她一块去。

冯·台尔赫姆　和她一块去？

佛兰切茨卡　我让你们两人单独到城里去，您给我些什么？我要呆在家里。

冯·台尔赫姆　我们单独？

佛兰切茨卡　坐在一辆漂亮的关着的马车里。

冯·台尔赫姆　不可能！

佛兰切茨卡　是的，是的；在车子里少校先生非老老实实地坐着不可，因为他逃不出我们手掌了！就因为这个原故才这样做的。——总之，少校先生，您来吧，正三点。怎样？您不是也要和我单独谈谈吗？您到底要跟我谈些什么呢？——喔，原来不止我们两个。（看着维尔纳。）

冯·台尔赫姆　佛兰切茨卡，可以认为只有我们两个。可是

既然小姐没看过这封信，那么我还不能和你谈什么。

佛兰切茨卡　那么真的就只有我们两个啦？您当着卫队长先生的面没有什么要保守秘密吗？

冯·台尔赫姆　没有，一点也没有。

佛兰切茨卡　不过，我想您应该是有的。

冯·台尔赫姆　怎么会有的？

维尔纳　为什么说这话呢，小姑娘？

佛兰切茨卡　尤其是某一种秘密——所有的二十根手指，卫队长先生？（说着就把两只伸开手指的手举起来。）

维尔纳　嘘！嘘！小姑娘，小姑娘！

冯·台尔赫姆　这是什么意思？

佛兰切茨卡　一下子就戴在手指上了，卫队长先生？（她装得好象很快地把一个戒指戴在手指上了。）

冯·台尔赫姆　你们两个怎么啦？

维尔纳　小姑娘，小姑娘，你自然懂得开玩笑吧？

冯·台尔赫姆　维尔纳，我屡次告诉过你，在某些事情上绝对不要同年青的女人开玩笑，你总不会忘记吧？

维尔纳　我发誓，我是会忘记的！——小姑娘，我请求你——

佛兰切茨卡　好，既然这是开玩笑，这一次我愿意饶了你。

冯·台尔赫姆　假如我非来不可，佛兰切茨卡，那么想法先叫小姐看了这封信。这样可以省得我再受痛苦的折磨，又一次去想、去说那些我这样情愿忘掉的事情。呐，拿去，把信给她！（当他把信翻过来，要交给她的时候，却看到信已经折开过了。）难道我看错了？佛兰切茨卡，这封信已经拆开过了。

佛兰切茨卡　这可能的。(看着信。)真的,已经拆开过了。究竟是谁拆开的呢?可是,我们真的没看这封信,少校先生,确实没有。我们也不想看它,因为写信的人会亲自来的。您来吧;少校先生,您知道我要告诉您什么吗?您来的时候别象现在这样,穿着大靴子,头发乱蓬蓬的。您这一切是可以原谅的,您想不到我们会来。请您穿着皮鞋来,再去理一理发。——这样我看您的样子就很英武,很有普鲁士的派头了!

冯·台尔赫姆　谢谢你,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您看起来好象昨夜睡在露天似的。

冯·台尔赫姆　你猜得很对。

佛兰切茨卡　我们马上也要去穿衣服打扮了,然后吃中饭。我们本想留您吃饭,可是有您在场可能会妨碍我们吃饭的;您看,我们还没有热恋到这种地步,连肚子都不饿了呢。

冯·台尔赫姆　我得走了!佛兰切茨卡,你先给她稍微准备一下吧,免得我既不要在她的、也不要在我的心目中显得太卑贱了。——来,维尔纳,和我一块去吃饭吧。

维尔纳　怎么,在这儿的饭厅里吗?这样我可没有胃口。

冯·台尔赫姆　不,到我的房间里去吃。

维尔纳　那么,我马上跟您去。我还要和这个小姑娘说句话。

冯·台尔赫姆　我不反对!(下。)

第十一场

保罗·维尔纳，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什么事，卫队长先生？——

维尔纳　小姑娘，我再来的时候要不要也打扮一下？

佛兰切茨卡　随你便吧，卫队长先生；我的眼睛是丝毫不讨厌你的。但是我的耳朵对你却得更加提高警惕。——二十个手指都戴着戒指！哎，哎，卫队长先生！

维尔纳　不，小姑娘，我正要和你谈谈这件事呢；我只是随口说了个笑话而已！根本没有这回事。人手上戴一个戒指当然就够了。我也听少校一次次说过有好几百次，会引诱女孩子的士兵一定是一个流氓！——我也这样想，小姑娘。你可以相信这点！——我得赶快去追赶他了。——祝你胃口好，小姑娘！（下。）

佛兰切茨卡　你也好，卫队长先生！——我想我喜欢这个人！

（正想走进去的时候，小姐迎着她走来。）

第十二场

明娜，佛兰切茨卡。

明娜　少校又走了吗？——佛兰切茨卡，我想，我现在已经又

很镇静，满可以在这儿等他了。

佛兰切茨卡　我还要使您更镇静一些呢。

明娜　那更好了！他的信，噢，他的信！每一行字都说明了他是一个高尚和诚实的人。他拒绝娶我的每一个理由，都向我真切地表明了他的爱情。——他大概发觉我们读过这封信了。——让他知道好了，只要他来就行。他准来吗？——不过，佛兰切茨卡，我只觉得他的态度稍微骄傲了一点儿。因为他连自己的幸福都不肯归功于自己的爱人，这就是骄傲，不可原谅的骄傲！假如他让我觉察他这种骄傲太过份的话，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那么您就要放弃他吗？

明娜　哎，别这么说！你不再为他难过了吗？不，亲爱的傻子，没有人会只因为一桩过失而放弃一个人的。不会的：可是我想开个玩笑，为了他的骄傲我要同样用骄傲的态度来折磨他一下。

佛兰切茨卡　嗯，那您一定又很镇静了，我的小姐，假如您又能想出计策的话。

明娜　真的，我已经很镇静了；来吧。在这件事情上，你也得扮一个角色。（两人一同走进屋。）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景：明娜的房间。

明娜（衣着华丽，但却很风雅。）和佛兰切茨卡从饭桌旁站起来，一个仆人正在收拾饭桌。

佛兰切茨卡　您不可能吃饱了，尊贵的小姐。

明娜　你以为这样吗，佛兰切茨卡？也许我坐下吃饭时，就毫无胃口。

佛兰切茨卡　我们曾经决定在吃饭时不谈起他。可是，我们也应该下决心不要想起他！

明娜　说真的，我什么也没想，只是想起他。

佛兰切茨卡　我也觉察到了这点。刚才我谈起上百桩事情，而您却每次都答非所问。

（另一仆人端上咖啡。）

这里来了一种饮料，喝了更容易幻想。这又可爱又忧郁的咖啡呀！

明娜　幻想？我不幻想。我只是在考虑我要给他的那个教训。你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噢，明白了；但是，最好他能省掉我们这番教训。

明娜　你将会看到，我彻底了解他。他这个人现在看我这样有钱拒绝了我，一听说我是既不幸而又无依无靠，就会为我向全世界作斗争的。

佛兰切茨卡　（很严肃地。）这样的事就会大大地挑动起那最细微的利己心的。

明娜　你真是一个道德家！你瞧！最初你判我虚荣罪，现在又判我利己罪。——还是别管我吧，亲爱的佛兰切茨卡。你和你的卫队长也可以随便做什么。

佛兰切茨卡　和我的卫队长？

明娜　是的，如果你完全否认这件事，那么这就是真的。——我还没有见过他；但是从你跟我讲到他的每句话听来，我预言他将成为你的丈夫。

第　二　场

李考特·马立南，明娜，佛兰切茨卡。

李考特　（在幕内。）Est-il permis, Monsieur le Major?（我可以进来吗，少校先生？）

佛兰切茨卡　是谁？要找我们吗？（朝门走去。）

李考特　Parbleu!（天啊！）我走错门了。—— Mais non,（可是

不。)——我没弄错——C'est sa chambre(这是他的房间。)——

佛兰切斯卡　一定是这样，尊贵的小姐，这位先生以为在这儿还能找到台尔赫姆少校呢。

李考特　是的！Le Major de Tellheim；juste，ma belle enfant，c'est lui que je cherche. Où est-il？(冯·台尔赫姆少校：不错，我的好孩子、我要找的就是他。他在哪儿？)

佛兰切斯卡　他不住在这儿了。

李考特　Comment？(怎么？)二十四小时以前他还住在这儿的吗？而现在已经不再住在这儿了？那么他住在哪儿呢？

明娜　(走到他面前。)先生——

李考特　Ah，Madame，—Mademoiselle，(——啊，夫人，——小姐，)请原谅——

明娜　先生，您的错误是很可以原谅的，您的惊讶也是很自然的。承蒙少校先生好心，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因为我是个外乡人，不知道到哪儿去投宿。

李考特　Ah，voilà de ses politesses！C'est un très-galant-homme que ce Major！(啊，他多么客气呀！这位少校，他是一个对妇女非常殷勤有礼的人！)

明娜　至于他搬到哪儿去了，——我真感到惭愧，竟然不知道。

李考特　小姐您不知道？C'est dommage；j'en suis faché.(这很可惜；我感到遗憾。)

明娜　我早应该打听一下他的住址。他的朋友当然还会到这儿来找他的。

李考特　我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小姐——

明娜　佛兰切茨卡，你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佛兰切茨卡　不知道，尊贵的小姐。

李考特　我很需要跟他谈谈。我替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明娜　这样我就更感到抱歉了。——但是我希望不久就能见到他。假如他从谁的口里听到这个好消息都可以的话，那么，先生，我很愿意——

李考特　我明白。——Mademoiselle parle françois? Mais sans doute; telle que je la vois!—La demande etoit bien impolie; Vous me pardonnerés, Mademoiselle。（小姐说法语吗？这是毫无疑问的；你这样一位小姐一定能讲！——我问得太不礼貌了；希望您原谅我，小姐。）——

明娜　先生——

李考特　不会？您不会说法语，小姐？

明娜　先生，假如我是在法国的话，我会试试说法语的。可是为什么要在这儿说呢？我听得出，先生，您懂得我的话。而我呢，先生，当然也懂得您的话；所以您喜欢讲哪国话都可以。

李考特　好的，好的！我也能用德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Sachés donc, Mademoiselle,（您必须知道，小姐，）那么您得知道，我是刚从部长那儿吃了饭来的——什么部的——什么部的——哪是什么部的部长呀？——在那长街上的？——在那宽阔的广场上的？——

明娜　我对这儿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

李考特　喔，是陆军部长。——我在他那儿吃了午饭；——我通常都是在他那儿吃午饭的，——吃饭的时候就谈起了台尔赫姆少校；et le Ministre m'a dit en confidence, car Son Excellence est de mes amis, et il n'y a point de mystéres entre nous（于是，部长私下里对我说，因为部长大人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秘密的。）我是说，部长大人私下告诉我，我们少校的那件事情就要有结果了，而且结果会很圆满。他已经向国王递呈了一个报告，而国王的决定也tout-à-fait en faveur du Major.（完全对少校有利。）——Monsieur, m'a dit Son Excellence, Vous comprenés bien, que tout depend de la maniere, dont on fait envisager les choses au Roi, et Vous me connaissés. Cela fait un très-joli garçon que ce Tellheim, et ne sais-je pas que Vous l'aimés? Les amis de mes amis sont aussi les miens. Il coute un peu cher au Roi ce Tellheim, mais est-ce que l'on sert les Rois pour rien? Il faut s'entr'aider en ce monde; et quand il s'agit de pertes, que ce soit le Roi, qui en fasse, et non pas un honnêt-homme de nous autres. Voilà le principe, dont je ne me depars jamais.（"先生"，部长大人对我说，"您一定很明白，一切都要看人以什么的方式向国王陈述这件事，而您是认识我的为人的。台尔赫姆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我难道不知道您喜欢他吗？我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这位台尔赫姆使国王花了不少钱，但是一个人应该白白为国王服务吗？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应该互相帮助；要是有了什么损失的话，应该由国王来承担，而不应该由我们这

种凡人。这就是我从来坚持不渝的原则。”）——小姐，您对这有什么意见？他是一个好人，是不是？Ah que Son Excellence a le coeur bien placé!（啊，部长大人的良心摆得正！）他 au reste（最后）向我保证，如果少校还没有接到 une Lettre de la main（一封亲笔信）——一封国王的亲笔信，那么他今天 infailliblement（一定）会接到的。

明娜　一点不错，先生，这消息会使冯·台尔赫姆少校十分高兴的。我只是希望能把这位如此关心他幸福的朋友的姓名一道告诉他——

李考特　小姐，您要知道我的姓名？Vous voyés en moi（您看）——您看我就是 le Chevalier Riccaut de la Martinière,Seigneur de Pret-au-vol,de la Branche de Prensd'or.（伯兰陀族的后裔，伯兰杜伐地方的领主，马立南家族的李考特骑士。）——小姐，您听到我出身于这么大的一个望族感到很惊奇吧，qui est veritablement du sang Royal. Il faut le dire; je suis sans doute le Cadet le plus aventureux, que la maison a jamais eu（这家族是真正的王族血统。可以肯定地这样说；我是我们家族有史以来最富有冒险性的青年子弟。）——我从十一岁开始就当兵了。后来有一次人家要和我决斗，我逃跑了。这以后，我先后为神圣的罗马教皇、圣玛利诺共和国、波兰皇室，以及荷兰政府服务过，直到最后我被召募到这儿来了。Ah, Mademoiselle, que je voudrois n'avoir jamais vû ce pays-là!（啊，小姐，我真希望我从没见过这个国家！）假如人家还让我呆在荷兰的军队里，现在我至少也是个上校了。

可是在这儿我却老是一个上尉，而现在竟成了一个遣散了的上尉——

明娜　这太不幸了。

李考特　Oui, Mademoiselle, me voilà reformé, et par-là mis sur le pavé! (是的，小姐，如今我被遣散了，而且被抛到街头上来了！)

明娜　我很替您难过。

李考特　Vous étes bien bonne, Mademoiselle. (您太好心了，小姐。)——在这儿，功绩是受不到重视的。象我这样一个人竟然也遭到遣散！遣散我这样一个在军队中已经毁了的人！——我在军队里贴了两万多里佛①。如今我得到了什么呢？Tranchons le mot; je n'a pas le sou, et me voilà exactement vis-à-vis du rien. (说穿了吧，我现在是连一个钱也没有，简直是走投无路了。)——

明娜　我感到十分难过。

李考特　Vous étes bien bonne, Mademoiselle. (您太好心了，小姐。)但是，俗话说得好：祸不单行；qu'un malheur ne vient jamais seul, (祸不单行，)所以我就又遭了殃。象我这样出身的 Honnêt-homme (体面人)，除了赌钱以外，还有什么补救办法呢？在我不需要运气的时候，我一向赌钱都是走运的。现在，当我需要它的时候，Mademoiselle, je joue avec un guignon, qui surpasse toute croyance. (小姐，我的赌运却倒霉得令人不能相信。)十五天以来，没有一天我不是输

① 里佛是法国的古银币名。

得精光的。昨天，我还输光了三次。Je sais bien, qu'il y avoit quelque chose de plus que le jeu. Car parmi mes pontes se trouvoient certaines Dames（我知道很清楚，这不仅只是赌博。因为在我的赌伴里有些太太小姐）——我不想再讲下去了。对太太小姐们是必须殷勤有礼的。她们今天也还请了我去翻本呢；mais–Vous m'entendés, Mademoiselle（不过——您是明白我的意思的，小姐）——一个人首先得有钱生活下去，然后才谈得上有钱去赌博——

明娜　先生，我希望您不至于——

李考特　Vous étes bien bonne, Mademoiselle（您太好心了，小姐）——

明娜　（把佛兰切茨卡拉到一旁）佛兰切茨卡，我真替这个人难过。假如我给他点什么，他会不会见怪呢？

佛兰切茨卡　我看他不象这样一个人。

明娜　那好！——先生，我听说，——您赌钱时总是在可以赢钱的地方下赌本。我必须向您承认，我——我也很喜欢赌钱，——

李考特　Tant mieux, Mademoiselle, tant mieux! Tous les gens d'esprit aiment le jeu à la fureur.（那好极了，小姐，那好极了！一切有才智的人都非常喜欢赌钱的。）

明娜　由于我很喜欢赢钱；很喜欢把钱委托给——会赌钱的人去下赌注。——那么，先生，您是否愿意让我和您合作呢？让我在您的赌本上分摊一份？

李考特　Comment, Mademoiselle, Vous voulés étre de moitié

avec moi? De tout mon coeur.(什么，小姐，您要和我输赢对斗分摊？衷心愿意。)

明娜　开头只是小玩玩——(走去打开钱箱，拿出一些钱来。)

李考特　Ah, Mademoiselle, que Vous étes charmante!(啊，小姐，您太好了！)——

明娜　这是我上次赢来的一些钱；只有十个皮斯脱——我实在不好意思，只有这么一点——

李考特　Donnés toûjours, Mademoiselle, donnés.(尽管拿来吧，小姐，拿来吧。)(收下钱。)

明娜　毫无疑问，先生，您的赌本一定十分可观——

李考特　是的，十分可观。十个皮斯脱？小姐，您将在我的赌本中占三分之一的份额，pour le tiers (三分之一。)是的，将占三分之一——还多一点。不过，跟一位漂亮的小姐，不应该这么斤斤较量。我很高兴能借此和小姐交往，et de ce moment je recommence à bien augurer de ma fortune.(从这一刻起，我又获得希望了。)

明娜　但是，先生，当您赌钱的时候，我却不能在场。

李考特　何必要您在场呢？我们别的那些赌友彼此都是正人君子。

明娜　如果我们走运的话，先生，您当然会把我赢的那份给我带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走运的话——

李考特　那么，我再来拿钱去翻本。您说是吗，小姐？

明娜　久而久之连翻本的钱也会输光的。所以，先生，您好好地保住我们的钱吧。

李考特　小姐，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看成傻瓜？看成笨蛋？

明娜　请原谅我——

李考特　Je suis des Bons, Mademoiselle. Savés-vous ce que cela veut dire? (小姐，我是老手。您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么？) 我是精通赌艺的——

明娜　但是，先生，还是要——

李考特　Je sais monter un coup(我知道怎么来一手)——

明娜　(惊讶。) 难道您能？

李考特　Je file la carte avec une adresse (我能熟练巧妙地换牌)——

明娜　绝不要这样！

李考特　Je fais sauter la coupe avec une dexterité (我懂得在发牌的时候巧妙地耍花招)——

明娜　先生，您是不会做这种事吧？——

李考特　为什么不会？小姐，为什么不会？Donnés-moi un pigeonneau à plumer, et (您让我去赢一个傻瓜的钱吧，而且)——

明娜　赌的时候作弊？欺骗？

李考特　Comment, Mademoiselle? Vous appellés cela (怎么，小姐？您把这叫做) 欺骗？Corriger la fortune, l'enchainer sous ses doits, etre sûr de son fait, (替运道助一臂之力，把它掌握在自己手指底下，赌起来更有把握吧，) 你们德国人把这个叫做欺骗？欺骗！呵，德语是多么贫乏的一种语言！多么笨拙的一种语言呀！

明娜　不对，先生，假如您这样想法——

李考特 Laissés-moi faire, Mademoiselle,（您由我去干吧，小姐，）请您放心！我怎么赌法，跟您有什么相干呢？——不用再说了，小姐，明天您要么见我带了一百皮斯脱来，要么就再也见不到我了——Votre très-humble, Mademoiselle, votre très-humble（再见，小姐，再见①）——（急忙退场。）

明娜 （惊异而又扫兴地目送着他。）但愿是后一种可能，先生，后一种可能！

第 三 场

明娜，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生气地。）我还能说什么？噢，妙呀！噢，妙呀！

明娜 尽管嘲笑吧；我活该。（想了一会，态度泰然些了。）不要嘲笑，佛兰切茨卡；我不该受嘲笑。

佛兰切茨卡 好极了！这一来您做了一件顶喜欢做的事：把一个坏蛋又扶了起来。

明娜 这是为了帮助一个不幸的人。

佛兰切茨卡 最妙的，是这家伙把您当作他那一伙人了。——噢，我得追他去，把钱从他手里再拿回来。（想走。）

明娜 佛兰切茨卡，别让咖啡完全凉了；倒出来吧。

① 此处原文直解为"您的很卑下的"，这是欧洲十八世纪一种告别的方式，与第一幕朱斯特以"你的仆人"作"再见"，相同。

佛兰切茨卡　他得把钱还给您；您已经改变主意了；您不想再和他合伙赌博了。十个皮斯脱！您从他所说的话里，可以听出他是个乞丐！（这时明娜自己把咖啡倒出来。）谁会给乞丐这许多钱呢？而且还竭力地替他保全面子，不叫他向您乞讨？您这个大慈大悲的女人，出于慷慨，错看了这个乞丐，也被这个乞丐错看了。假如他把您送的钱当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用了，那么，小姐，您真是自作自受——（明娜把一杯咖啡递给佛兰切茨卡。）您要使我更激动吗？我不要喝。（明娜又放下杯子。）——“Parbleu（妈的），小姐，功绩在这儿是受不到重视的。”（模仿那法国人的口吻。）假如不把这些坏蛋绞死，让他们到处乱跑，那功绩当然受不到重视。

明娜　（冷静而心有所思地，一面喝着咖啡。）姑娘，你很了解那些好人；可是，你什么时候才肯学会来容忍坏人呢？——再说，他们毕竟也是人呀。——而且他们往往并不象外表看起来那样坏透了。——应该在他们身上找寻好的一面。——我想，这个法国人只不过是爱虚荣一些。仅仅是为了虚荣，他就使自己成为一个行骗的赌徒；他想装得没有受过我的恩惠；他想省掉向我道谢。说不定，他现在会去还掉一些小债，拿所余的钱，安份而节俭地过活，再也不想赌博了。假如是这样的话，亲爱的佛兰切茨卡，他无论什么时候来，都让他再拿些钱去吧。——（把杯子递给佛兰切茨卡。）呐，把杯子拿走！——不过，告诉我，台尔赫姆不是该来了吗？

佛兰切茨卡　不，尊贵的小姐；我两样都做不到；既不能在坏

人身上找出好的一面，也不能在好人身上找出坏的一面。

明娜　他一定会来的吧？——

佛兰切茨卡　他应该不来！——您觉察在他，在他这个最好的人身上，有一点骄傲，而您就因此要这样残酷地来捉弄他吗？

明娜　你这又扯到这上面来了？别讲了；我就是要这样做。别想来扫我的兴；别想不按照我们所约定的那样去说去做！我先让你一个人和他在一起；然后——大概是他来了。

第　四　场

保罗·维尔纳（身体笔挺，好象上操似的走进来）。
明娜，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不是的，来的是他亲爱的卫队长。

明娜　亲爱的卫队长？这个"亲爱的"是指谁讲的？

佛兰切茨卡　尊贵的小姐，请您别弄得这个人难堪——卫队长先生，您的女仆①，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消息？

维尔纳　（一直走到明娜面前，不注意佛兰切茨卡。）冯·台尔赫姆少校托我，维尔纳卫队长，来向冯·巴尔赫姆小姐请安，还叫我通知您，他立刻就到这儿来。

明娜　他现在在哪儿？

① 是佛兰切茨卡请安的客套话。

维尔纳　请小姐原谅；我们还是在敲三点钟以前从住所出来的；哪知半路上碰到了会计官，拉住他谈话；因为和这类先生谈起话来总是没个完，所以少校向我使了个眼色，叫我先来把这情况告诉给尊贵的小姐。

明娜　很好，卫队长先生。我只希望会计官会有好消息告诉少校。

维尔纳　这类先生是很少会有好消息告诉军官们的。——小姐有什么吩咐吗？（预备走了。）

佛兰切茨卡　呐，又要到哪儿去，卫队长先生？难道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吗？

维尔纳　（温和而严肃地对佛兰切茨卡说。）不在这儿谈，小姑娘。这是不礼貌而且违反纪律的。——尊贵的小姐——

明娜　谢谢您劳神来告诉我，卫队长先生。——我很高兴认识了您。佛兰切茨卡曾经在我面前说了您很多的好话。（维尔纳直挺挺地鞠了一个躬，就走了。）

第　五　场

明娜，佛兰切茨卡。

明娜　这就是你的卫队长吗，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为了这嘲笑的口吻，我没有时间再来责备她讲出这样一个“你的”。——是的，尊贵的小姐，这就是“我的”卫队长。没有疑问，您一定觉得他有些拘束，木头木脑

的。我现在也似乎觉得他是这副样子。但是，我知道他以为在您小姐面前必须要象操练一样。兵士们在操练的时候，——说实在的，看上去他们倒更象木头人，而不象真人呢。您倒是应该看看和听听他无拘无束时的举止谈吐才对。

明娜 这倒是我应该做的呀！

佛兰切茨卡 大概还在客厅里。我可不可以去和他稍为谈一会？

明娜 我很抱歉地拒绝你得到这种快乐。你得留在这儿，佛兰切茨卡。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你必须在场！——我又想起一件事了。（从手指上取下她的戒指。）呐，把我的戒指拿去，代我保管一下，把少校的那只给我。

佛兰切茨卡 为什么这样做？

明娜 （这时佛兰切茨卡去取另一只戒指。）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似乎觉得，我预料可能要用到它。——有人敲门——快给我！（戴上戒指。）他来了！

第六场

冯·台尔赫姆（穿着原来的衣服。但是在仪表上照佛兰切茨卡所要求的，修饰了一番），明娜，佛兰切茨卡。

冯·台尔赫姆 尊贵的小姐，请原谅我来晚了——

明娜 噢，少校先生，我们别象军人一样地相互对待吧。您已

经来了！而等待一件愉快的事本身也是愉快的。——是吧？（笑嘻嘻地看着他。）亲爱的台尔赫姆，我们刚才不是象孩子吗？

冯·台尔赫姆　是的，象孩子，尊贵的小姐。象孩子那样，应该老老实实服从的时候却反抗起来了。

明娜　我们打算坐马车出去，亲爱的少校，——观光一下这个城市，——然后再去迎接我的舅父。

冯·台尔赫姆　怎么？

明娜　您瞧，连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来得及谈一谈呢。是的，他就在今天要到达这儿了。因为路上发生了意外，我才比他早到了一天。

冯·台尔赫姆　布罗赫沙伯爵吗？他回来了？

明娜　战乱把他赶到了意大利去；和平又把他召了回来。——您别担心，台尔赫姆。虽然，早先我们曾怕他是我们结合的最大障碍——

冯·台尔赫姆　我们的结合？

明娜　他是您的朋友。他听到很多人说了您许许多多好话，不得不相信。他迫不及待地想当面和他唯一的继承人所选择的这个人认识认识。他是作为舅父、保护人、父亲到这儿来把我嫁给您的。

冯·台尔赫姆　哎，小姐，您为什么不看看我的信呢？您为什么不肯看呢？

明娜　您的信？是的，我记起来了，您给过我一封信。佛兰切茨卡，这封信怎样处理啦？我们看过，还是没有看过？您

究竟在信里写了些什么，亲爱的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除了荣誉所命令我写的以外，没有别的。

明娜 那就是，不要抛弃一个爱着您的诚实的姑娘。想必这就是荣誉所命令的。不错，我是该看看这封信的。不过，我信上没有看的，却可以听您讲。

冯·台尔赫姆 是的，您该听我讲——

明娜 不，我其实也不用听您讲了。这不讲也明白。难道您能做出这样的坏事来，如今不要我了吗？您知不知道，这样我一生都会遭到人家唾骂的？我的女同乡们会用手指指着我。——"就是她，"她们会这样说，"这就是冯·巴尔赫姆小姐。她因为有钱，就自以为能得到那个能干的台尔赫姆，好象能干的男人能用钱买到手似的！"她们一定会这样说的，因为她们全都妒忌我。我有钱，这一点她们不能否认；但是她们却不肯承认，我除此之外也是个相当好的姑娘，是配得上她丈夫的。是不是，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是的，是的，尊贵的小姐，从这件事情上，我认识到您的那些女同乡。她们会特别妒忌您嫁给一个名誉扫地、被遣散了的军官，一个残废，一个乞丐。

明娜 难道这一切全是您吗？假如我没记错的话，今天上午我就已经听说过这些了。这里面好坏混杂。让我们一件件进一步来研究一下吧。——您是被遣散的吗？我听您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您的团不过是编入别的团而已。象您这样一个有功绩的人没有留用，是怎么一回事呢？

冯·台尔赫姆 事情该怎样，就是怎样。那些身居高位的大

人先生们都深信，一个士兵出于爱好为他们效劳的是很少的；出于责任心效劳的也不更多；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效劳的。那么，他们还会以为对士兵亏负什么呢？和平使他们把很多象我这样的人看为是多余的。而到临了，在他们看来没有人不是多余的了。

明娜　您这一番话正是男子汉大丈夫所应该说的。对于一个男子汉大丈夫，那些大人先生们也是十分多余的。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多余过。我很感激那些大人先生放弃了他们对一个人的要求，而这个人却是我非常不愿意和他们共有的。——台尔赫姆，我是您的主宰；您不需要再有别的主人了。发现您被遣散了，这样的运气我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呢！可是，您还不仅被遣散呢，您还是别的呢。您还是些什么呢？您说：是一个残废？好吧，（说着从头到脚地向他打量了一番。）您这个残废却还相当完整，身体笔直——看起来还很结实强壮呢。——亲爱的台尔赫姆，假如您想靠着四肢残缺去挨户行乞的话，我敢替您预言，除了碰到象我这样好心肠的姑娘以外，很少人家会开门救济您的。

冯·台尔赫姆　现在我只听到一个爱开玩笑的姑娘在讲，亲爱的明娜。

明娜　而我从您的责备中只听到"亲爱的明娜"这几个字。——我不再开玩笑了；因为我记起来您只是个轻残废。一枪把您的右臂稍微打残了。——但是，一切仔细想想，这也并不那么严重。我以后倒安全多啦，不会挨您打了。

冯·台尔赫姆　小姐！

明娜　您想说：但您是很少很少会挨我打的。得了，得了，亲爱的台尔赫姆，我希望您不至于放任自己到这一步。

冯·台尔赫姆　您要笑，我的小姐。我只叹息我不能和您一块笑。

明娜　为什么不能？您对笑究竟又有什么可反对的呢？难道一个人在笑的时候就不能很严肃吗？亲爱的少校，笑比恼怒更使得我们理智清醒。这一点，拿眼前的事就能证明。您这位嘻嘻哈哈的女朋友判断您的情况要比您自己正确得多。因为您被遣散了，您就说您的名誉扫地；因为您手臂中过一枪，您就自称是个残废。这做得对吗？这不是夸大其词吗？而一切夸大其词都会成为可笑的事，这难道是我的安排？我敢打赌，如果我此刻来审查一下您用的"乞丐"这个词儿，那它一定也是站不住脚的。您也许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掉了您的行装；您存在这家或那家银行里面的钱也许现在一道丧失了；您在军队里所垫出的这一笔或那一笔的款子，也许没有希望再收回来了；但是您因此就算是一个乞丐了吗？即使您弄得一无所有，除了我舅父要带给您的那笔——

冯·台尔赫姆　您的舅父，尊贵的小姐，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的。

明娜　没有什么，除了您曾那样慷慨为我们政府垫出的那两千皮斯脱。

冯·台尔赫姆　尊贵的小姐，您要是看了我那封信可多好呀！

明娜　那么说真的，我看过您那封信了。但是，对这一论点，我从信里看到的却是一个真正的谜。人家不可能借一个高尚的行为来加您一个罪名的。——不过，亲爱的少校，您给我解释解释吧——

冯·台尔赫姆　您总记得，尊贵的小姐，我曾经接到命令，要我在你们邻近的区里，十分严格地募集现金捐款。我当时为了避免采用这种严格的手段，就自己把所缺的款项垫出来了。——

明娜　我当然记得这件事。——在我还没有见到您之前，我就是因为您这一举动而爱上了您。

冯·台尔赫姆　各界人士给了我一张支票，我打算在签订和约的时候，把这张支票登记到其他得到承认的债款账目上去。这张支票是被认为有效的，但是我对它的所有权却成了问题。当我向人家保证，说我曾以现款垫付了这笔钱时，他们却嘲笑地咧咧嘴不相信。他们说这笔钱是贿赂，是各界人士给我的一笔酬报，因为我很快就同意他们付出一笔极小数目的钱，对于这笔钱我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有全权处理。就这样，我失去了这张支票；而假如这张支票兑现的话，那钱也一定不会付给我的。——因此，我的小姐，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我的名誉受到了损伤，而不是因为我被遣散了；至于说到遣散，假如我不被遣散，我也会请求的。——您为什么这样严肃，我的小姐？您干吗不笑？看我倒笑了，哈哈哈！

明娜　噢，别这样笑了，台尔赫姆！我求求您！您这完全是一

种仇恨人类的可怕的笑声！不，您不是一个因为得不到好报而懊悔做了好事的人。不会的，这种倒霉的情况是不会长久拖下去的！总有一天事情的真相会弄个水落石出的。我的舅父和我们政府都会证明——

冯·台尔赫姆　您的舅父！您的政府！哈，哈，哈！

明娜　您真会把我笑死，台尔赫姆！假如您还相信美德和天意的话，台尔赫姆，那您就不会这样笑了！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比您这笑声更可怕的咒骂。——您就让我们设想最坏的后果吧！要是这儿的人一定要误解您，那么在我们那儿是没有人会误解您的。不，我们不可能，我们也不会误解您，台尔赫姆。假如我们政府还有最起码的荣誉感，我相信它会做它所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不了解这又有什么必要呢？台尔赫姆，您就这样设想吧，在一个狂欢的晚上，您把这两千皮斯脱输掉了。王牌对您说来是一张不幸的牌；而后牌（指着她自己。）对您却是更为有利。——请相信我，天意往往会保护正直的人，甚至常常在事先就保护。您这一番举动，虽然使您损失了两千皮斯脱，却使您得到了我。要没有您这一番举动，我根本不会想急于认识您的。您知道，我是未经邀请就去参加了那第一次的宴会的，在那儿，我想可能会遇见您。我完全是为了您去的。我去是抱着决心，一定要爱您，——我那时已经爱上了您！——一定要占有您，即使我发现您长得象那个威尼斯的摩尔人①那样又黑又丑。您并没有长得象他那样

① 威尼斯的摩尔人是指莎士比亚名剧《奥瑟罗》中的主角奥瑟罗而言。

又黑又丑，或许也不象他那样爱妒忌。但是，台尔赫姆，台尔赫姆，您还是有许多地方很象他呀！噢，你们这些粗暴倔强的男人呀，眼睛只是盯住那虚无缥缈的名誉，而对于别的情感却冷酷无情！——您的眼睛看这儿，瞧着我呀，台尔赫姆！（台尔赫姆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若有所思，眼睛注视着一点。）您在想些什么？您没有听我讲话吗？

冯·台尔赫姆 （心不在焉地。）喔，听的！不过，告诉我，我的小姐，那个摩尔人怎么会加入威尼斯的军队呢？他没有祖国吗？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出借给外国呢？——

明娜 （吃了一惊。）您说到哪里去了，台尔赫姆？——现在是我们停止谈话的时候了。——您来吧！（说着就拉住他的手。）——佛兰切茨卡，把马车叫来。

冯·台尔赫姆 （挣脱了明娜，跟着佛兰切茨卡走去。）不，佛兰切茨卡；我没有这种荣幸来奉陪小姐。——我的小姐，您让我至少今天还保持我的理智吧，让我告辞吧。您正一步步逼得我要丧失理智了。我竭力在抗拒着。——但是，在我还没有丧失理智以前，请您听着，我的小姐，我已经坚决地作出了决定，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我的主意。——除非我以后交上了好运，除非我的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除非——

明娜 我不得不打断您的话，少校先生。——这件事我们应该一开头就告诉他才对，佛兰切茨卡。你也不提醒我一声。——我们的谈话一定会大不相同的，台尔赫姆，假如我一开始就把马立南骑士刚才带来的好消息说给您听的话。

冯·台尔赫姆　马立南骑士？他是谁？

佛兰切茨卡　他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人，少校先生，除了——

明娜　别说了，佛兰切茨卡！——他也是一个遣散了的军官，从荷兰的军队里——

冯·台尔赫姆　哈！李考特少尉！

明娜　他肯定地说，他是您的朋友。

冯·台尔赫姆　而我肯定地说，我不是他的朋友。

明娜　他说有一位什么部长曾经私下告诉他，您的事情就快要圆满解决了。一定有一封国王给您的亲笔信正在途中。——

冯·台尔赫姆　李考特怎么会和一位部长在一起呢？——我的那件事一定有什么变化了；因为就在刚才会计官告诉我，国王已经撤消所有于我不利的控告；而我也可以撤回我以前所作的书面誓言，保证在判明无罪以前决不离开此地。——也不过就是这些罢了。——他们想放我一走了事。但是他们想错了；我是不会走的。我宁愿呆在这儿，在这些诽谤我的人的眼前被极度的贫困折磨死——

明娜　顽固的人！

冯·台尔赫姆　我不需要别人的怜悯；我要的是正义。我的名誉——

明娜　象您这样一个男子的名誉——

冯·台尔赫姆　（激昂地。）不，我的小姐，您对于一切事情也许都能判断得很恰当，只有在这件事上，您却不行。名誉不是我们良心的声音，不是少数几个正直人物的证明——

明娜　不是的，不是的，这点我很知道。名誉就是——名誉。

冯·台尔赫姆　总而言之，我的小姐——您没有让我把话讲完呢。——刚才我打算说：假如他们这样可耻地扣住我应得的东西不给我，假如我的名誉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那么，我的小姐，我不能成为您的；因为在世人的眼里，我不配做您的丈夫。明娜·冯·巴尔赫姆小姐应该有一位无可非议的丈夫。一种爱情毫不踌躇地使它的对象遭受轻视，这样的爱情是不足取的。一个男子把自己全部的幸福都依赖在一个女人身上，而不以为耻，这样的男子是不足取的，那女人盲目的柔情——

明娜　您说的全当真吗，少校先生？——（说着突然转过身去。）佛兰切茨卡！

冯·台尔赫姆　希望您不要动气，我的小姐——

明娜　（对佛兰切茨卡旁白。）现在是时候了？你说该怎么办，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我没有主意。不过他的确做得太过份一点。——

冯·台尔赫姆　（走过来打断她们的谈话。）您动气了，我的小姐——

明娜　（讽刺地。）我？一点也没有。

冯·台尔赫姆　假如我不是这样爱您的话，我的小姐——

明娜　（还是用那种声调。）噢，那当然是我的不幸啦！——您听着，少校先生，我也不愿意使您不幸福。——人们必须绝对大公无私地相爱。——我没有更坦白一些，这也很好！也许您的怜悯会赐给我您的爱情所拒绝给我的东西。——（说着慢慢地从手指上脱下戒指。）

冯·台尔赫姆　您这是什么意思，小姐？

明娜　没有什么意思，谁也不想非使对方更幸福，或者更不幸福不可。真正的爱情就是要这样的！我相信您，少校先生；您这么重视名誉，那会误解爱情呢。

冯·台尔赫姆　您在嘲笑，我的小姐？

明娜　这里！您再把这个戒指拿回去吧，您用它曾经对我海誓山盟。（把戒指给他。）一刀两断！就譬如我们不曾相识过！

冯·台尔赫姆　您说什么？

明娜　这使您感到惊异吗？——您拿去，我的先生。——您总不至于仅仅装腔作势吧？

冯·台尔赫姆　（从她的手里接过戒指。）天呵！明娜竟会说出这种话来！——

明娜　您在一种情况下不能成为我的人；可我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不能成为您的。您的不幸只是可能而已；我的不幸却是肯定的了。——再见吧！（欲走。）

冯·台尔赫姆　哪儿去，最亲爱的明娜？——

明娜　我的先生，您现在用这样亲热的称呼，是对我的辱骂。

冯·台尔赫姆　您怎么啦，我的小姐？到哪儿去？

明娜　您别管我。——让我背着您去哭吧，您这骗子！（退场。）

第七场

冯·台尔赫姆，佛兰切茨卡。

冯·台尔赫姆　去哭？叫我别管她？（要去追她。）

佛兰切茨卡　（把他拉回来。）别去，少校先生！您总不至于要追到她卧房里去吧？

冯·台尔赫姆　她的不幸？她不是说到不幸吗？

佛兰切茨卡　当然说的！她不幸失掉了您，在经过了——

冯·台尔赫姆　经过了？经过了什么？你这话中有话。是什么呢，佛兰切茨卡？告诉我，讲吧——

佛兰切茨卡　在她经过了，我是说，——为您牺牲了那么多。

冯·台尔赫姆　为我牺牲？

佛兰切茨卡　您听我简单地说吧。——这——对您倒是一件痛快事，少校先生，就这样地把她甩掉了。——我为什么不该告诉您呢？这件事迟早是保守不了秘密的。——我们是逃出来的！——布罗赫沙伯爵已经剥夺了我们小姐的继承权，因为她不肯嫁给伯爵给她挑选的丈夫。因为这个缘故，她抛弃一切，轻视一切。当时叫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决定来寻找那个我们——

冯·台尔赫姆　我不要再听了！——来，我必须跪在她的脚下。

佛兰切茨卡　您想些什么？您不如走吧，还是去感谢您的好

运——

冯·台尔赫姆　可恶的家伙！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别这样，亲爱的佛兰切茨卡，这不是你的真心话。原谅我话讲得不客气！

佛兰切茨卡　别再留我在这儿了。我得去看看她在做什么。她是多么容易发生意外呀——您走吧！要来您以后再来。（跟着明娜下场。）

第八场

冯·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可是，佛兰切茨卡！——噢，我在这儿等你们！——不，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如果她看到我是真心诚意的话，那她会宽恕我的。——现在我需要你了，忠实的维尔纳！——不，明娜，我不是忘恩负义的！（急忙地退场。）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景：客厅。

冯·台尔赫姆与维尔纳各从两边上场。

冯·台尔赫姆 哈，维尔纳！我到处在找你。你躲到哪儿去了？

维尔纳 我也找您呀，少校先生，找了个半天。——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冯·台尔赫姆 啊，现在我不要听你的好消息；我要你的钱。快，维尔纳，先把你身边所有的都给我，然后再尽量去搞一些来，越多越好。

维尔纳 少校先生？——瞧，我发誓，刚才不是说过："当他自己有钱可以出借的时候，倒反要问我来借钱了。"

冯·台尔赫姆 你总不见得在找借口不借吧？

维尔纳 为了我没法责备他，他是右手把我钱拿去，左手又把钱还我。

冯·台尔赫姆　别耽搁我的时间了，维尔纳！——我是怀着好意，要还你钱的，可是什么时候还，怎么个还法？——那只有天知道了！

维尔纳　照这么说，您还不知道王家金库已经接到命令要把您的钱付还给您吗？这个消息我刚从——

冯·台尔赫姆　你在乱说些什么？你听信人家骗你的话？你难道不知道，假如这是真的话，那我就一定会第一个得到消息？——别噜苏，维尔纳，钱！钱！

维尔纳　那好吧，我很高兴！这里有钱！——这是一百个金路易，这是一百个德克。——

（把两份全给他。）

冯·台尔赫姆　维尔纳，把这一百个金路易拿去给朱斯特。叫他马上把我今天早晨押掉的戒指赎回来。——可是，你到哪儿再去搞些钱来呢，维尔纳？——我还需要很多呢。

维尔纳　这您交给我办好了。——那个买我庄园的人就住在城里。虽然付款日期是在十四天以后，但是他钱已经准备好了，只要让他扣个一分半分的利钱——

冯·台尔赫姆　那么好吧，亲爱的维尔纳！——你明白，现在我只有找你帮忙吗？——我也应该把事情全告诉你。你刚才在这儿看到的——那位小姐，——是很不幸的——

维尔纳　噢，真可怜！

冯·台尔赫姆　但是明天她就要成为我的妻子——

维尔纳　噢，真高兴！

冯·台尔赫姆　而后天呢，我就和她离开此地。我可以走；我

要走。我宁愿抛弃这儿的一切！谁知道，也许别的地方有好运在等待着我呢。假如你愿意的话，维尔纳，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再到军队里去服务。

维尔纳　真的吗？——可是，要到有战争的地方去啊，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还有别的地方吗？——走吧，亲爱的维尔纳，这事我们以后再谈。

维尔纳　喔，我亲爱的好少校！——后天？为什么不明天呢？——我会把一切都准备妥当的。——在波斯，少校先生，有一场精采的战争；您的意见怎样？

冯·台尔赫姆　这我们要考虑考虑；现在走吧，维尔纳！——

维尔纳　万岁！赫拉克留斯王子万岁！（下。）

第　二　场

冯·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我现在怎样呢？——我的整个灵魂都充满了新的活力。我自己的不幸把我弄得意志消沉，使我变得脾气暴躁，目光短浅，做事战战兢兢，马马虎虎；她的不幸却使我振作起来，现在我又看清楚我的周围了，我觉得，我愿意，并且也有能力为她做任何事情——我还呆在这里干吗？（打算向明娜的房间走去，刚巧碰到佛兰切茨卡从里面出来。

第 三 场

佛兰切茨卡，冯·台尔赫姆。

佛兰切茨卡　真的是您啊？我刚才觉得，好象听到了您说话的声音。您有什么事，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我有什么事？——你的小姐现在做什么？——来！——

佛兰切茨卡　她正想坐车出去。

冯·台尔赫姆　一个人去吗？不和我一起？到哪儿去？

佛兰切茨卡　难道您忘了吗，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你真糊涂吗，佛兰切茨卡？——刚才我触怒了她，她生气了。现在我要去求她原谅，她一定会原谅我的。

佛兰切茨卡　什么？——在您把戒指拿回去以后，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哈！——那是我一时糊涂做出来的。——现在我才又想起这只戒指来。——我把它放到哪儿去了？——（找寻戒指。）在这儿。

佛兰切茨卡　是这只戒指吗？（当他把戒指重又放回袋中去时，她旁白。）他要把这戒指仔细瞧瞧才好呢！

冯·台尔赫姆　她用愤激的话强迫我把戒指拿回去——可是，我已经忘了她这些愤激的话。一颗充满情爱的心是不计较言语的。——不过，她任何时候也不会拒绝把戒指

再拿回去的。——我这儿不是还有着她那只吗？

佛兰切茨卡　她正等着您把戒指还给她呢。——她的戒指在哪儿呢，少校先生？拿出来让我看看吧。

冯·台尔赫姆　（窘迫不安。）我——忘了戴在手指上了。——朱斯特——朱斯特马上就会把它拿来。

佛兰切茨卡　这两只戒指大概很相象吧；让我看看她那只；我很喜欢看这种玩意儿。

冯·台尔赫姆　以后再给你看吧，佛兰切茨卡。现在来——

佛兰切茨卡　（旁白。）他竟想要坚持到底，不让人家把他从错误中拉出来。

冯·台尔赫姆　你说什么？错误？

佛兰切茨卡　我说，假如您认为我的小姐仍旧配得上您，那您就错了。她自己根本就没有多少财产；只要她的保护人在这上面稍微为自己打算一下，她的财产可能就会全部完结。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舅父身上；可是这位残忍的舅父——

冯·台尔赫姆　别管她舅父！——难道我还不够格补偿她一切吗？——

佛兰切茨卡　您听！她在打铃叫我；我得进去。

冯·台尔赫姆　我同你一起去。

佛兰切茨卡　天呀，千万做不得！她特意禁止我跟您说话。至少您得比我晚一些进去。——（进去。）

第 四 场

冯·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在佛兰切茨卡后面叫她。）替我通报一下，——替我说说好话，佛兰切茨卡！我跟着就来！——我等会儿跟她说什么呢？——只要心里有话可说，就不用先做准备。——只有一件事情，可能需要仔细考虑一下：那就是她这样迟疑、踌躇地不肯在她不幸的时候投到我的怀抱；她这样热忱地向我夸耀那因我而丧失的幸福。要在她本人面前来消除对于我的名誉的怀疑，对于她自己的身价的怀疑，要在她本人面前——我自己是已经不怀疑了！——哈！她来了。——

第 五 场

明娜，佛兰切茨卡，冯·台尔赫姆。

明娜 （走出来时，好象没注意到少校似的。）马车是不是在门口了，佛兰切茨卡？——把我的扇子拿来！——

冯·台尔赫姆 （向她走去。）到哪儿去，我的小姐？

明娜 （假装很冷淡的样子。）出去，少校先生。——我猜到您为什么又劳神到这儿来：也是来还我戒指的。——很好，少校

先生；请您把它交给佛兰切茨卡。——佛兰切茨卡收下少校先生的戒指吧！——我不能耽搁时间了。(要走。)

冯·台尔赫姆 (拦住她。)我的小姐！——哎，我听见的是怎样的事啊，我的小姐！我不值得您这样爱我。

明娜 什么，佛兰切茨卡？你已经对少校先生——

佛兰切茨卡 全都说了。

冯·台尔赫姆 别生我的气，我的小姐。我不是骗子。在世人看来，您为我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在我看来，您并没有。在我看来，您从这个损失当中得到了不可估量的收获。这个损失对您说来是太突然了；您怕它会给我一个不好的印象；您想暂时把这件事瞒着我。我不怪您这样地不信任我。这完全是为了要得到我。您这种愿望值得我骄傲！您见到我自身也遭到了不幸，于是您不想使我忧上加忧。您不知道，对我说来，您的不幸要远比我自己的重要得多。

明娜 这全都很好，少校先生！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木已成舟。我已经解除了您的义务；您也拿回了您的戒指——

冯·台尔赫姆 我是一点都不情愿的！——恰恰相反，现在我感到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义务。——您是我的，明娜，永远是我的。(从袋里拿出戒指。)这儿，您第二次收下这只戒指吧，它是我忠实的保证。——

明娜 我再收下这只戒指？这只戒指？

冯·台尔赫姆 是的，最亲爱的明娜。是的！

明娜 您要我做什么？收下这只戒指？

冯·台尔赫姆 这只戒指您第一次从我手里收下的时候，我们两人的处境是相似的，并且都很幸福。现在您不再幸福了，但我们彼此又是相似的。门当户对永远是爱情最牢靠的纽带。——请允许我，最亲爱的明娜！——(抓住她的手想替她戴上戒指。)

明娜 怎么？用暴力，少校先生？——不，世界上没有任何暴力能逼迫我再收回这只戒指！——难道您以为我缺少一只戒指吗，——噢，您不是看到(指指她自己的戒指。)我这儿还有一只，它绝不比您那只差吗？——

佛兰切茨卡 他还没有发觉出来呢！——

冯·台尔赫姆 (放下她的手。)这是什么？——我看得见冯·巴尔赫姆小姐，但听不见她的声音。——您在装模作样，我的小姐。——请原谅我借用您说过的话。

明娜 (恢复原来的语调。)这句话得罪了您吗，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这句话使我伤心。

明娜 (感动。)我的本意倒不是这样的，台尔赫姆，——请您原谅我，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哈，这种亲切的语调告诉了我您又恢复原状了，我的小姐；您还在爱我，明娜。——

佛兰切茨卡 (破口而出。)玩笑再开下去，就要过份了。——

明娜 (专横地。)佛兰切茨卡，我请你别多管闲事！——

佛兰切茨卡 (旁白，惊异地。)还没有开够吗？

明娜 是的，我的先生，我这样假装冷淡和傲慢完全是出于女人的虚荣心。去它的吧！您应该看到我和您是一样的真诚。

——我还爱您，台尔赫姆，我还爱您；可是尽管如此——

冯·台尔赫姆　别再讲下去了，亲爱的明娜，别再讲下去了！

（重又抓住她的手，想替她戴上戒指。）

明娜　（把手缩回去。）尽管如此，——我却更加坚决，不许这样的事重演；绝对不许！您想到哪里去了，少校先生？——我认为您自己已经是够不幸的了。——您必须留在这儿；您必须把名誉完完整整地——强夺回来。我在仓促之间找不到别的字眼。——强夺，——哪怕您在那些诽谤者的眼前被极度的贫困折磨而死！

冯·台尔赫姆　当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恼恨和压抑着的怒气象阴云似地笼罩着我整个的心灵；爱情本身虽然发射极其光辉灿烂的幸福光芒，但却不能照亮我阴暗的心灵。但是爱情派出了她的女儿——怜悯，她和忧伤更为知己，因此驱散了我心灵上的阴影，重又给柔情的感触打开了我心灵上每一条通道。因为我有比我自身更为珍贵的东西要保护，而且必须由我来保护，我那自卫的动力便觉醒过来了。我的小姐，“怜悯”这个字眼，请您听了不要感到不高兴。从我们两人不幸这个无辜的原因出发，我们可以毫不自卑地听听这个字眼。我就是这个不幸的根源；由于我，明娜，您失去了亲戚和朋友，财产与故国。您一定得通过我，并在我身上重新得到这一切，否则我将因毁了您这样一个最可爱的女性而心中难受。别让我想到将来自己要怨恨自己吧。——不，什么也留不住我在这儿。从这一

时刻起，我将不以别的，而只以轻视来对待我所受到的不平。难道这个国家就是世界吗？难道太阳只在这儿升起来吗？我哪儿不能去？哪一行职业人家会拒绝我？如果我迫不得已要到最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您尽管鼓起勇气跟我去吧，亲爱的明娜；我们什么也不会缺少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愿意帮助我。——

第 六 场

一个传令兵，冯·台尔赫姆，明娜，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看见了这个传令兵。）嘘！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对传令兵。）您找谁？

传令兵　我找冯·台尔赫姆少校。——啊，就是您本人。我的少校先生，我奉命把这封国王陛下的信（从公事包里拿出信。）交给您。

冯·台尔赫姆　给我？

传令兵　按照这封信上的姓名——

明娜　佛兰切茨卡，你听到了没有？——那个李考特骑士说的倒是实话！

传令兵　（当台尔赫姆把信接过去的时候。）请原谅我，少校先生；本来您昨天就应该收到这封信了，但是我没办法找到您。直到今天早晨操练的时候，我才从李考特少尉那儿打听到您的住址。

佛兰切茨卡　您听到了没有，尊贵的小姐？——这就是李考特骑士的部长。——“那个部长叫什么，在那边，在那广场上的？”——

冯·台尔赫姆　我十分感激您费神。

传令兵　这是我的职责，少校先生。（退场。）

第　七　场

冯·台尔赫姆，明娜，佛兰切茨卡。

冯·台尔赫姆　啊，小姐，我这儿拿着的是什么？这封信里写的是什么？

明娜　我没有权利好奇到这种地步。

冯·台尔赫姆　怎么？您还是要把我的命运和您的隔开来吗？——但是我为什么还犹豫着不拆开信呢？——这封信不会使我比现在更不幸的；不，最亲爱的明娜，这封信不会使我们更不幸的；——说不定会使我们更幸福呢！——请允许我，小姐！（他拆开信，在看，这时旅馆老板偷偷地从幕内上。）

第　八　场

旅馆老板，前场人物。

旅馆老板　（向佛兰切茨卡。）嘘！我的好孩子！跟你说一句话！

佛兰切茨卡 (走近旅馆老板。)老板先生?——说真的,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信里写些什么呢。

旅馆老板 谁要知道信里写些什么?——我是为那只戒指来的。尊贵的小姐一定要立刻把它还给我。朱斯特等在那儿,要赎回去呢。

明娜 (这时也走近旅馆老板。)您告诉朱斯特好啦,戒指已经赎回了;您并且告诉他是谁赎的;是我。

旅馆老板 不过——

明娜 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您去吧!(旅馆老板退场。)

第九场

冯·台尔赫姆,明娜,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尊贵的小姐,您现在可以和可怜的少校言归于好了。

明娜 噢,看你这和事佬!好象这疙瘩就不会马上自己解开似的。

冯·台尔赫姆 (看完信之后,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哈!他在信里也没有使我失望!——噢,我的小姐,多么公正呀!——多么仁慈呀!——这比我所期望的还要多!——比我应得的还要多!——我的幸福,我的名誉,全都恢复了!——我总不是在做梦吧?(又看信,好象要再证实一次。)不,这不是我的愿望所产生出来的幻觉!您亲自看吧,我的小姐,您亲自看吧!

明娜　我不能这样放肆无礼，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放肆无礼？这封信是给我的；是给您的台尔赫姆的，明娜。信里面——有您舅父不能从您那儿拿走的东西。您一定要看看这封信；您看吧！

明娜　如果这会使您感到高兴的话，少校先生——（拿信读。）

我亲爱的冯·台尔赫姆少校：

兹通知您，那件使我颇为关心您名誉的事情现已查明真相，结果对您颇为有利。我的弟弟对此事的详情颇为了解，他的凭证强有力地证明了您是无罪的。我已命令王家金库将那张支票发还给您，并付还您的垫款。同时我也命令撤消军需部对您的一切控告。请告诉我您的健康情况是否允许您重新担任军职。我不能免除象您这样一个勇敢而善良的人的职务。我是您仁慈的国王某某

冯·台尔赫姆　呐，我的小姐，您说这封信怎么样？

明娜　（折好信还给他。）我？没什么可说的。

冯·台尔赫姆　没什么可说？

明娜　要说的是：您的国王是一个大人物，大概也是一个好人。——可是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他又不是我的国王。

冯·台尔赫姆　其他您就没有可说的吗？关于我们自己也没有可说的吗？

明娜　您又要去为他服役了；这位少校先生会升为中校的，说不定还要升为上校呢。我衷心地祝贺您。

冯·台尔赫姆　您难道就不能更好地了解我吗？——不，因为

幸福归还给我的东西绰绰有余，能满足一个有理智的人的愿望，因此这全要由我的明娜一个人来决定，除她以外，我是否还该属于别人呢。我整个一生将仅仅为她一个人服务！为大人物服务是危险的，并且值不得去忍受由此所招来的辛苦、束缚和屈辱。明娜不是那种爱虚荣的女人，只爱丈夫的官衔和地位。她会为了我本人而爱我，而我为了她愿意把整个世界抛到九霄云外。我从军是出于一种偏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政治原则，而是出于一时的念头，认为每一个正直的人，短时期尝试一下这种职业，熟悉一切危险的事物和学会冷静与坚定，是有好处的。除非迫不得已，我不会把这种尝试变成我固定的生活方式，把这个暂时的工作变成我终身的职业。可是如今没有什么东西强迫我这样做，如今我全部的奢望就是仅仅想成为一个安静而知足的人。我将以这样一个人同您，亲爱的明娜，永不分离；我将以这样一个人同您在一起，永不改变。——明天就让这最神圣的姻缘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将在整个广阔的世界中寻找一个最安静、最快乐、最幸福的地方，那儿要成为天堂就只缺一对快活的夫妇了。我们将住在那儿；——在那儿，每天——您怎么啦，明娜？

（明娜不安地把身子转来转去，想掩饰她那深受感动的情绪。）

明娜　（控制住自己。）您太残酷了，台尔赫姆，您把我不得不放弃掉的幸福向我描绘得这样动人。我的损失——

冯·台尔赫姆　您的损失？——您说的损失是什么呢？凡是明

娜所能损失的都不是明娜本身。您仍旧是天下最甜蜜、最可爱、最妩媚、最好的人；充满善良和义气，充满纯洁和欢乐！——有时您要点小脾气，有时您有点固执——这更好！这更好！不然明娜将成为一个天使，我只能怀着敬畏的心来尊敬她，而不敢爱她了。（拿起她的手想吻。）

明娜 （缩回她的手。）不要这样，我的先生！——怎么一下改变得这样？——难道这个会奉承而又热情的爱人就是冷酷的台尔赫姆吗？——难道只有他那重返的好运才能使他这样热情奔放吗？——他允许我，在他热情突然激荡的片刻，为我们两人仔细考虑一番。——当他自己还能考虑的时候，我听到他这样说过：一种爱情毫不踌躇地使它的对象遭受轻视，这样的爱情是不足取的。——对；不过我也一心要象他那样，得到一种同样纯洁而高尚的爱情。——现在，当荣誉在召唤他，当一个伟大的君王在争取他的时候，我能允许他同我浸沉在热恋的梦幻中吗？能让一个有声誉的战士蜕变成一个轻薄的情人吗？——不能，少校先生，您去追随您那更好的命运的召唤吧——

冯·台尔赫姆 那好吧！假如您觉得这广阔的世界更美丽的话，明娜，——好吧！那么就让我们留在这广阔的世界上吧！——这广阔的世界是多么狭小，多么贫困呀！——您只认识到它表面的浮华。——不过，明娜，您一定会——好吧！话就说到这儿！您的优点是不会缺人赞美的，而我的幸福也不会无人羡慕的。

明娜 不，台尔赫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示您回到广

阔的世界上去，走上光荣的途程，我并不想跟随你去！——在那儿，台尔赫姆需要一个无可厚非的妻子！一个私奔出来硬想委身于他的萨克逊小姐——

冯·台尔赫姆 （暴躁而激怒地看了看周围。）谁敢说这种话？——啊，明娜，当我想到说这话的不是您而是别人的时候，我害怕起我自己来了。我对他会感到极大的愤怒的。

明娜 您瞧！我所忧虑的正是这一点。您不能容忍别人对我最轻微的嘲笑，而您却得天天领受着最大的痛苦。——总之，台尔赫姆，您听着吧，凡是我下定决心的事情，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的——

冯·台尔赫姆 在您讲这话之前，小姐，——我求求您，明娜！——在您判定我的生死之前，您再考虑一下吧！——

明娜 用不着再考虑了！——我既然真的把那只您以前用来对我山盟海誓的戒指还给了您，您既然真的拿回了那只戒指，那么不幸的明娜也真的永远不会成为幸福的台尔赫姆的妻子了！

冯·台尔赫姆 您就这样判决了我死刑吗，小姐？

明娜 门当户对是爱情唯一牢靠的纽带。——幸福的明娜只希望为了幸福的台尔赫姆而生活。即使明娜遭到了不幸，她也会终于被说服，亲自来分担她朋友的不幸，不论这不幸是增加了，或是减少了。——他一定看得出，在这封重又破坏了我们之间一切相等情况的信来到之前，我只不过外表上假装拒绝您罢了。

冯·台尔赫姆 这是真的吗，我的小姐？——谢谢您，明娜，

您还没有判决我死刑。——您只肯要不幸的台尔赫姆？可以得到他的。(冷淡地。) 我正觉得，现在来接受这个迟到的公平处理是不高尚的；我最好是根本不讨回被这样可耻的怀疑所剥夺的东西。——对的，我可以当做没有收到这封信。这就是我对这封信的全部答复和行动！(欲撕信。)

明娜 (抓住他的手。) 您要干什么，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要占有您。

明娜 您住手！

冯·台尔赫姆 小姐，要不是您很快就改变了您的意见，这封信一定早给撕掉了。——那么让我们再看看，您还有什么反对我的地方！

明娜 怎么？这样一副腔调？那么我应该，我必须在我自己的心目中变得可卑吗？绝对不！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全部幸福依靠在一个男人盲目的柔情上而不以为耻，这样的女人是个下贱坯！

冯·台尔赫姆 不对，根本不对！

明娜 您竟敢叱责由我嘴里说出来的您自己讲过的话？

冯·台尔赫姆 诡辩家！那么每一桩不适合于强者的行为都会败坏你们弱者的名誉吗？那么叫男人去做每一桩适合于女人的事情吗？到底大自然是指定男人来支持女人，还是女人来支持男人呢？

明娜 您放心吧，台尔赫姆！——如果我必须谢绝您的保护，我也不会完全没有保护的。我仍旧能够得到所需要的足够的保护。我已经派人向我们公使通报过了。他今天还

要召见我。希望他会照顾我。时间过得真快。请您原谅我，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我要陪您去，尊贵的小姐。——

明娜　不用了，少校先生；您让我——

冯·台尔赫姆　还不如叫您的影子离开您吧！我的小姐，您愿意到哪儿，您愿意找谁，尽管去吧。我要到处告诉熟人和生人，天天当您面讲上一百遍，您和我结下了怎样的姻缘，出于怎样残酷的固执，您又想来拆散这段姻缘——

第十场

朱斯特，前场人物。

朱斯特　（慌慌忙忙。）少校先生！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什么事？

朱斯特　您快过来，快！

冯·台尔赫姆　找我干什么？你过来！讲吧，什么事？

朱斯特　您听着——（秘密地向台尔赫姆耳语。）

明娜　（向佛兰切茨卡旁白。）你看到了没有，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噢，您这狠心肠的人！我呆在这儿象坐针毡啊！

冯·台尔赫姆　（对朱斯特。）你说什么？——这不可能！——她？（这时恶狠狠地盯着明娜。）——大声讲出来；当她面讲！——您听着，我的小姐！

朱斯特　旅馆老板说，冯·巴尔赫姆小姐把我押给他的那只戒

指拿去了；她认出那只戒指是她的，并且不肯归还了。——

冯·台尔赫姆　这是真的吗，我的小姐！——不，这不可能是真的！

明娜　（微笑。）为什么不可能呢，台尔赫姆？——为什么不可能是真的呢？

冯·台尔赫姆　（激烈地。）照这么说，这是真的！——我一下恍然大悟了，这是多么可怕呀！现在我认识您了，您这个虚伪的人，不忠实的人！

明娜　（吃惊。）谁？这个不忠实的人是谁？

冯·台尔赫姆　您，这个我不愿再叫名字的人！

明娜　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您忘了我的名字吧！——您到这儿来是存心和我解约的。这很明显！——没想到偶然的事情会这样乐意帮助没有信义的人！它使您的戒指又回到了您的手里。您晓得用诡计又把我的戒指归还给我。

明娜　台尔赫姆，您看见什么鬼了！冷静些，您听我说。

佛兰切茨卡　（自语。）现在她自作自受了！

第十一场

维尔纳（拿了一袋金币上场），冯·台尔赫姆，明娜，佛兰切茨卡，朱斯特。

维尔纳　我来了，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看也没看他。）谁要你来的？——

维尔纳　钱拿来了！这儿是一千个皮斯脱！

冯·台尔赫姆　我不要这些钱！

维尔纳　明天，少校先生，您可以拿到比这多一倍的钱。

冯·台尔赫姆　留着你的钱吧！

维尔纳　这是您的钱呀，少校先生。——我看您是不知道您在跟谁说话吧？

冯·台尔赫姆　我跟你说，把钱拿走！

维尔纳　您这是怎么啦？——我是维尔纳呀。

冯·台尔赫姆　一切善意都是虚伪，一切殷勤都是欺骗。

维尔纳　指我说的？

冯·台尔赫姆　随你的便！

维尔纳　我只不过执行了您的命令。——

冯·台尔赫姆　那么，再服从我这个命令，滚开！

维尔纳　少校先生！（生气地。）我是个人呀——

冯·台尔赫姆　那你还算好！

维尔纳　我也会发脾气的——

冯·台尔赫姆　好呀！脾气是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

维尔纳　我请求您，少校先生，——

冯·台尔赫姆　要叫我告诉你多少遍呀？我不要你的钱！

维尔纳　（愤怒地。）好，那么谁要就给谁吧！（说着就把钱袋摔在地上，走到一边去。）

明娜　（对佛兰切茨卡。）哎，亲爱的佛兰切茨卡，我该听你的话才是。我把玩笑开得太过份了。——但是只要他肯听我说

就好了——(向台尔赫姆走去。)

佛兰切茨卡 (没有回答明娜,走向维尔纳。)卫队长先生!——

维尔纳 (不高兴地。)滚开!——

佛兰切茨卡 啊呀!你们这些男人怎么啦!

明娜 台尔赫姆!——台尔赫姆!(台尔赫姆愤怒得在咬自己的手指甲,把脸转过去,不听明娜说话。)不,您这样太过份了!您听我说呀!——您误解了!——这完全是一个误会,——台尔赫姆!您不肯听您的明娜说话吗?——您能这样怀疑我吗?——我想和您解除婚约?——我是为了这事到这儿来的?——台尔赫姆!

第十二场

两个仆人(一先一后自两边跑上场),前场人物。

第一个仆人 尊贵的小姐!伯爵大人到!——

第二个仆人 他来了,尊贵的小姐!——

佛兰切茨卡 (跑到窗前。)是他!是他!

明娜 是他吗?噢,快些吧,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突然恢复原状。)谁?——谁来了?您的舅父,小姐?这个残酷的舅父?——您尽管让他来好了,让他来好了!——您别怕!绝不许他对您有一点侮辱。他得跟我打交道。——虽然您是不值得为我——

明娜 您快拥抱我呀,台尔赫姆,把刚才的一切都忘了吧——

冯·台尔赫姆 啊，要是我知道您会后悔的话就好了！——

明娜 不，我能看透了您的整个心灵，我是不会后悔的！——啊，您是这样的一个人呀！——拥抱您的明娜，您的幸福的明娜吧！可是没有比得到了您更幸福的了！（扑到他怀中。）现在，去迎接他吧！——

冯·台尔赫姆 迎接谁？

明娜 您不认识的那个最好的朋友。

冯·台尔赫姆 怎么？

明娜 就是伯爵，我的舅父，我的父亲，也是您的父亲。——什么我私奔啦，他气愤啦，我失掉继承权啦；——您难道没听出来这全是捏造的吗？——您这个轻信人言的骑士啊！

冯·台尔赫姆 捏造的？可是那只戒指呢？那只戒指呢？

明娜 我还给您的那只戒指放在哪儿呀？

冯·台尔赫姆 您要再收回去吗？——啊，这样我就幸福啦！——在这儿，明娜！——（从口袋里掏出来。）

明娜 那么您先看看这只戒指！——噢，这些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的人是多么盲目呀！——这到底是哪一只戒指？您给我的那只，还是我给您的那只？这可不就是我不肯留在旅馆老板手里的那只吗？

冯·台尔赫姆 天呀！我看到什么啦？我听到什么啦？

明娜 现在要不要我再把戒指拿回来呢？要不要？——您把戒指拿来，您把戒指拿来！（从他手里夺过戒指，又亲自把戒指戴在他手指上。）怎样？一切都对吗？

冯·台尔赫姆 我这是在哪儿？——（吻她的手。）噢，您这个坏

良心的天使！这样折磨我！

明娜　这是为了试演一下，我亲爱的丈夫，叫您以后再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否则我一定也回敬您一个玩笑。——您想想看，您不是也折磨了我吗？

冯·台尔赫姆　你们这两个喜剧演员！我该早就认出你们才是。

佛兰切茨卡　不，实在的，我是不适于当喜剧演员的。刚才我浑身发抖，打哆嗦，并且不得不用手捂住我的嘴。

明娜　我扮演这个角色也并不容易呀。那么现在您就来吧！

冯·台尔赫姆　我还没能清醒过来呢。——我是多么快活呀，多么担心呀！我就这样从一场恶梦中突然醒过来了！

明娜　我们耽搁久了。——我听见他来了。

第十三场

布罗赫沙伯爵（由数名仆人及旅馆老板陪同上场），前场人物。

伯爵　（正跨进屋。）我想她总是平安到达的吧？

明娜　（跑过去迎接他。）啊，爸爸！——

伯爵　我来了，亲爱的明娜！（拥抱她。）可是，怎么，孩子？（看见台尔赫姆。）到这儿才二十四小时，就已经交了朋友，有了来往啦？

明娜　您猜猜看，这是谁？——

伯爵　总不会是你的台尔赫姆吧？

明娜　除了他还会是谁呢？——您过来，台尔赫姆！（把他引到伯爵面前。）

伯爵　我的先生，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但是我第一眼看到您，相信就认出了您。我希望您就是他。——拥抱我吧。——我极为尊敬您。我很愿意和您交朋友。——我的外甥女，我的女儿爱您——

明娜　这您是知道的，爸爸！——我的爱情是盲目的吗？

伯爵　不，明娜，你的爱情不是盲目的；可是你的爱人——是一个哑巴。

冯·台尔赫姆　（扑到伯爵怀里。）您让我清醒过来吧，爸爸！——

伯爵　这样才对，我的孩子！我听得出；如果你的嘴巴不能讲，你的心却能讲。——我平常是不大喜欢穿这种制服的军官的。（指着台尔赫姆的制服。）但您是一个正派人，台尔赫姆；而一个正派人随便他穿什么衣服，都应当受到人家的爱慕。

明娜　噢，要是您全知道的话！——

伯爵　有什么阻挡我，不让我全知道呢？——我的房间在哪里，老板先生！

旅馆老板　请大人劳驾这边走吧。

伯爵　来，明娜！您来吧，少校先生！（同旅馆老板及众仆人退场。）

明娜　来吧，台尔赫姆！

冯·台尔赫姆　我等一刻就跟您来，我的小姐。还要先和这个人说一句话！（转向维尔纳。）

明娜　并且是一句好话；我觉得，您有这个必要。——佛兰切

茨卡，对吗？（跟着伯爵退场。）

第十四场

冯·台尔赫姆，维尔纳，朱斯特，佛兰切茨卡。

冯·台尔赫姆 （指着维尔纳丢在地上的那只钱袋。）这儿，朱斯特！——把钱袋拾起来，拿回家去。去吧！——

（朱斯特拾起钱袋，退场。）

维尔纳 （他还一直愁眉苦脸地站在墙角，象是心不在焉，这时听见了这句话。）这就对啦！

冯·台尔赫姆 （走到他面前，亲切地说。）维尔纳，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另外那一千个皮斯脱？

维尔纳 （立刻又高兴起来。）明天，少校先生，明天。——

冯·台尔赫姆 我用不着做你的债务人；可是我愿意做你的私人账房。你们这些好心肠的人都应该有一个监护人。你们是些浪费金钱的人。——刚才我把你触怒了，维尔纳！——

维尔纳 天地良心，这倒是真的！——可是我也不该是这么一个傻瓜呀。现在我完全明白了。我该挨一百下鞭子。您尽管打我一百下吧；只是不要再发脾气了，亲爱的少校！——

冯·台尔赫姆 发脾气？——（握住维尔纳的手。）你可以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所有无法告诉你的话！——哈！谁能有一个

比我更好的妻子和更忠实可靠的朋友，我倒要看看这个人！佛兰切茨卡，对吗？——（退场。）

第十五场

维尔纳，佛兰切茨卡。

佛兰切茨卡　（自言自语。）是的，他实在是一个老好人！——这样的人我以后再也找不到了。——必须讲出来！（羞答答地走到维尔纳面前。）卫队长先生——

维尔纳　（正在擦拭眼睛。）怎么？

佛兰切茨卡　卫队长先生——

维尔纳　什么事呀，小姑娘？

佛兰切茨卡　请你看着我，卫队长先生。——

维尔纳　我不行呀；不知道什么东西跑到我眼睛里去了。

佛兰切茨卡　那你就看着我吧！

维尔纳　我怕我已经看你看得太多了，小姑娘！——好，我就看着你吧，究竟什么事呀？

佛兰切茨卡　卫队长先生——你不要一个卫队长太太吗？

维尔纳　你这是真话吗，小姑娘？

佛兰切茨卡　完全真心话！

维尔纳　你也愿意跟我去波斯吗？

佛兰切茨卡　随便你去什么地方！

维尔纳　真愿意？——嘿！少校先生！别说大话！现在我至

少也得到了一个跟你一样好的姑娘和一个跟你一样忠实可靠的朋友了！把你的手给我①，小姑娘！一言为定！十年之后，你不成为一位将军夫人，就成为一个寡妇！

——剧终

① 这里的意思是和我订婚吧！

爱米丽雅·迦洛蒂

商 章 孙 译

人　　物

爱米丽雅·迦洛蒂

奥多雅多·迦洛蒂
克劳迪雅·迦洛蒂 } 爱米丽雅的父母。

赫托勒·贡扎加——瓜斯塔拉省的亲王。

玛里内利——亲王的侍卫大臣。

卡米洛·罗塔——亲王的顾问之一。

孔蒂——画家。

伯爵阿皮阿尼

伯爵夫人奥尔西娜

安杰洛及侍从数人

第　一　幕

布景：亲王的一间办公室。

第　一　场

亲王坐在堆满了信札和文件的写字台旁边，随意翻阅。

亲王　状子，尽是状子！请愿书，尽是请愿书！——这些叫人发愁的公事；别人还羡慕我们呢！——我相信，假如我们能够帮助世界上所有的人，那我们就值得人们羡慕了。——爱米丽雅吗？（他再翻开一封请愿书，看看上面的签名。）一个爱米丽雅吗？——但是这是爱米丽雅·布鲁内希——不是迦洛蒂。不是爱米丽雅·迦洛蒂！——这个爱米丽雅·布鲁内希想要求什么？（阅读。）她要求得很多，非常之多。——不过她叫爱米丽雅。我就批准吧！（签字，按铃，接着进来一个侍从。）前厅里大概还没有一位顾问来过吧？

侍从　没有。

亲王　我起得太早了。——早晨这样美。我要驾车出去逛逛。

我要玛里内利侯爷陪伴我。派人喊他来。(侍从出。)——我再也不能工作了。——我刚才是那样地安静，我想，我是那样地安静——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可怜的布鲁内希名叫爱米丽雅的：——我的一切安静都完了！——

侍从 (又进来。)已经派人去请侯爷了。这儿有一封伯爵夫人奥尔西娜的信。

亲王 奥尔西娜的信吗？把它放在桌上吧。

侍从 信差在等回信呢？

亲王 如果需要回信，我会派人送去。——她住在哪儿？住在城里？还是住在她的别墅里？

侍从 她是昨天来到城里的。

亲王 那就更糟了——我本来想说，那就更好了。那么信差更用不着等回信了。(侍从出。)我亲爱的伯爵夫人呀！(沉痛地，把信拿在手里。)就算看过了吧！(又把信放下。)——不错，我曾经相信我爱她！一个人什么事不会相信呢？或者说不定，我曾经也真心爱过她。但是——这是过去的事情了！

侍从 (再一次进来。)画师孔蒂要见殿下——

亲王 孔蒂吗？好的，让他进来。——这可以使我想想别的事情。——(站起来。)

第 二 场

孔蒂，亲王。

亲王 早安，孔蒂。您日子过得怎么样？艺术搞得怎么样？

孔蒂 王爷，搞艺术是为了面包。

亲王 艺术不必这样，艺术不应当这样——在我小小的管辖区域里一定不会这样。——可是艺术家也得要有工作的意志。

孔蒂 工作吗？这本来是他的兴趣。不过工作得太多，也会损坏他艺术家的名誉。

亲王 我并不是说工作量要很多，我是说要多工作：工作量可以少一点，可是要努力工作。——您不是空着一双手来的吧，孔蒂？

孔蒂 您吩咐我画的那幅像，我带来了，王爷。此外还带来一幅王爷没吩咐我画的像；因为这幅像是值得一看的——

亲王 吩咐您画的是哪一幅？——我简直想不起来了——

孔蒂 伯爵夫人奥尔西娜。

亲王 不错！——不过您把我的委托拖得稍久了。

孔蒂 我们漂亮的夫人们不是每人都让我们画像的。伯爵夫人三个月只决定坐下来让我画一次。

亲王 那两幅画像现在在哪儿？

孔蒂 在前厅。我去把它们拿来。

第 三 场

亲王。

亲王　她的像！——好吧！——她的像可不是她本人。——也许我在她的像上会重新发现我在她本人身上再也看不见的东西，——但是我可不愿意重新发现。——这个笨手笨脚的画师！我甚至于猜想，她买通了他。——如果买通了他，就算了吧！如果他另外的一幅画像用另外的色彩画在另外一个底子上，——想要重新获得我的欢心：我也许会满意的。当我爱她的时候，我总是那样轻松，那样愉快，那样放荡。——现在却是完全相反了。——可是不，不，不！不管愉快不愉快：我现在这样比从前好得多。

第 四 场

亲王，孔蒂拿着两幅画像，把一幅转过来靠在一张椅子上。

孔蒂　（把另外一幅放正。）我请王爷考虑考虑我们艺术的界限。很多非常吸引人的美，完全隐藏在艺术的界限之外。——请过来，这样看！

亲王　（经过短时间观察以后。）好极了，孔蒂！——真是好极了！——这表现了您的艺术，您的手法。——但是您太夸奖她了；

孔蒂，您太过分地夸奖她了！

孔蒂　她本人似乎没有这个意见。实际上我并没有超过艺术的本身去夸奖她。艺术必须画出造型的自然——如果有这种自然的话——画像的要求是，不把不调和的材料必然引起的损害表现出来；不把时间所对之斗争的衰颓表现出来。

亲王　有思想的艺术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您说，她本人觉得虽然——

孔蒂　王爷，请您原谅。她本人是值得我崇拜的一个人。她身上的缺点，我没有表现出来。

亲王　您爱表现多少就表现多少好了！——她本人说些什么？

孔蒂　伯爵夫人说，假使我看起来不比这幅画像更丑，我就满意了。

亲王　不比这幅画像更丑吗？——呵，这是她真正的本人！

孔蒂　她说那句话的时候，带着一种神气——当然这种神气在这幅画像上丝毫没有泄露一丝痕迹、一点破绽。

亲王　我也是这样想；这就是我发现您太过分夸奖她的地方。——呵！我了解，那种傲慢嘲弄的神气，这种神气可能使一个幽娴女子的面貌变得丑陋！——我并不否认，一张美丽的嘴，带着一点嘲笑的神气，常常因此变得更加美丽。不过，您好好听我说，可以带一点这样的神气，象这位伯爵夫人那样。一双眼睛要留心，不要画成淫荡的嘲笑者的东西。伯爵夫人刚好没有这样一双眼睛，这儿的画上也没有表现出来。

孔蒂　王爷，您使我万分惶恐——

亲王　为什么？凡是艺术能够从伯爵夫人这双凸出、直视、呆滞的蛇女①的大眼睛里表现出来的善意，孔蒂，您都忠实地表现出来了。——我说忠实的吗？——其实如果不这样忠实，也许倒更忠实了。孔蒂，您自己说吧，究竟从这幅画上能不能断定这个人的性格？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您把傲慢画成威严，嘲弄画成微笑，沉郁梦想的神情画成娴雅的悲戚。

孔蒂　（有点不高兴。）呵，我的王爷！——我们画家总以为完成的画像会在爱它的人身上找到他从前订画时的那股热情。我们用爱情的眼光来绘画：所以您也必须用爱情的眼光来评价我们。

亲王　您的话倒是不错，孔蒂；——可是您为什么不早一个月把它送来呢？——您把它放到一边吧。——那另一幅是什么？

孔蒂　（把画像拿过来，仍然背过来拿在手里。）也是一幅女人的画像。

亲王　那么我几乎想说——我还是不看好些。因为这幅画像总比不上这儿的（以手指着额头。）理想——尤其是这儿的（以手指着心。）理想——孔蒂，我愿意在别的绘画上欣赏您的艺术。

孔蒂　值得欣赏的艺术是有的；可是比这个更值得欣赏的对象，一定不会再有了。

① 古代传说人首蛇身的女怪。

亲王　孔蒂，那么我同您打赌，那一定是艺术家的太太吧。——(这时画师把画像翻转过来。)我看见了什么？孔蒂，这是您的作品吗？还是我想象中的作品呢？——这是爱米丽雅·迦洛蒂呀！

孔蒂　什么，我的王爷？您认识这位天使吗？

亲王　(企图极力镇静，但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画像。)不很熟！——不过还勉强认得出来。——几个星期以前，在一次晚会上碰见她同她的母亲。——后来在教堂里又碰见她，——在这种地方盯着人家看是不适当的。——我也认识她的父亲。他并不是我的朋友。我要求合并萨比奥内塔的时候，反对最激烈的就是他。——一个上了年纪的武夫；骄傲，粗暴；别的没有什么，倒是个心地忠厚的好人！——

孔蒂　您说的是她的父亲！可是这儿是他的女儿。——

亲王　上帝呀！真象从镜子里偷出来的一样！(眼睛还是盯着画像。)哦，您一定知道，孔蒂，要是一个人聚精会神地观看画家的作品，忘记了称赞他，那才是真正地称赞他呢。

孔蒂　话虽然是这样说，我本人对于这幅画像还是很不满意。——不过我又很满意我对于自己的不满意。——唉！可惜我们不能够直接拿眼睛去绘画！在漫长的过程中，从眼睛通过手臂，再进入画笔，失掉了多少东西呀！——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我知道，这儿失掉了什么，是怎样失掉的，为什么不得不失掉：因为这个缘故，我感到骄傲，而且比我对于没有失掉的东西还要感到骄傲。因为主要是从失掉了的东西，不是从没有失掉的东西看出来，我的

确是一位伟大的画家，而我的手却不是常常可以见到的。——王爷，您想，如果拉斐尔不幸一生下来就没有手的话，难道他就不能成为最伟大的天才画家吗？王爷，您说是不是？

亲王　（这时方才让目光离开画像。）孔蒂，您在说什么？您想知道什么？

孔蒂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随便谈谈罢了！我发现，您的灵魂完全在您的眼睛中间，我最喜欢这样的灵魂和这样的眼睛。

亲王　（带一种勉强的冷静。）这样说来，孔蒂，您真的认为，爱米丽雅·迦洛蒂要算是我们城里最漂亮的美人当中的一个吗？

孔蒂　这样说来，要算是吗？要算是最漂亮的美人当中的一个吗？我们城里最漂亮的女人当中的一个吗？——王爷，您在取笑我。不然便是您刚才没有用心看，没有用心听。

亲王　亲爱的孔蒂，——（眼睛又注视画像。）象我们这样的人怎么敢相信自己的眼力呢？只有画师才真正地懂得怎样判断美丽。

孔蒂　难道每个人的感情都应当首先等待一位画家的判断吗？——谁想从我们这儿学习什么是美丽，让他到寺院出家好了！但是我作为一个画家，必须要对您说一句话：我生平最大的幸福，就是爱米丽雅·迦洛蒂肯坐着让我给她画像。这个头，这个面貌，这个额，这双眼睛，这个鼻子，这张嘴，这个下颚，这个脖子，这个胸脯，这个体态，这

整个儿形象，从那时候起，就成了我对女性美唯一的研究对象。——那幅她亲自坐着让我画的像，她出门的父亲拿去了。但这张复制品是——

亲王　（迅速转身对他。）好呀，孔蒂。您没有答应把它给别人吧？

孔蒂　这是为您预备的，王爷，假如您中意的话。

亲王　说什么中意不中意！——（微笑。）孔蒂，您这种对于女性美的研究，除掉使它也成为我的研究之外，我还能够做更好的事情吗？——那一幅画像您带回去，——定做一个框子。

孔蒂　是！

亲王　让细木工把框子尽量做得华丽、精致一点。我要把它挂在走廊里——但是这一幅画像留在这儿。一幅草图用不着这么费事，我也不打算把它悬挂起来；我倒喜欢把它留在手边。——孔蒂，我感谢您，我非常感谢您。——象我刚才说过的：在我的国境里搞艺术万不应该为了面包；——除非我自己没有面包。——孔蒂，您开一张账单给我的财政大臣，让他照您的账单把这两幅画像的工薪付给您——您要多少，就开多少吧，孔蒂。

孔蒂　王爷，这样可是使我担心，王爷除了酬报艺术之外，还要酬报其他什么。

亲王　呵，为了酬报一个嫉妒的艺术家！不要这样说！——孔蒂，您听我说，您要多少，就开多少。（孔蒂下。）

第五场

亲王。

亲王 随他要多少吧！——（对着画像。）为了你，无论我出什么价钱，都是便宜的。——呵！美丽的艺术品呀，真的我占有了你吗？——自然的更漂亮的杰作呀，谁又可以占有你呢？——您要求什么呢，尊敬的母亲！你要求什么呢，罗嗦的老头子！你要求好啦！你们尽管要求就是了！——最好我从你自己那里买来，你这个迷人精！——这双眼睛，多么秀丽、谦和啊！这张嘴！要是它张开来说话！要是它微笑！这张嘴有多美！——我听见有人来了。——我现在还不能让别人看见你。（他把画像反转来对着墙。）那必定是玛里内利。我真不应该派人去叫他！我本来可以过一个多么幸福的早晨呀！

第六场

玛里内利，亲王。

玛里内利 王爷，请您宽恕我。——我没有料到这样早您会召见我。

亲王 刚才我有兴致坐车子出去逛逛。——早晨是那么美

丽。——但是此刻早晨已经过去；我的兴致已经消失了。——（沉默一会儿后。）玛里内利，我们有什么新闻？

玛里内利　我知道，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伯爵夫人奥尔西娜昨天回到城里来了。

亲王　这儿已经放着她的一封问候早安的信了，——（向她的信一指。）——管它是什么信！——我对它一点也没有好奇心。——您同她谈过吗？

玛里内利　真遗憾，难道我不是她的心腹人吗？——不过，假如一位太太抱着真心再来爱您，我再去作她的心腹人，王爷：那么——

亲王　玛里内利，不许说什么不吉利的话！

玛里内利　是吗？王爷，真的吗？这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吗？——呵！这样说来，伯爵夫人也不见得这样没有道理。

亲王　的确是毫无道理！——因为我快要同马萨公主结婚，不得不将这类事情暂时停止。

玛里内利　假如只是因为这件事情，那么奥尔西娜当然知道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就象王爷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一样。

亲王　我的命运毫无疑义地比她的命运艰苦得多。我的心变成一个可怜的国家利益的牺牲品。她的心，她可以拿回去：但是不要违反自己的意志送给别人。

玛里内利　拿回去吗？干吗要拿回去？伯爵夫人要问：假如只是一位因为政治而不是因为爱情下嫁给王爷的夫人，干吗要把她的心拿回去呢？在这样一位夫人的旁边，情人总还可以看见她自己的地位。她不怕因为有这样一位

夫人而把她牺牲，她只怕——

亲王　一个新的情人。——现在，怎么样？玛里内利，您想说这是我的罪恶吗？

玛里内利　我吗？——呵！王爷，请您不要把我和那个傻女人搞在一起，我不过借用她的话——出于对她的同情，我才借用她的话。说实话，她昨天特别感动了我。她本来不想提起她自己同王爷的事情。她本来想假装心平气和、冷淡无事的样子。但是在无心的闲谈当中，她的话头一转，她的痛苦心情就泄露出来了。她用一种最快乐的表情来谈论最悲哀的事实，后来又带着一种最凄惨的神色去叙述一些最滑稽的笑谈。她现在逃避到书本里边去，我怕，这些书本将给她生命以最后的打击。

亲王　就象从前这些书本给她简单的头脑第一次的冲动一样。——使我离开她最大的原因，玛里内利，您不至于利用它再把我带回到她那边去吧？——如果她因为爱情变傻了，那么没有爱情，迟早也要变傻的。——好了，关于她，我们也谈够了。——让我们谈点别的事情吧！城里一点儿新闻也没有吗？

玛里内利　等于没有。——因为伯爵阿皮阿尼今天举行婚礼这条新闻——是无关紧要的，等于没有新闻。

亲王　伯爵阿皮阿尼的婚礼吗？他同谁结婚？——我倒要听听，他究竟是同谁订婚的？

玛里内利　这桩事情他严守秘密。他也不肯张扬。——王爷，您听见一定要好笑。——不过感情用事的人总会遇到这

种事情！爱情老是和他们开最恶劣的玩笑。一个没有财产、没有爵位的女孩子竟会把他拖进了情网，——长得有一点儿姿色，却有一大堆的贤德、感情和风趣——我还知道什么呢？

亲王　如果一个人可以不顾一切去享受天真和美丽——我想，他是一个值得羡慕而不应该加以取笑的人——那个幸运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呢？——总而言之，阿皮阿尼是——我很知道，玛里内利，您是不喜欢他的；他也一样的不喜欢您——总而言之，他实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年轻的人，一个漂亮的人，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名誉很好的人。我希望能够同他结交。我还要想想这桩事情。

玛里内利　那恐怕是来不及了。——据我所听到的，他的计划根本不打算在宫廷求出路。——他打算带着他的夫人到皮埃蒙特山里去：——在阿尔卑斯山猎羚羊，养土拨鼠。——他能干点什么更好的事呢？他定了一份门第不相当的亲事，他的前途就完了。第一流的门第里，从现在起没有他的份了——

亲王　别谈你们的第一流门第吧！——在里边尽讲礼节，拘束，无聊，思想贫乏屡见不鲜。——他为了哪个女子作了这样大的牺牲，您告诉我她的姓名吧。

玛里内利　那是某一个爱米丽雅·迦洛蒂。

亲王　什么，玛里内利？是某一个——

玛里内利　爱米丽雅·迦洛蒂。

亲王　爱米丽雅·迦洛蒂吗？——绝对不会的！

玛里内利　真的，殿下。

亲王　我说，不会的；那不是她，不可能是她。——您把名字弄错了。——迦洛蒂的家族是很大的。——一个迦洛蒂是可能的；但是不会是爱米丽雅·迦洛蒂，不是爱米丽雅！

玛里内利　是爱米丽雅——是叫爱米丽雅·迦洛蒂！

亲王　照您说来，还有一位姓名相同的人。——您刚才讲某一个爱米丽雅·迦洛蒂——某一个。只有一个傻子才会这样讲一个当事人——

玛里内利　殿下，您太激动了。——难道您认识这位爱米丽雅·迦洛蒂吗？

亲王　玛里内利，我有话要问您，您不应当问我。——是爱米丽雅·迦洛蒂吗？是迦洛蒂上校的女儿，住在萨比奥内塔附近吗？

玛里内利　正是她。

亲王　同她母亲住在这儿瓜斯塔拉城里的那一个吗？

玛里内利　正是她。

亲王　离大圣教堂不远吗？

玛里内利　正是她。

亲王　再问一句话——（跑过去把那幅画像递到玛里内利手里。）这儿！——是这位吗？是这位爱米丽雅·迦洛蒂吗？——您再说一遍您那句可恨的“正是她”吧，一刀刺到我的心里吧！

玛里内利　正是她！

亲王　真不得了！——是这位吗？——这位爱米丽雅·迦洛蒂

今天就要变做——

玛里内利　阿皮阿尼伯爵夫人！——（亲王从玛里内利手中夺去那幅画像，把它抛在一边。）婚礼在萨比奥内塔附近她父亲的庄子上秘密举行。大约中午时分母女两人同伯爵，可能还有几位朋友，一齐动身到那儿去。

亲王　（失魂落魄的样子，倒在一张椅子上。）这下我完了！——这样我不愿意活下去了！

玛里内利　可是，殿下，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亲王　（又纵身跳起来对着他。）叛徒！——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现在好吧，我爱她，我崇拜她。你们可能知道！你们可能很早就知道了，你们这些人，你们认为，我最好永远忍受那个疯狂的奥尔西娜的那一套耻辱的枷锁！不过您——玛里内利，您常常再三再四对我担保您对我最热烈的友情——呵！一个君主是没有朋友的！他不可能有朋友！——不过您，您会这样地无情无义，这样地阴险狡诈，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刻，把一件威胁我爱情的危险隐藏起来：如果我这次饶恕您——那我的罪恶就没有一桩会饶恕我！

玛里内利　王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假如您也让我——对您表示我的惊异。——王爷竟然爱上爱米丽雅·迦洛蒂！——我敢再三起誓，要是我知道这个爱情一丝一毫，猜到一丝一毫，那么，无论天使和神明都不愿意再理我！——刚才我也想对奥尔西娜发同样的誓。她的猜疑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

亲王　玛里内利，那么请您原谅我，——（投到他的怀抱里去。请您可怜我。

玛里内利　现在好了，王爷！您现在认识您自己谨慎的结果了！——您说："君主们没有朋友！不可能有朋友！"——假如真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有朋友。——今天他们信任我们，把自己最秘密的心愿告诉我们，对我们推心置腹，可是到了明天，他们对我们又是那么生疏，好象他们从来没有同我们谈过一句话似的。

亲王　唉！玛里内利，我自己几乎不肯承认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对您说呢？

玛里内利　这样说来，您在引起您痛苦的人面前，更加不肯承认了？

亲王　在她面前吗？——我用尽一切的心计想同她谈第二次话，都失败了。——

玛里内利　那么第一次——

亲王　我同她谈话——啊！我要疯了！您还要我慢慢地讲给您听吗？——您看见我是情海中的一个牺牲品：您还问我前后经过干什么？如果您能够，您先救救我：以后再问吧。

玛里内利　救救吗？这儿有很多需要抢救的东西吗？——殿下，您来不及对爱米丽雅·迦洛蒂表白心事，现在对阿皮阿尼伯爵夫人表白就得了。凡是不能从第一手里买过来的货色，可以从第二手买进来：——这类货色往往便宜得多。

亲王　说话要严肃，玛里内利，要严肃，不然——

玛里内利　当然这种货色因此也差得多——

亲王　您越说越不象话了！

玛里内利　此外伯爵想带着她离开本国。——是的，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另打主意了。

亲王　另打什么主意呢？——最亲爱的，最好的玛里内利，您替我想办法吧。假如您处在我的地位，您会怎么办？

玛里内利　最要紧的是把小事情就当做小事情——并且告诉我，我本来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决不愿意失败——殿下！

亲王　请您不要用武力奉承我，我这儿并不想使用武力。——您说，今天吗？今天就要办吗？

玛里内利　今天——就要办。只要不是木已成舟，都有办法——（想了一会工夫。）王爷，您情愿让我自由行动吗？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你通通准许吗？

亲王　一切事情，玛里内利，一切能够扭转这一情况的事情，我通通准许。

玛里内利　那么不要让我们耽误时间了。——您不要留在城里。您立刻坐车到多赛乐行宫去。到萨比奥内塔去的路是要经过那儿的。假如我不能够立刻把伯爵调开：那么我就想——做得到，做得到；我相信，他一定会掉进这个圈套。王爷，您不是因为您的大婚，要派遣一位公使到马萨去吗？王爷就派遣一位伯爵做公使；吩咐他必须今天就要动身。——王爷，您明白了吗？

亲王　好极了！您带他过来见我。您去吧，赶快去吧！我立

刻就坐车去。(玛里内利下。)

第七场

亲王。

亲王　立刻就去！立刻就去！——那幅画像在哪儿？——(回顾四周寻找那幅画像。)在地上吗？刚才做得太不对了！(拾起来。)——还要仔细看吗？我暂时不想仔细看你了。——为什么我要把箭向自己伤口更深地戳呢？(把画像放在一边。)——我已经渴望得够久了，叹息得够久了，——比起我应当忍受的久得多了；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犹豫不决，差一点一切都完事了！——假如现在一切仍然完事呢？假如玛里内利把事情办不好呢？——为什么我要完全信赖他一个人呢？哦，我想起来了——在这个时刻(向时钟看一下。)正在这个时刻这个虔诚的女孩子每天早上都到多米尼克斯修道士那儿听弥撒。——我到那里去找她谈谈怎么样？——可是今天，今天正是她结婚的日子——今天她心里有别的事情，她不会有心去听弥撒的。——不过，谁又知道呢？——这是一条路。——(他按铃，一面匆匆忙忙地把文件收集拢来，一个侍从进来。)备车！——还没有顾问来吗？

侍从　卡米洛·罗塔来了。

亲王　让他进来。(侍从下。)他可别想耽搁我。这次不行！——我下一次多花些时间替他解决困难就是了。——这儿还

有一封爱米丽雅·布鲁内希的请愿书呢。——（寻找。）这封就是。——但是，良善的布鲁内希，替你说情的人是——

第八场

卡米洛·罗塔手里拿着一些文件，亲王。

亲王　请进来吧，罗塔，请进来吧。——这些是我早上拆开的文件。没有多少叫人高兴的事情！——至于应该怎样办，您自己一看就明白了。——拿去吧。

卡米洛·罗塔　好的，殿下。

亲王　这儿还有爱米丽雅·迦洛——我想说——布鲁内希的一封请愿书。——我固然是批准了。——可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您还是让它搁一搁再办吧。——或者不必搁吧：随您自己的意思办好了。

卡米洛·罗塔　不能随我的意思办，殿下。

亲王　还有什么别的事？有什么文件要签字吗？

卡米洛·罗塔　有一份死刑判决书要签字。

亲王　很高兴。——拿过来！快一点。

卡米洛·罗塔　（吃一惊，注视亲王。）我说的——是一份死刑判决书。

亲王　我听见了。——这可能是已经办过了。我忙呢。

卡米洛·罗塔　（查阅一些文件。）我可没有把它带来！——请您原谅，殿下，——可以搁到明天的。

亲王 还有这样的事!——您把文件收起来吧:我得出门去——罗塔,明天我同您多谈一点吧!(下。)

卡米洛·罗塔 (一面摇头,一面收拾文件下。)很高兴吗?——对一份死刑判决书很高兴吗?即使是有关一个谋害我独生儿子的凶犯,我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给他签字。——很高兴!很高兴!——这个残酷的"很高兴",真是伤透了我的心!

第　二　幕

布景：迦洛蒂家里一个大厅。

第　一　场

克劳迪雅·迦洛蒂，皮鲁。

克劳迪雅　（走进来，对从另一边走进来的皮鲁。）谁骑着马跑进院子里来？

皮鲁　太太，是老爷。

克劳迪雅　是老爷吗？这可能吗？

皮鲁　老爷跟着我进来了。

克劳迪雅　这样突如其来吗？——（匆匆地迎向他。）呵！我最亲爱的！——

第 二 场

奥多雅多·迦洛蒂，前场人物。

奥多雅多　早安，亲爱的！——这叫做出人意外，不是吗？

克劳迪雅　是一种喜出望外呀！——如果只是出人意外，没有旁的事情，那就好了。

奥多雅多　没有旁的事情！你不必担心！——今天的喜事使我醒得很早；清晨很美丽；路很近；我猜你们在这儿一定很忙——我忽然想起，他们会忘记什么事情吧！——一句话：我回家瞧一瞧，立刻再回去。——爱米丽雅在哪儿？一定在忙着打扮吧？——

克劳迪雅　忙着安慰她的灵魂！——她去听弥撒了。——她说："我今天比任何一天要更多地请求上帝保佑，"她把什么事情都搁下，拿着她的面纱匆匆地去了——

奥多雅多　单独一个人吗？

克劳迪雅　这几步路——

奥多雅多　就是一步路也足够叫人失足的！——

克劳迪雅　我最亲爱的，你可别生气；进来——休息一会，随便吃一点点心。

奥多雅多　好吧，就依你，克劳迪雅。——可是她不应该一个人独自出去。——

克劳迪雅　皮鲁，你留在这儿前厅里，今天来访的客人一概谢

绝。

第 三 场

皮鲁，不久安杰洛接着上。

皮鲁 要求我通报的客人不过因为好奇罢了。—— 一个钟头以来，他们把我什么话都问遍了！那边谁来啦？

安杰洛 （半个身子还藏在幕后，穿一件短大衣，把大衣领子拉起遮住脸，帽子压在前额。）皮鲁！皮鲁！

皮鲁 是一个熟人吗？——（这时安杰洛进来，把大衣领翻开。）天哪！安杰洛吗？是你吗？

安杰洛 你见啦。——我绕着房子转了老半天，想找你说话。——只说一句话！——

皮鲁 你又敢露面啦？——自从你上一次犯了杀人案子以后，法庭已经宣布你不受法律的保护，并且悬赏要你的脑袋——

安杰洛 你总不会想领取这份赏格吧？——

皮鲁 你想要什么？——我求你别连累我。

安杰洛 难道说这会连累你吗？（拿出一袋钱来给他看。）——你收下吧！这是你的！

皮鲁 是我的？

安杰洛 你忘记了吗？那个德国人，你从前的主人——

皮鲁 别提起这桩事！

安杰洛　你把他在通往比萨的路上引进了我们的圈套——

皮鲁　要是有人听见我们，那可不得了！

安杰洛　他倒客气，还留下了一个值钱的戒指给我们。——你不知道吗？——那个戒指太值钱了，当时恐怕惹起嫌疑，我们不能立刻把它换成现钱。后来我到底办到了。我把它卖了一百个金币：这份是你的。你收下吧！

皮鲁　我什么也不想要，——你全留着吧！

安杰洛　也好！——要是你出卖脑袋，价钱的高下你一点也不在乎的话——（好象想把钱袋放回去。）

皮鲁　那么你就给我吧！（接下。）——还有什么别的事吗？难道说你只是因为这件事来找我——

安杰洛　你不十分相信吧？——你这混蛋！你把我们看作什么啦？——难道我们会克扣别人赚的钱吗？这些行为在一般所谓诚实人中间可能是很风行的：在我们中间不行。——再见吧！——（装作要走的样子，又回转身来。）有一椿事情我倒想问问你。——刚才迦洛蒂老头子单人匹马飞奔进城。他想干什么？

皮鲁　他什么也不想干；不过骑马出来逛逛。他从庄子上来的，他的女儿今天晚上在那儿和阿皮阿尼伯爵结婚。他不能够等到那个时刻——

安杰洛　他一会儿又要骑马走吧？

皮鲁　立刻就要走，你在这儿耽搁太久，他会在这儿撞着你，——但是你不打算谋害他吧？你当心。他是一个好汉——

安杰洛　我怎么不认识他？我不是在他手下当过差吗？——要是在他身边能多捞些油水就好了！——新郎新娘什么时候动身去呢？

皮鲁　大约中午时分。

安杰洛　有很多人陪着去吗？

皮鲁　只坐一辆车去，里边只有母亲、女儿和伯爵三个人。还有几位朋友从萨比奥内塔地方来作证婚人。

安杰洛　佣人呢？

皮鲁　除了我，只带两个人去；我骑马先去。

安杰洛　这很好。——还有一件事情：马车是谁的？你们的，还是伯爵的？

皮鲁　伯爵的。

安杰洛　这就糟了！——除了一个有气力的车夫之外，前面还有一个领马的人。不过也好！——

皮鲁　真奇怪。你打什么主意呀？——新娘带的那一点首饰是很不值得你费事的——

安杰洛　可新娘本人却值得呀！

皮鲁　在这一次犯罪当中难道我也要作你的从犯吗？

安杰洛　你骑着马往前走！你走你的，你走你的好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转回来！

皮鲁　我决不再干了！

安杰洛　说什么？我真要相信，你要作一个有良心的好人了。——好孩子！我想你认识我。——要是你胡说八道！要是你刚才对我讲的话，有半句假的——

皮鲁　可是，安杰洛，看在上天的份上！——

安杰洛　你去干你放不下的事情好了！（下。）

皮鲁　唉！你如果让魔鬼抓着了一根头发，你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了！我这个倒霉鬼呀！

第四场

奥多雅多与克劳迪雅·迦洛蒂，皮鲁。

奥多雅多　我觉得，她去得太久了——

克劳迪雅　奥多雅多，你再等一会儿吧！她回来看不见你，她会难过的。

奥多雅多　我还要到伯爵那边去谈一谈。我几乎等不及叫这位高贵的青年人做我的女婿了。他样样都使我喜欢。特别是他下定决心回到山中老家去过日子。

克劳迪雅　我想起这件事，心都要碎了。——这样一来，我们不是要完全失掉我们心爱的独生女儿吗？

奥多雅多　你说的是什么话，失掉她吗？你知道她落在爱情的怀抱之中吗？你别把你对她的喜爱同她自己的幸福混淆在一起啊。——你又要惹我发老脾气了；——你更贪图世界上的热闹和娱乐，更喜欢接近宫廷，你从不考虑给我们女儿一种良好的教育，你想带着她住在这儿城里；——远远离开疼爱你们的丈夫和父亲。

克劳迪雅　奥多雅多，这话说得没有道理！你今天让我对于

住在城里、对于接近宫廷的原因解释一句，这些行为按照你严肃的道德观点看来，是十分可恨的。——只有在这个地方爱情才会将天生的一对撮合到一块儿。只有在这个地方伯爵才会找到爱米丽雅；并且找到了她。

奥多雅多　这个我承认。亲爱的克劳迪雅，因为结果好，你以为你就做得对吗？——好呀，城市的教育就这样结束了！别让我们自以为聪明，其实我们不过碰上了好运气！好了，这桩事情这样结束了！——现在他们这天生的一对彼此碰在一起了：那就让他们搬到纯洁和安静要他们去的地方去吧。——让伯爵在这儿干什么？让他卑躬屈膝，奉承讨好，同玛里内利那样的人争宠吗？为了最后获得一种他不需要的幸福吗？为了最后争取一点对他本人不需要的光荣吗？——皮鲁！

皮鲁　我在这儿。

奥多雅多　把我的马牵到伯爵家门口，我随后来，我要在那儿上马。（皮鲁下。）——要是伯爵在那儿自己能够发号施令，为什么要他在这儿伺候别人呢？——克劳迪雅，还有一桩事你全不想一想，因为我们女儿的事他同王爷完全闹翻了。王爷恨我——

克劳迪雅　也许不象你担忧得那么厉害吧。

奥多雅多　担忧！我也担忧这样的事情！

克劳迪雅　我不是曾经告诉你，王爷看见过我们的女儿吗？

奥多雅多　王爷吗？在哪儿看见过的？

克劳迪雅　在葛利玛第宰相家里，在上次晚会上，他亲自光

临的。他对女儿很客气——

奥多雅多 很客气吗？

克劳迪雅 同她谈了很久的话——

奥多雅多 同她谈话吗？

克劳迪雅 他对女儿的活泼和伶俐非常心醉——

奥多雅多 非常心醉吗？

克劳迪雅 他不绝口地称赞女儿的美丽——

奥多雅多 称赞她吗？这一切你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吗？哦，克劳迪雅！克劳迪雅！你真是一个爱虚荣的、糊涂的母亲！

克劳迪雅 为什么呢？

奥多雅多 好吧！好吧！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唉！假如我可以想象——这正是一个叫我最受致命伤的地方！——一个好色之徒，他羡慕，垂涎美色。——克劳迪雅！克劳迪雅！我只要一想，就会生气。——你应该当时就把这事情告诉我。——不过，今天我不愿意对你说些难受的话。假如我再不走，我也许会（她抓着他的手。）——所以让我走吧！让我走吧！——克劳迪雅，上帝保佑！——你们随后平安地跟着来吧！

第五场

克劳迪雅·迦洛蒂。

克劳迪雅 这样一个男人！——一个性情浮躁的男人！——

他这种浮躁的性情真不配称为男子汉。——这种性情觉得一切事情都是可疑的，违法的！——如果这个样子叫作认识人：——谁高兴去认识人呢？——可是，爱米丽雅怎么还不回来呢？——他是父亲的仇人呵：所以——所以，当他注意女儿的时候，就是侮辱他吗？

第 六 场

爱米丽雅同克劳迪雅·迦洛蒂。

爱米丽雅　（惊慌失措地冲进屋来。）好了！好了！——我现在安全了。难道他甚至于会跟着我来吗？（她揭开面纱，看着母亲。）他跟着来了吗，妈妈？他跟着来了吗？——没有，谢天谢地！

克劳迪雅　你撞见了什么，我的孩子？你撞见了什么？

爱米丽雅　没有撞见什么，没有撞见什么——

克劳迪雅　你干吗这样慌张地尽往四周张望？你干吗全身发抖？

爱米丽雅　我听到的是些什么话呀！而且在一个什么地方，在一个什么地方要我听到这些话呀！

克劳迪雅　我以为你在教堂呢？

爱米丽雅　就在那个地方！一个不要脸的人管什么教堂不教堂，祭坛不祭坛？——呵，我的妈妈呀！（投入她的怀抱里。）

克劳迪雅　你说呀，孩子！——好让我放心，别叫我害怕！——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你会碰见什么坏事情呢？

爱米丽雅　我今天的祈祷本来应该比平时更诚心诚意；可是反而不如平时。

克劳迪雅　爱米丽雅，我们都是人呀。我们不是常常都有祈祷的口才的。只要对上天诚心，也就是祈祷了。

爱米丽雅　可是只要存心做坏事，也就是做坏事了。

克劳迪雅　我的爱米丽雅不会存心做坏事的！

爱米丽雅　不，我的妈妈，上帝不会让我堕落到这个地步。——可是别人的罪恶会违反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变成从犯！

克劳迪雅　你定一定神！——尽力集中你的思想！——简单地告诉我，你到底碰着了什么事情。

爱米丽雅　今天我比平常离开祭坛远一点——因为我去晚了——我刚跪下去，开始祈祷；这时紧靠着我身后也有人跪下了。这样紧紧地靠着我！——我不能向前，也不能向旁边躲避——虽然我很想躲避；因为我怕别人的祈祷会扰乱了我的祈祷。——祈祷！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可是没有多久，我听见靠近我的耳朵——有人深深叹了一口气——没有叫出一个神圣的名字——他叫出那个名字——不要生气，妈妈，——他叫出你女儿的名字！——叫出我的名字！——我情愿那时有很响的雷声出现，免得我再听下去！——他谈到美丽，谈到爱情！——他诉苦说，今天是使我幸福的日子——要是能改期就好了，——他的不幸可能永远决定了。——他又接着对我发誓——我没有办法只好听他讲这一切话。——可是我不回头；我想

装做仿佛没有听见的样子。——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求我的好天使，让我变作聋子；就是永久聋了，我也甘心！——这是我恳求的话；这是我唯一能够祈祷的话。——最后到了站起来的时候。圣事已经结束了。我发抖，怕转身。我发抖，怕看见他，怕看见这个胆敢亵渎神圣的人。当我转过身来，我看见他——

克劳迪雅　孩子，你看见谁？

爱米丽雅　妈妈，你猜猜吧，你猜猜吧——我相信，我要沉到地下去了。——我看见他本人。

克劳迪雅　看见哪一个，哪一个本人？

爱米丽雅　王爷。

克劳迪雅　王爷！呵，幸亏你爹性情急躁，他刚才在这儿，不愿意等你！

爱米丽雅　我的爹在这儿吗？——他不愿意等我吗？

克劳迪雅　象你这种惊慌失措的样子，如果让他听见这番话怎么得了呀！

爱米丽雅　说什么，妈妈？爹难道会发现有什么可以责备我的地方吗？

克劳迪雅　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你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可以责备我的地方。不过，不过——唉，你还不认识你爹！他在发怒的时候，会把处在罪恶中的无辜的人当做罪人。他在大发脾气时，会觉得我惹出了这一场是非，其实我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预料。——可是你往下讲吧！孩子，你往下讲吧！当你认出是王爷的时候，——我希望，你还能够

保持镇静，狠狠地看他一眼，鄙视他，他这种人本来是应当鄙视的。

爱米丽雅　妈妈，我可没有这样做！我一眼认出来是他的时候，我没有胆量看他第二眼。我就逃跑了——

克劳迪雅　王爷跟随着你——

爱米丽雅　我起初不知道，后来在大厅里我觉得有人抓住了我的手。是他抓住的！因为害羞，我不得不忍耐着：要是我从他手里挣脱，会惹起过路人的注意。这是我唯一还能够有的一个考虑，——或者现在能够回想起的事情。他对我说话；我回答他。至于他说了什么，我回答了他什么——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好吧，那时我再告诉你，妈妈。现在我一个字都记不得了。我的思想已经离开我了。——我想不起，我怎样挣脱了他，怎样跑出大厅到街上，我的头脑才又清醒；我听见他在我后面跟来，听见他跟着我同时走进家里，同我一块儿上了楼梯——

克劳迪雅　这是恐怖造成的特殊感觉，我的孩子！——刚才你冲进屋来的那种神色，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不，他决不敢跟着你到这儿来。——上帝！上帝！要是你爹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办！——他刚才只听见讲，王爷前些日子会见你，表示喜欢你，他已经大发雷霆了！——你现在去休息休息，我的孩子！把刚才碰见的事情，当做一场梦。而且这件事情的结果要比梦中的结果还要少。今天一下子你就脱离所有的危险了。

爱米丽雅　但是，妈妈，不该讲吗？伯爵必须知道这件事。我

必须告诉他。

克劳迪雅　千万不要告诉他！——为什么？干吗呀？你想无缘无故地弄得他不安心吗？就算他现在觉得没有什么，也别讲！你要知道，我的孩子，一种不立刻发作的毒药，不见得就是一种危险较小的毒药。一个情人不在乎的事情，一个丈夫可能很重视。这种事情甚至于会叫情人听了开心，因为他挤掉了这样重要的一个情敌。可是当他挤掉了情敌之后，呵，我的孩子！——这个时候一个情人常常显出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愿你聪明的头脑事先防止这样的情况。

爱米丽雅　你知道，妈妈，样样事情我都高兴听从你的高见。——可是，假如他从别人那儿听说今天王爷同我谈过话，那又怎么办呢？我不讲出来，不是迟早都会增加他内心的不安吗？——我总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对他隐瞒什么心事。

克劳迪雅　脆弱，情人的脆弱！——不，千万不要讲，我的孩子！不要对他讲，别让他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爱米丽雅　那么，好吧，妈妈！我不是有意来违反你的意志。——呵！（深深地抽了一口气。）现在我又觉得舒服了。——我真是一个愚蠢的胆小鬼！——不是吗，妈妈？我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手段来对付这桩事情，那么我就不必自己怪自己了。

克劳迪雅　孩子，在你自己健全的理智没有对你说话以前，我不想对你谈论这桩事。我很知道，只要你重新清醒过来，

你的理智就会对你说。——王爷在女人面前是很会献殷勤的。你没有习惯这种殷勤的甜言蜜语。在说殷勤话的时候，礼貌变成感情；恭维变成誓约；偶然触动的心思变成希望；希望变成决心。在这种甜言蜜语中间，假话听起来象真话，真话实际上就是假话。

爱米丽雅　呵，妈妈！——我觉得我的恐惧真是太可笑了！——我亲爱的阿皮阿尼，我决定什么也不让他知道。他可能不把我看作贤淑，反而把我看成虚荣。——嘿！他来了！这是他的脚步声。

第七场

阿皮阿尼伯爵，前场人物。

阿皮阿尼　（眼睛瞪着前面，沉思着，走进来，越走越近，没有看见她们，一直到爱米丽雅迎着他奔去。）呵，我最心爱的！——我可没有料到您会在前厅。

爱米丽雅　伯爵大人，就算在您没有料到遇见我的地方，我希望您也是高兴的。——干吗这样庄重，这样严肃呢？——难道今天的日子不值得兴高采烈吗？

阿皮阿尼　今天的日子比我整个的一生更有价值。可是我感觉着这么多幸福，——也许就是这种幸福本身弄得我这样严肃，弄得我，就象小姐所说的，这样庄重起来。——（同时他看见爱米丽雅的母亲。）呵，夫人！您也在这儿！——不

久我就可以用一个更亲密的名词来称呼您了！

克劳迪雅　这将是我最大的骄傲！——我的爱米丽雅，你是多么地幸福呀！——为什么你的父亲不跟我们在一块儿欢乐呢？

阿皮阿尼　我刚才离开了他的怀抱：——或者可以说，他刚才离开了我的怀抱。——我的爱米丽雅，您的父亲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人呀！是一切男子汉美德的模范！我的心灵在他的面前提高到怎样的境界呀！我想永远善良、永远高贵的决心，从来没有比我看见他——想起他的时候更大了。我除了达到这个志向之外，我能够作出一些什么事，才配得上做他的女婿——做您的丈夫呢，我的爱米丽雅？

爱米丽雅　但是他不愿意等我！

阿皮阿尼　我想，这是因为他的爱米丽雅在这匆匆的会面中，使他太难受，使他全部心灵太受刺激了。

克劳迪雅　他以为你忙着穿戴新娘的礼服呢！后来听见说——

阿皮阿尼　这件事我已经听见他讲过了，他真令我深切地佩服。——爱米丽雅，您这样做法，是很对的！我将要娶一位虔诚的夫人；这位夫人却不因为自己的虔诚感到骄傲。

克劳迪雅　可是，我的孩子们呀，你们做这一件事，可不要忘记了另外一件事！——现在时候不早了；爱米丽雅，你快去收拾吧！

阿皮阿尼　夫人，您叫她去收拾什么？

克劳迪雅　伯爵大人，您总不会打算把她象这个样子——象她现在这个样子带到圣坛前去吧？

阿皮阿尼　的确，我现在才觉得。——爱米丽雅，谁会看见您，谁又会注意到您的装饰呢？——为什么不要象这个样子，象她现在这个样子呢？

爱米丽雅　不，我亲爱的伯爵，不能象这个样子；不能完全象这个样子。可是也不能打扮得太漂亮；不能打扮得太漂亮。——您只要一转眼，我立刻就打扮好了！——我不戴，我决不戴任何金银首饰，象您最近慷慨送给我的那份礼物！我不戴，我决不戴这类金银首饰！——假如这份礼物不是您送的话，我真会对它伤心呢。因为我梦见了它三次——

克劳迪雅　真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一点也不知道。

爱米丽雅　我好象在梦中戴着它，好象忽然之间每一颗宝石变成了一颗珍珠。——可是珍珠，妈妈，珍珠意味着眼泪。

克劳迪雅　孩子！——你这种解释比梦景还要虚幻。——你向来不是喜欢珍珠胜过宝石吗？——

爱米丽雅　当然，妈妈，当然——

阿皮阿尼　（沉思，悲戚。）珍珠就意味着眼泪！——意味着眼泪！

爱米丽雅　什么？你对这句话感到惊异吗？

阿皮阿尼　是的；我应当惭愧。——可是，假如想象力忽然唤起一些愁苦的思绪来——

爱米丽雅　何必这样呢？——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您看怎么样？——当您第一次喜欢我的时候，我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是什么样子呢？——您是不是还记得？

阿皮阿尼　我是不是还记得吗？在思想当中我从来没有看见您是另外一个样子。就算您不是那样打扮，我也看见您是那个样子。

爱米丽雅　这样说来，我就穿一件同样颜色、同一式样的衣服；轻飘飘的，自由自在——

阿皮阿尼　妙极了！

爱米丽雅　还有头发——

阿皮阿尼　就照它原来栗色的光彩；就照它天然的鬈曲——

爱米丽雅　别忘记上面的一朵玫瑰花！——对的！对的！——您稍微耐心一会，我就这样打扮好了站在您的面前！

第八场

伯爵阿皮阿尼，克劳迪雅·迦洛蒂。

阿皮阿尼　（带着一副愁苦的脸色望着她。）珍珠意味着眼泪！——叫我稍微耐心一点！——是的，假如我们没有时间的观念就好了！——假如时针上的一分钟在我们心中不会延长成为几年就好了！

克劳迪雅　伯爵大人，爱米丽雅的观察是灵敏、正确的。您今天比平时要严肃些。您离开您希望的目标只有一步了，——伯爵大人，难道您后悔这桩事成了您希望的目标吗？

阿皮阿尼　呵，妈妈，难道您会这样疑心您的女婿吗？——可是这是真的；我今天感觉特别烦闷、忧愁。——夫人，您瞧：离开我的目标只有一步，或者完全没有结束，根本是一样的。——我所看见的一切，听见的一切，梦见的一切，自从昨天和前天，都告诉我这个真理。这一个思想同每一个我不得不有的思想，和我想要有的思想联系起来。——这究竟是什么？我不明白。——

克劳迪雅　伯爵大人，您把我弄得不安心了——

阿皮阿尼　一个思想接着一个思想地涌上来！——我不高兴，不高兴我的朋友们，不高兴我自己——

克劳迪雅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阿皮阿尼　我的朋友们绝对地要求我在举行婚礼以前，应当把我的婚事告诉王爷一声。他们承认，我没有义务要通知他，可是为了要表示对他的尊敬我不得不这样办。——我太懦弱，我答应了他们。刚才我正想坐车到王爷那儿去。

克劳迪雅　（吃一惊。）到王爷那儿去吗？

第　九　场

皮鲁上，玛里内利跟着上，前场人物。

皮鲁　夫人，侯爷玛里内利停车在门前，打听伯爵大人在哪儿。

阿皮阿尼　打听我吗？

皮鲁　他已经进来了。（替他开门，出。）

玛里内利　夫人，请您原谅。——我的伯爵大人，我去过您府上，知道我在这儿可以会见您。我有一件紧要的事对您——夫人，我再一次请您原谅，几分钟就谈完了。

克劳迪雅　我不愿意耽误你们的时间。（对他鞠了一躬，下。）

第十场

玛里内利，阿皮阿尼。

阿皮阿尼　有什么事，大人？

玛里内利　我从王爷府上来。

阿皮阿尼　他有什么命令？

玛里内利　我很荣幸，做这样一个体面差使的送信人。——假如伯爵大人不愿意勉强地否认我是一个最忠心的朋友——

阿皮阿尼　假如您允许我请求，不要再说些客套话吧。

玛里内利　也好！——王爷因为他同马萨公爵小姐的婚礼一事，要立刻派遣一位全权大使到公爵那儿去一趟。他踌躇了许久，究竟应该委任哪一位。最后他，伯爵大人，选定了您。

阿皮阿尼　选定了我吗？

玛里内利　这个差使，——假如友谊可以自夸的话——我不

是没有出过力的——

阿皮阿尼　真的，因为要表示一番感谢，您使我非常为难。——我久久就没有料到，王爷还会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玛里内利　我相信，那不过是因为王爷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机会的缘故。虽然今天这个机会还不十分适合伯爵大人这样的一个人物；这固然怪我的友谊太性急了。

阿皮阿尼　友谊，友谊，每逢这个词说到第三遍的时候！——究竟我同什么人在说话？玛里内利侯爵的友谊，我从来没有梦想过。——

玛里内利　伯爵大人，我认识我的错误，简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我没有事先得着您的同意，就做了您的朋友。——总而言之，这又有什么妨碍呢？无论怎么样，王爷的恩典对您是一个天大的光荣，我不怀疑，您会热烈地接受。

阿皮阿尼　（想了一会。）当然。

玛里内利　既然这样，您现在就跟我走吧。

阿皮阿尼　到哪儿去？

玛里内利　到多赛乐见王爷去。——一切都准备好了；您今天就得要动身。

阿皮阿尼　您说什么？——今天就得要动身吗？

玛里内利　最好在这一点钟，不要推迟到下一点钟。事情是非常紧急的。

阿皮阿尼　真的吗？——我很抱歉，王爷赏赐我的光荣，我不

得不辞谢。

玛里内利　为什么？

阿皮阿尼　我今天不能动身；——明天也不能动身；就是后天也办不到。——

玛里内利　伯爵大人，您在开玩笑。

阿皮阿尼　同您开玩笑吗？

玛里内利　有趣极了！假如您同王爷开玩笑，他更开心了。——您不能去吗？

阿皮阿尼　我不能去，我的大人，我不能去。——我希望，王爷本人会原谅我的苦衷。

玛里内利　我倒很想听一听。

阿皮阿尼　本来是一件小事！——您瞧，我今天就要娶一位夫人。

玛里内利　会有这样的事吗？那么您怎么办呢？

阿皮阿尼　怎么办？——怎么办？——您的问题也未免太天真了。

玛里内利　伯爵大人，喜事有改期的先例。——我当然不相信这对于新娘新郎是方便的。这可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不过我想到主人的命令——

阿皮阿尼　主人的命令吗？——主人的吗？我们的主人到底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主人——我承认，您是应该绝对服从王爷的。但是我不必。我是自己志愿来到他宫廷服务的。我想取得为他服务的光荣：可是我并不想做他的奴隶。我是一个更大的主人的诸侯——

玛里内利　说什么更大的或者更小的；主人就是主人。

阿皮阿尼　我不想同您争辩！——够了吧，请您把听到的话，告诉王爷：就是说，我抱歉，不能接受他的恩典；因为我恰巧今天就要举行婚礼，这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

玛里内利　同时您不愿意让他知道，您同谁结婚吗？

阿皮阿尼　同爱米丽雅·迦洛蒂。

玛里内利　是这个府上的小姐吗？

阿皮阿尼　是的。

玛里内利　嗯！嗯！

阿皮阿尼　您想说什么？

玛里内利　我的意思是，根据这种情况，把婚礼推迟到您回来，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阿皮阿尼　推迟婚礼吗？单是推迟婚礼吗？

玛里内利　新娘贤德的父母不会这样认真的。

阿皮阿尼　新娘贤德的父母吗？

玛里内利　爱米丽雅一定是您的人。

阿皮阿尼　一定吗？——您说一定，您一定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猢狲！

玛里内利　伯爵，您对我说这句话吗？

阿皮阿尼　为什么不呢？

玛里内利　岂有此理！——我们再谈吧。

阿皮阿尼　嘿！这只猢狲真是狡猾；可是——

玛里内利　该死的东西！——伯爵，我要求决斗。

阿皮阿尼　这当然可以。

玛里内利　本来想现在就决斗：——不过我情愿使多情的新郎今天扫兴。

阿皮阿尼　好心眼的东西！不必如此，不必如此！（一手抓着他。）今天我固然不愿意人家立刻派我到马萨去，可是我有时间同您出去逛逛。——来，来！

玛里内利　（挣脱，走出。）您耐心等着吧，伯爵，您耐心等着吧！

第十一场

阿皮阿尼，克劳迪雅·迦洛蒂。

阿皮阿尼　你去吧，你真不是东西！——呵，这一下我才算出了一点气！刚才我的血都在沸腾。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心里觉得舒服些。

克劳迪雅　（非常慌乱不安。）上帝呀！伯爵大人——我听见一场激烈的吵闹。——您的脸气得发红。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皮阿尼　没有什么，夫人，一点也没有什么。刚才王爷的侍卫玛里内利替我效了一个很大的劳。他使我用不着去见王爷了。

克劳迪雅　真的吗？

阿皮阿尼　我们现在更可以早一点动身了。我去催我手下的人，立刻就回到这儿。这时爱米丽雅也打扮好了。

克劳迪雅　伯爵大人，我可以完全放心吗？

阿皮阿尼　您可以完全放心，夫人！（她进去。他出去。）

第 三 幕

布景：亲王行宫的一间前厅。

第 一 场

亲王，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没有用；他用最鄙视的态度拒绝了提出的恩宠。

亲王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难道就这样让它去吗？难道就这样让爱米丽雅今天变成他的人吗？

玛里内利　根据一切情况，好象只有这样。

亲王　我对您的主意曾经抱了很大的希望！——谁知道，您傻头傻脑地说了些什么呀？——假如一个蠢才想出来的计策不错，也需要一个聪明人去执行。我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玛里内利　我居然得到这样漂亮的报酬！

亲王　报酬您什么？

玛里内利　报酬我还肯为此牺牲性命。——当我看见，严肃同

讽刺都不能够打动伯爵的心，使他把爱情放在荣誉之后：我就试一试，惹他生气。我对他说了一些话，他就怒不可遏。他破口大骂我：我就要求决斗，——要求当场决斗。——我自己是这样想：不是他杀死我，就是我杀死他。我把他杀死了，那么这块战场就全是我们的了。如果他杀死了我：那也没有关系；他不得不逃亡，王爷至少可以赢得时间。

亲王 玛里内利，您果真这样干了吗？

玛里内利 唉！假如一个人肯这样豁出命去替大人物效劳，——他应该事先想一想这些大人物对于他的牺牲是会怎样感激的——

亲王 伯爵大人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容许别人第二次向他说这样话的人。

玛里内利 在这样事情发生之后，当然没有怀疑的余地。——谁又能够责备他呢？——他对我说，他今天还有比同我拚命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他通知我在结婚后第八天上同我决斗。

亲王 同爱米丽雅结婚！想起这件事我就要发狂！——您听了他那番话一声不响就走了！——接着您来，对我夸口说，您因为我的缘故愿意冒生命危险牺牲自己的性命——

玛里内利 可是，殿下，您说我当时应该再做些什么事情呢？

亲王 再做什么事情？——仿佛他已经做过了什么事情一样！

玛里内利 殿下，您讲来听听，您替自己办了一些什么事情。——您曾经幸运地在教堂里碰见了她。您同她约定

了些什么呢？

亲王　（讽刺地。）您想满足您的好奇心！——我不得不答应您。——呵，一切都很顺利。我过分热心的朋友，您不用再费心了。——她非常迎合我的心。我简直可以把她立刻带回来。（冷淡地命令。）现在您知道您想知道的事情了；——您可以走了！

玛里内利　可以走了！不错，是的，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结局！——假如我还想试一试这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我也只好走了。——我说这件不可能办到的事？——实在说，并不是不可能办到：不过胆子要大就是了！——如果我们把新娘置在我们的暴力之下，那么我敢担保，婚事是办不成功的。

亲王　哎，这个人没有一桩事不想试一下！现在我只需要把我的卫队交给他便了，他就会埋伏在大路旁边，领着五十来个人劫掠一辆车子，把一个女孩子抢出来，奏着凯歌带给我。

玛里内利　从前有过使用暴力抢走一个女孩子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却不象这样。

亲王　假如您知道这样办：那您就不会瞎扯这样久了。

玛里内利　可是事情的结局我可不能担保。——说不定会发生不幸的事件——

亲王　这只能怪我让一些人去负责他们胜任不了的事情！

玛里内利　那么，殿下——（他们听见远处传来枪声。）嘿！那是什么声音？——我没有听错吗？——殿下，您不是也听见了

一声枪响吗?——现在又是一声!

亲王　那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玛里内利　您想大概是什么事情?——假如我比您所相信的更能干一些,——您怎么说呢?

亲王　更能干一些吗?——那么您告诉我究竟——

玛里内利　简单一句话:我所谈的那桩事情,现在发生了。

亲王　这是可能的吗?

玛里内利　王爷,不过您别忘了您方才对我所说的话。——我再一次把王爷的话——

亲王　但是筹备的手续想必是很——

玛里内利　是再周密不过的!——这桩事我委托一批我信得过的人去办理。是在紧靠动物园木围墙的那条路上。在那儿有一部分人袭击车子,好象要抢劫它。另外有一部分人,我的一个仆人混杂在里面,从动物园冲了出来,好象去营救遇难的人。正当两边的人假装战斗的时候,我的仆人抓住了爱米丽雅,好象要营救她的样子,穿过动物园带她到宫廷里来。——计划就是这样——您现在说什么呢,王爷?

亲王　您真使我非常惊异。——我感觉有点害怕起来了。——(玛里内利走到窗前。)您在看什么?

玛里内利　一定是在那边!——不错!——一个戴假面具的人已经骑着马顺着木围墙跑来了;——一定是来向我报功的。——王爷,请您离开吧!

亲王　啊,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说什么？不是吗，现在我做得太多了；从前我做得太少了？

亲王　不是这样说。不过我不能想象——

玛里内利　您不能想象吗？——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网打尽——请您赶快离开。——戴假面具的人千万不可以看见您。

（亲王下。）

第　二　场

玛里内利，不久安杰洛上。

玛里内利　（又走向窗户。）那儿车子慢慢地返回城里去了。——干吗这么慢呢？车门两旁干吗一边站一个仆人呢？——这些是我不喜欢的预兆；——那个计划大概只成功了一半；——他们把一个受伤的人慢慢地送回去，——没有死人。——戴假面具的人下马了。——那是安杰洛本人。这个亡命之徒！——好了，这儿他知道那些暗道。——他向我招手了。他一定把他的事情办妥了。——嘿，伯爵大人，您不愿意到马萨去，可是现在您必须走一条更远的路了！——谁教您这样认识猢狲呢？（他走向门去。）不错，他们的手段是毒辣的。——安杰洛，怎么样？

安杰洛　（拿下假面具。）侍卫大人，请您注意！他们马上就把她带来。

玛里内利　事情的经过怎么样？

安杰洛　我想，很好。

玛里内利　伯爵怎么样？

安杰洛　给他伺候啦！伺候得还不错，还不错！——可是他一定听见了什么风声。因为他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玛里内利　您快一点把要对我说的话告诉我吧！他死了没有？

安杰洛　我很同情那位好好先生。

玛里内利　好吧，我拿这个来报酬您的同情心！（递给他一袋金子。）

安杰洛　我勇敢的尼柯罗完了！他一块儿丢了性命。

玛里内利　是这样的吗？双方都有死亡吗？

安杰洛　我可以为这个诚实的孩子哭一场！虽说他的死增加了我这个东西（掂一掂手中的钱袋。）四分之一的收入。我是他的继承人，因为我替他报了仇。这是我们的法律：我想从来没有为了忠诚和友谊，制定过这样好的法律。侍卫大人，这个尼柯罗——

玛里内利　您老讲您的尼柯罗！——但是伯爵，伯爵——

安杰洛　象闪电一般！伯爵一枪打中他的要害。我可也回了伯爵一枪。——他跌倒了；如果他还活着回到车子里去：那么我敢担保，他不会再活着出来了。

玛里内利　安杰洛，要是这句话真的靠得住，就好了。

安杰洛　要是这句话靠不住，我情愿失掉您以后的生意！——您还有什么话吩咐吗？因为我的路途是最远的：我们今天就要越过边境。

玛里内利　那么您去吧。

安杰洛　侍卫大人，要是再有什么要办的事，——您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打听到我。别人敢做的事，在我也不是什么妖法。我要的报酬比什么人都便宜。（下。）

玛里内利　这倒好！——但是并不十分好。——呸，安杰洛！您真是一个吝啬鬼！他总还值得吃第二枪。——可怜的伯爵，不知道他现在要怎样受罪呢！——呸，安杰洛！您这一家伙干得很辣手；——很鲁莽。——这件事情不能让王爷知道。让他自己去捉摸，这个死亡对于他会有多大好处。——这个死亡！——为了有把握，我什么都愿意给！——

第　三　场

亲王，玛里内利。

亲王　她从那边顺着大路走来了。她赶到仆人的前头。好象是恐怖使她的脚生了翅膀一样。她一定还没有猜疑到别的事情。她以为真是从强盗那儿逃脱了。——但是这桩事情能够瞒多久呢？

玛里内利　总之我们暂时把她弄到手了。

亲王　她的母亲不会找她吗？伯爵不会跟着她来吗？到那个时候，我再说什么呢？我怎么能够瞒着他们呢？

玛里内利　对于这一切我当然还不知道怎样回答。不过我们必须看情况。殿下，请您忍耐一下。第一步必须要完成。

亲王　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必须往回走。

玛里内利　也许我们用不着这样做。——这儿有千头万绪，要从这些头绪继续进行别的事情。——您忘记了那桩最重要的事情吗？

亲王　我怎么能够忘记，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呢？——最重要的事情？那是什么？

玛里内利　就是那一种讨好人、说服人的艺术——一个堕入情网的亲王决不会缺少这一种本事的。

亲王　决不会缺少那一种本事吗？再说，在这个时候，他刚好最需要这一种本事。我今天对于这种本事已经作了一次很拙劣的尝试。我用一切的甜言蜜语和海枯石烂的誓言也挤不出她一句话来。她站在那儿哑口无言，垂头丧气，全身发抖；就象一个听着宣告死刑裁判的犯人一样。她的恐惧传染了我，我同她一块儿发抖，最后我请求她原谅。现在我几乎不敢再同她谈话。——至少在她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这个胆量。玛里内利，您得去招待她。我要在这儿附近听一听，看事情怎样进展。等我的精神集中一点的时候，我再出来。

第　四　场

玛里内利，不久他的仆人白提思达同爱米丽雅上。

玛里内利　如果她没有亲眼看见他倒下去就好了——她一定

没有看见；因为她逃得这样快——她来了。我也不愿意她在这儿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他退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里。）

白提思达　小姐，请进这儿来吧。

爱米丽雅　（喘不过气来。）唉！——唉！——我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谢谢你。——但是上帝，上帝呀！我在什么地方？——只剩我单独一个人吗？我的母亲在哪儿？伯爵在哪儿？——他们是不是随后就来呢？跟着我就来呢？

白提思达　我猜想要来的。

爱米丽雅　你猜想吗？你不知道吗？你没有看见他们吗？我们背后不是有人开枪吗？

白提思达　有人开枪吗？——那也许！——

爱米丽雅　那一定是真的！不是打中了伯爵，就是打中了我的母亲。

白提思达　我要立刻出去看看他们。

爱米丽雅　带我去。——我要一块儿去；我一定要一块儿去；来吧，我的朋友！

玛里内利　（忽然走上来，假装刚要进来的样子。）哦，原来是小姐！是什么不幸，或者是什么幸运，——什么幸运的不幸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光荣呢？

爱米丽雅　（吃惊。）阿？大人，您在这儿吗？——我大概是在您的府上吧？——请您原谅，侍卫大人，我们离开此地不远遭到了强盗的抢劫。当时跑来一伙好人帮助了我们；——这个老实的人把我从车子里抢出来，带我到这里。——但

是我现在吃了一惊，看见他只救了我一个人。我的母亲还在危险中呢。在我们背后甚至有人开枪。她也许已经死了；——我还活着吗？——请您原谅。我一定要离开；我一定要再到那儿去，——我当时应该留在那儿的。

玛里内利　小姐，请您安心。一切都没有问题；您那些亲爱的人，您这样关切地替他们担忧，他们马上就会在您身边的。——趁这个时候，白提思达，你去，赶快去：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小姐在哪儿。他们或者正在花园里边的一个餐馆里找寻她呢。你立刻带他们到这儿来。（白提思达下。）

爱米丽雅　真的吗？他们都藏了起来吗？他们没有遭遇危险吗？——唉，今天对我是多么可怕的一天呀！但是我不应当留在这儿；——我应当赶快去迎接他们。——

玛里内利　小姐，为什么要去呢？况且您已经喘不过气来，没有气力了。您最好休息一会，请到一间比较舒服的房间里去吧。——我敢打赌，王爷一定会亲自去照料尊敬的令堂，并把她带到您这儿来。

爱米丽雅　您说的是谁？

玛里内利　我们最爱戴的王爷本人。

爱米丽雅　（非常惊慌。）王爷吗？

玛里内利　他一听到这个风声就跑去营救您。他极端愤怒，竟有这样的罪行发生在离他这样近的地方，等于在他的眼前。他派人去追捕凶手，要是捉住他们，他们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爱米丽雅　王爷！——那么我究竟在什么地方？

玛里内利　在多赛乐，在王爷的行宫里。

爱米丽雅　这真是一个巧合！——您相信他会立刻自己来吗？——还是他会同我的母亲一块儿来？

玛里内利　他已经来了。

第　五　场

亲王，爱米丽雅，玛里内利。

亲王　她在哪儿？在哪儿？——最美丽的小姐，我们到处寻找您。——您还好吗？——现在一切都好了！伯爵，令堂太夫人，——

爱米丽雅　呵，王爷！他们在哪儿？我的母亲在哪儿？

亲王　离这里不远；离这儿很近。

爱米丽雅　上帝呀，我不知道将会看到母亲或者伯爵成了什么样子呢？无论如何一定会看到的！——王爷，因为您瞒着我，——我觉得，您瞒着我——

亲王　不要这样说，最好的小姐。——请您把您的手臂伸给我，放心跟着我来吧。

爱米丽雅　（犹豫不决。）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没有遇到什么事——如果我的预料错了：——干吗他们还不到这儿来呢？干吗他们不跟您王爷一块儿来呢？

亲王　那么，小姐，请您赶快看到所有这些恐怖的幻象一下都消灭吧。——

爱米丽雅　我应当怎么办？（搓手。）

亲王　什么，我的小姐？难道您对我有疑心吗？——

爱米丽雅　（在他面前跪下。）殿下，我跪在您脚下——

亲王　（扶她起来。）我非常惭愧。——是的，爱米丽雅，我应该受这个沉默的谴责。——今天早上我的举动是无法辩护的：——最好还是请您原谅吧。请您饶恕我的弱点。我不应该诉说我的心情来使得您心中不安，因为这种诉说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况且当时您听了我的话，或者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话之后那种闭口不言的惊慌状态，已够我受罪的了。假如我能够把这桩意外的遭遇，在我所有的希望永久打消之前，它使我——再一次使我有看见您，有同您说话的幸运；假如我能够把这桩意外的遭遇看做是一个幸运的暗示，——看做是把我最后的裁判奇妙地推迟了，好让我再有一次可以哀求您的恩泽：那么我决心——请您不要激动，我的小姐——一切看您的眼色行事。我不敢说一个字，我不敢叹一口气来得罪您。不过请您不要拿疑心来使我痛苦。只要您一刻也不怀疑您对于我具有无限的力量。只要您决不考虑，您需要别人来保护您，来抵抗我。——现在来吧，我的小姐——来吧，那儿有些比较更合您心意的事情在等着您呢。（他拉拉扯扯地带她下去。）您跟着我们来，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您跟着我们来，——这句话也可以说：您不要跟着我们来！——我有什么理由要跟着他们去呢？他可以看看，他同她单独地可以交涉到一个什么地步。——我要做

的事情就是不让什么东西扰乱他们。现在我大概用不着怕伯爵会来制造麻烦。但是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会来的！假如她就这样安心地离开，不管她女儿的死活，这倒叫我觉得奇怪了。——怎么样，白提思达？有什么消息？

第　六　场

白提思达，玛里内利。

白提思达　（非常匆忙。）侍卫大人，她的母亲——

玛里内利　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在哪儿？

白提思达　要是侍卫大人不去迎接她，那么她立刻就会到这儿来。我并不想去找她，象侍卫大人刚才假装吩咐的，忽然听见她在远处喊叫。她发现她女儿的踪迹了，但愿不至于发现——我们的全盘阴谋！在这荒凉的所在所有的人都聚拢来围着她；每一个人都愿意给她指路。也许有人已经告诉她，说王爷在这儿，您在这儿，我不知道。——您打算怎么办？

玛里内利　我们看吧！——（想了一想。）如果她晓得她女儿在这儿，我不让她进来？——这是不行的。——如果她望见狼在小绵羊旁边，她当然要瞪眼。——岂但瞪眼？这还没有什么。但愿上天保护我们的耳朵好了！——这是什么？最健康的肺，甚至于一个女人的肺也会声嘶力竭。到了她们不能够再喊下去的时候，她们也就不喊了。再加上这

是她的母亲本人，我一定要把她拉到我们这一边。——假如我真正认识母亲们的脾气——说一些做一位王爷的丈母娘这类的恭维话，她们大部分是喜欢听的。——让她进来，白提思达，让她进来好了！

白提思达　您听！您听！

克劳迪雅　（幕后。）爱米丽雅！爱米丽雅！我的孩子，你在哪儿呀？

玛里内利　你去，白提思达，想办法把看热闹的人打发走。

第　七　场

克劳迪雅·迦洛蒂，白提思达，玛里内利。

克劳迪雅　（走进门来，白提思达正想出去。）呵！就是他从车子里把她抢出来的！——就是他带走她的！——我认得你。她在哪儿？你说呀，你这个倒霉的家伙！

白提思达　这就是感谢我的话吗？

克劳迪雅　呵，要是你值得感谢的话：（发出和气的声调。）——那么请你原谅我，诚实的人！——她在哪儿？——请你不要让我离开她太久了！她在哪儿？

白提思达　呵，夫人，她不能在更幸福的地方了。这儿我的主人会把夫人带到她那儿去。（对几个要挤进来的人说。）你们退出去！你们！

第八场

克劳迪雅·迦洛蒂，玛里内利。

克劳迪雅 你的主人吗？——（望见玛里内利，惊退。）呵！——这是你的主人吗？——我的大人，您在这儿吗？我的女儿也在这儿吗？您，您会把我带到她那儿去吗？

玛里内利 我感到非常高兴，夫人。

克劳迪雅 您等一等！——我这才想起了一桩事情——就是您——不是吗？——您就是今天早上在我家访问伯爵的那个人吗？您就是我让他同伯爵单独谈话的那个人吗？您就是同伯爵发生冲突的那个人吗？

玛里内利 发生冲突吗？——那我可不知道；不过因为国家大事发生一点无关重要的争论罢了——

克劳迪雅 您名叫玛里内利吗？

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侯爵。

克劳迪雅 那就对了。您听我说，侯爵大人。——玛里内利是——玛里内利这个姓名是——随伴着一个诅咒的呼声——不，希望我，不要诽谤这个高贵的人！——并没有随伴着一个诅咒的呼声——诅咒的呼声是我心里想出来的——玛里内利这个姓名是临死的伯爵最后的话。

玛里内利 临死的伯爵吗？阿皮阿尼伯爵吗？——您听我说，夫人，在您这番离奇的话里边叫我最注意的是什么。——

临死的伯爵吗？——您究竟要说什么，我不明白。

克劳迪雅 （悲痛，迟缓地。）玛里内利这个姓名是临死的伯爵最后的话！——您现在明白了吗？——我起先也不明白：虽然是用那样一个腔调说出来的——用那样一个腔调说出来的——用那样一个腔调呀！——我现在还听见它呢！我没有立刻明白这个腔调的意义，那时我想到哪儿去了呢？

玛里内利 夫人，您看怎么样？——我一向是伯爵的朋友；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因此，当他临死的时候还叫了我的名字——

克劳迪雅 用那样一个腔调吗？——我不会摹仿它；我不会描写它；但是它包含一切！一切！——什么呀？难道袭击我们的，是强盗吗？——他们是刺客；是花钱收买来的刺客！——玛里内利，玛里内利是临死的伯爵最后的话！用那样一个腔调说出来的！

玛里内利 用那样一个腔调说出来吗？——根据一个在恐怖的时刻所听到的腔调来控诉一个正直的人，您听见过这样的事情吗？

克劳迪雅 呵，只要我能够把它，把这个腔调拿到法庭做见证就好了！——不过，我太难过了！我把我的女儿忘记了。——她在哪儿呀？——怎么不说呵？难道也死了吗？——阿皮阿尼曾是你的仇人，我女儿同这桩事情又有什么相干呢？

玛里内利 我原谅您这位担忧的母亲。——夫人，您来吧！——您的小姐在这儿；就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我希望她已经

完全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了。王爷亲自体贴入微地在照料她——

克劳迪雅　谁？——谁亲自在照料她？

玛里内利　王爷。

克劳迪雅　王爷吗？——您真的是说王爷吗？——我们的王爷吗？

玛里内利　还有别的什么人呢？

克劳迪雅　那可完了！我这个倒霉的母亲呀！——还有她的父亲！她的父亲！——他将会咒诅她的诞生。他将会咒诅我。

玛里内利　您千万不要这样说，夫人！您想到了些什么？

克劳迪雅　我明白了！——不是吗？——今天在教堂里！在最纯洁的圣母的眼前！在永恒上帝的面前！——做出那样毫无廉耻的事；现在爆发出来了！（对着玛里内利。）嘿，你这凶手！怯懦的该死的凶手！你没有勇气亲手去谋杀：你为了满足别人的兽欲去谋杀，你真是卑鄙到极点了！你指使别人去谋杀！——你是一切凶手当中最下贱的东西！——讲义气的凶手们也不会容忍你在他们的队伍里！你！你！——为什么缘故，我不应该把我一切的愤恨，我一切的唾液用一个字来喷到你的脸上呢？——你！你这个拉皮条的东西！

玛里内利　您在胡言乱语，贤德的夫人。但是您——至少您应该放低您那狂叫的声音，您该考虑，您在什么地方。

克劳迪雅　我在什么地方吗？你叫我考虑，我在什么地方

吗?——一只母狮子，人家把她的小狮子抢了去，她哪里管得着她在谁的树林里怒吼呢?

爱米丽雅 (幕后。)呵，我的母亲呀!我听见我的母亲的声音了!

克劳迪雅 这是她的声音吗?这是她!她已经听见我了;她已经听见我了。我不应当喊叫吗?——你在哪儿，我的孩子?我来了，我来了!(她冲进房间，玛里内利跟着她冲进去。)

第四幕

布景：同前幕。

第一场

亲王，玛里内利。

亲王　（从爱米丽雅的房间里走出来。）玛里内利，您来，我需要休息一下——我还要请教您呢。

玛里内利　呵，您瞧那种母爱的愤怒呀！哈，哈，哈！

亲王　您在笑吗？

玛里内利　王爷，假如您刚才看见，她的母亲在这儿，在这儿大厅里，那种疯狂的样子——王爷，您一定听见她喊叫了！——等到一看见了您，她马上变得服服帖帖——哈，哈！——我很知道，没有一个母亲会挖掉一位王爷的眼睛，因为他看上了她的女儿。

亲王　您才是一个很坏的观察者！——刚才女儿冲向母亲，昏倒在她的怀抱里。因为这个缘故母亲就忘记了自己的愤

怒：并不是因为我。这是她爱惜她的女儿，并不是爱惜我；假如她没有讲得那么响，没有讲得那么清楚——要是我没有听见，没有懂得她讲的话，那就更好了。

玛里内利　什么话，王爷？

亲王　您干吗假装不知道呢？——直说出来吧！是真的？还是假的？

玛里内利　如果是真的！

亲王　如果是真的吗？——那么是真的了？——他死了？死了吗？（威吓着。）玛里内利！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什么意思？

亲王　我敢在上帝面前发誓！在大公无私的上帝面前发誓：对于这次流血我是无罪的。——假如您事先告诉我，这件事情将要断送伯爵的性命——不，不！就是要我自己的性命！——

玛里内利　假如我事先告诉您吗？——好象他的死早订在我的计划之中一样！我曾经三番五次嘱咐过安杰洛，避免伤害任何人。假如伯爵不先下手，也就不会发生任何强暴的行为。他不问青红皂白一枪打死了一个人。

亲王　真的！他应该知趣一点！

玛里内利　因此安杰洛冒了火，替他的同伴报仇——

亲王　当然，那是很自然的！

玛里内利　我已经把他狠狠地责备了一番。

亲王　责备吗？您说得多么客气！——您警告他，他不要再走入我的国境。我的责备是不会这样客气的。

玛里内利　很好！——我跟安杰洛；原先计划和意外事件：一切都是一样。——再说，事情是预先约好了的，大家也预先答应了的，惨剧可能发生，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归罪于我——

亲王　您说，惨剧——可能发生吗？还是应该发生吗？

玛里内利　越说越好听了！——可是，殿下，——在您一口咬定这回事同我有关系之前，——我不得不有一番辩白！伯爵的死，我绝不是无所谓的。我曾经要求他决斗；他没有赔偿我的名誉，他没有赔偿我的名誉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的名誉永久受了侮辱。假如在其他任何情况之下，王爷对我的怀疑是应该的；难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应该的吗？——（假装愤怒。）谁能够这样批评我！——

亲王　（让步的口气。）好了，好了——

玛里内利　但愿他还活着！呵，但愿他还活着！我情愿牺牲世界上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东西——（沉痛。）甚至于王爷的恩典——这种无价的、绝不应当轻意失掉的恩典——我都情愿牺牲！

亲王　我明白您的意思。——好了，好了。他丧命是偶然的事情，纯粹是偶然的事情。您对我保证，我相信。——可是还有哪个相信呢？那个母亲也相信吗？爱米丽雅也相信吗？——社会也相信吗？

玛里内利　（冷淡。）很难说。

亲王　假如大家都不相信，他们究竟要相信什么呢？——耸耸肩膀吗？——人家会把您的安杰洛看做工具，而把我看做

主犯——

玛里内利 （更冷淡。）这倒很可能。

亲王 把我看做主犯！把我本人看做主犯！——不然我只有立刻放弃对爱米丽雅的一切企图——

玛里内利 （非常不关切地。）如果伯爵还活着的话——王爷只好这么办。——

亲王 （激动，但是立刻又镇静下来。）玛里内利！——您可不应该叫我着急呀！——就让它这样吧——本来就是这样！您不过想说：伯爵丧命对于我是一种幸运——我能够碰到的最大的幸运，——对于我爱情唯一可能的幸运。只有这样看，——不管他的死活好了！——在世界上多一个伯爵，少一个伯爵，那又有什么关系！我猜中您的意思吗？——不错！我也不怕犯一个小小的罪恶。不过，好朋友，这一个罪恶必得是一个小小的秘密的罪恶，一个小小的可治愈的罪恶。您瞧，现在我们犯的罪恶，恰好既不秘密，又无法治愈。它虽然把道路打扫干净，但是同时也把道路堵塞着了。每一个人都会当面责备我们，——说我们完全不应该犯这个罪恶的！——这情况无非是由于您那个聪明奇妙的布置造成的吧？

玛里内利 如果王爷这样命令——

亲王 不是这样，又是怎么样呢？——我要您说！

玛里内利 一些不属于我账上的东西，都记在我的账上了。

亲王 我要您说！

玛里内利 要说就说吧！这同我的布置有什么相干呢，因为

一个明显的嫌疑牵连到王爷身上吗？——这是由于那一场牵手好戏，他有幸自己参加到我的布置中间去了。

亲王　我吗？

玛里内利　他可以允许我告诉他，他今天早上在教堂里所进行的步骤，——不论他以多么得体的态度来进行，——不论他怎样非进行不可——可是这个步骤是不属于这一场跳舞的。

亲王　他究竟破坏了什么呢？

玛里内利　当然没有破坏整个的跳舞：可是暂时搅乱了跳舞的拍子。

亲王　哼！我明白您的意思吗？

玛里内利　那么，直截了当地说吧。我承办这件事情的时候，爱米丽雅还一点也不知道王爷爱上了她，不是吗？爱米丽雅的母亲更一无所知。假如我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建造，而王爷却在破坏我建筑物的基础，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亲王　（打自己的额角。）真该死！

玛里内利　假如他自己泄露了秘密，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亲王　那个倒霉的主意！

玛里内利　假如他自己没有泄露秘密，那还有什么问题呢？——相信我的话吧！我倒想知道，母亲或女儿从我的布置当中会引起对他的疑心吗？

亲王　我想您的话是对的！

玛里内利　自然我做得很不对——殿下，请您原谅！

第　二　场

白提思达，亲王，玛里内利。

白提思达　（匆匆上。）伯爵夫人刚才到了。

亲王　伯爵夫人吗？哪一位伯爵夫人？

白提思达　奥尔西娜。

亲王　奥尔西娜吗？——玛里内利呵！——奥尔西娜吗？——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我象王爷本人一样地惊异。

亲王　白提思达，去，快去：别让她下车子。说我不在这儿。我不在这儿见她。让她立刻就回转去。去，快去！——（白提思达下。）这个傻女人想要做什么？她怎么敢来的？她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难道她会来探听消息吗？难道她听见了什么风声吗？——呵，玛里内利，您说，您回答！——难道我得罪了这个想做我朋友的人吗？因为一场无聊的争辩得罪了他吗？难道我应该请求他原谅我吗？

玛里内利　呵，我的王爷，只要您重新恢复您原来的态度，我就是您全心全意的仆人！——奥尔西娜这次前来，对我和对王爷同样是一个谜。可是她不是一个容易让人挡驾的女人。王爷打算怎么办？

亲王　绝对不见她；我离开——

玛里内利　这很好！赶快。我愿意接见她——

亲王　但是目的只要打发她走。——您不要再同她谈别的事情。这儿我们还有旁的事情要办——

玛里内利　王爷，不要这样说！这些旁的事情是已经办好了。您要鼓起勇气！还没有做到的事情，一定有办法。——我不是已经听见她的声音吗？——王爷，赶快走！——到那儿去，（指着一个房间，亲王走进去。）如果您愿意，您可以听我们谈话。——我怕，我怕，她来准没有好事情。

第三场

伯爵夫人奥尔西娜，玛里内利。

奥尔西娜　（起先没有看见玛里内利。）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了一个不要脸的东西，想不放我进来以外，没有人来迎接我？——我可是在多赛乐呀？在多赛乐，平时在这儿，不是整批奉承拍马的人都急忙冲来伺候我？平时在这儿，不是爱情和欢乐在等待着我？——这就是那个地方：但是，但是！——您瞧，玛里内利！——很好，王爷把您带了来。——不，不好！我要同他谈什么事情，我只有同他自己谈。——他在哪儿？

玛里内利　王爷吗，伯爵夫人？

奥尔西娜　还会是谁？

玛里内利　原来夫人猜想他在这儿吗？知道他在这儿吗？—

至少他没有料到伯爵夫人奥尔西娜会到这儿来。

奥尔西娜 没有吗？那么他今天早上没有接到我的信了？

玛里内利 夫人的信吗？呵，是的；我想起了，他提起过夫人的一封信。

奥尔西娜 他还说什么？我不是在信里约他今天在多赛乐会面吗？——真的，他不喜欢书面答复我。但是我听说，他在一小时以前的确坐车到多赛乐来了。我相信，这足够算是一封回信了；因此我来了。

玛里内利 真是一桩特别凑巧的事情！

奥尔西娜 凑巧的事情吗？——您听我说，这是约好了的事情。同约好了的一样。在我这方面是信件；在他那方面是行动。——您瞧，这位侯爵大人，他站在那儿那个样子！他瞪着怎样一双眼睛！他的小脑袋里觉得奇怪吗？到底他奇怪什么呢？

玛里内利 夫人，您昨天似乎离得那么远，好象永久不再到王爷的眼前一样。

奥尔西娜 真是隔夜出良谋。——他在哪儿？他在哪儿？——不是吗，他在那间我听见喊叫和喧嚷的屋子里。——我想进去，那个混蛋的仆人挡着了门。

玛里内利 我最亲爱的最好的夫人——

奥尔西娜 那是一个女人叫喊的声音。什么事，玛里内利？——呵，告诉我，告诉我——假如我真是您最亲爱的最好的夫人——您见鬼吧，您这种宫廷的臭蛆！讲这种废话，这么多谎话！您告诉我或者不告诉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

要去看看。(欲走。)

玛里内利　(阻止她。)上哪儿去?

奥尔西娜　到我很早就应该去的地方去。——您以为,在这前厅里同您作无谓的瞎扯,而王爷却在屋里等着我,这是适当的吗?

玛里内利　伯爵夫人,您误会了。王爷根本没有等您。王爷不能够在这儿见您,——他不愿意见您。

奥尔西娜　如果他真在这儿呢?接到了我的信才到这儿的呢?

玛里内利　不是接到了夫人的信——

奥尔西娜　您说,他收到了我的信——

玛里内利　收到了,可是没有看。

奥尔西娜　(愤怒。)没有看吗?——(气稍平一点。)没有看吗?——(悲伤,擦去眼中一滴泪水。)——连看都没有看吗?

玛里内利　我知道,那是由于他精神不宁,——不是由于他怠慢您。

奥尔西娜　(骄傲地。)怠慢吗?——谁想到这上面去了?——这需要您给谁讲呢?——玛里内利,您真是一个无耻的安慰者!——怠慢!怠慢!别人也会怠慢我!怠慢我!——(温和些,一直到发出悲伤的声调。)当然他不再爱我了。这是肯定的。旁的东西走进了他的心灵,代替了爱情的地位。这是自然的。但是为什么偏要怠慢我呢?只要说不关心就可以了。不是吗,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当然,当然。

奥尔西娜　（讽刺地。）当然吗?——呵，真是聪明人，人家想说什么，就可以让他来照样说!——不关心！拿不关心代替爱情吗?——那就是说，用虚无的东西来代替具体的东西。您学一学，您这个鹦鹉学舌的宠臣，您跟着一个妇人学一学吧，不关心是一个空洞的字眼，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声音，里面没有东西，什么东西也没有。心灵不思想的东西，心灵认为不存在的东西，才会不关心。对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才不关心。——这就等于说它对于每样东西都是关心的。——这番话对您这种人太高深了吧?

玛里内利　（自语。）呵，真难过！我所担心的事情，是真的了。

奥尔西娜　您在那儿叽叽咕咕地说些什么?

玛里内利　非常佩服的话！——伯爵夫人，谁不知道，您是一位哲学家呢?

奥尔西娜　可不是吗?——是的，是的；我是一位哲学家。——但是我现在才让人知道，是一位哲学家吗?——呵，呸，假如我曾经让人知道；假如我时常让人知道，那就糟了！王爷怠慢我，那还有什么奇怪呢?一个男人怎么能够爱一个桀骜不驯、要求独立思想的东西?一个有思想的女人同一个搽脂抹粉的男子一样地讨人厌。她应该笑，只是笑，来经常保持大人先生们的欢心。——那么，请讲一讲，我应当笑什么呢，玛里内利?——呵，是了！笑这凑巧的事情！就是我写信给王爷约他到多赛乐来；王爷不看我的信，他还是到多赛乐来了。哈，哈，哈！真是一件特别凑巧的事情！很有趣，很滑稽!——玛里内利，您不跟

着一块儿笑吗？——大人先生能够跟着我们一块儿笑，可是他们不许我们这些可怜虫跟着一块儿想。——（严肃地命令道。）那么您笑好了！

玛里内利　我立刻就笑，伯爵夫人，我立刻就笑！

奥尔西娜　停止笑！机会已经过去了。不，不，您不要笑。——因为您瞧，玛里内利，（从沉思一直到伤感。）那种使我这样好笑的事情也有它严肃的——非常严肃的一面。就象世界上一切事情那样！——凑巧的事情吗？王爷没有想到在这儿见我，他在这儿又不得不见我，这算是一件凑巧的事情吗？一件凑巧的事情吗？——相信我，玛里内利，凑巧这个词是亵渎上帝的词。在太阳光之下没有凑巧的事情；——尤其是目标清清楚楚的事情。——万能仁慈的上帝，请您宽恕我，因为我同这个愚蠢的罪人把这样显然是您的工作，甚至于是您直接的工作，叫做凑巧的事情！——（匆忙地对着玛里内利。）您跟我来，再引诱我去做一次这样亵渎的事情吧！

玛里内利　（自语。）这太过分了！——但是伯爵夫人——

奥尔西娜　不许说"但是"！说"但是"必须要考虑：——我的头！我的头！（用手抚着额。）——您想办法，玛里内利，您想办法，让我快点见他，快点见王爷；不然我就不能见他了。——您瞧，我们应该见面；我们非见面不可——

第 四 场

亲王、奥尔西娜、玛里内利。

亲王 （走出房间，自语。）我一定要来帮他的忙。——

奥尔西娜 （望见他，踌躇不决，是否应该迎上去。）呵！他来了。

亲王 （穿过大厅，走过她身边，到别的房间去，说话的时候并不停步。）瞧！我们漂亮的伯爵夫人在这儿！——我很抱歉，夫人，今天我不能充分享受您拜访的光荣！我很忙。我有客人。——下一次吧，我亲爱的伯爵夫人！下一次吧。——现在请您不必久等了。不必久等了！——玛里内利，我等着您呢。——

第 五 场

奥尔西娜、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现在您可听见他亲口说了，伯爵夫人，刚才您还不相信我呢！

奥尔西娜 （象昏迷一样。）我听见了吗？我真的听见了吗？

玛里内利 真的听见了。

奥尔西娜 （悲伤。）他说："我很忙。我有客人。"这种抱歉的话是应该对我说的吗？拿这种话把谁打发走呢！它可以打

发走每一个讨厌的人，每一个叫化子。对我不再说一句谎话了吗？对我不再说一句小小的谎话了吗？——很忙吗？究竟忙的是什么？有客人吗？究竟他在招待哪一位客人？——您来吧，玛里内利；您可怜我吧，亲爱的玛里内利！您随便对我扯一个谎吧。您说一个谎话算得了什么呢？——他有什么事情要办呀？他在招待哪一位客人？——告诉我；告诉我您恰巧想说的第一句话，——我就走了。

玛里内利　（自语。）在这个条件之下我大概可以告诉她一部分真话。

奥尔西娜　怎不说呀？快点呀，玛里内利，我就走了。——他还说，王爷还说："我亲爱的伯爵夫人！下一次吧。"他不是这样说的吗？——他这样说，他对我就算守约，他这样说，他没有借口推托：快一点，玛里内利，您扯一个谎；我就走了。

玛里内利　亲爱的伯爵夫人，王爷真是有客人。他正在招待一些客人，他不能抽出一刻工夫离开他们；这些客人是刚才从一场大难中逃出来的。阿皮阿尼伯爵——

奥尔西娜　王爷在招待他吗？——可惜我不得不戳穿你这句谎话。赶快另外想一句吧。——因为阿皮阿尼伯爵，假如您还不知道的话，刚才被强盗们打死了。我离城不远就碰见了那辆载他尸首的车子。——难道不是他吗？难道是我作梦吗？

玛里内利　可惜不是您作梦！但是同伯爵一块儿的其他人侥幸地逃到宫里来了：新娘，新娘的母亲，伯爵本来想同她

们一块儿到萨比奥内塔去举行他隆重的婚礼。

奥尔西娜　原来就是她们吗？王爷正在招待她们吗？新娘吗？还有新娘的母亲吗？——新娘漂亮吗？

玛里内利　她们遭遇不幸的事情使王爷非常难过。

奥尔西娜　就算她生得丑陋，我也希望如此。因为她的命运是悲惨极了。——可怜的贤淑的姑娘，正当他应该永久是你的人，人家却从你手里永久地把他夺去了！——她是谁，这位新娘？我认识她吗？——我离城日子太久，我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了。

玛里内利　是爱米丽雅·迦洛蒂。

奥尔西娜　谁？——爱米丽雅·迦洛蒂吗？爱米丽雅·迦洛蒂吗？——玛里内利！您这个谎话我不相信是真的！

玛里内利　为什么？

奥尔西娜　爱米丽雅·迦洛蒂吗？

玛里内利　夫人不见得认识她——

奥尔西娜　我认识她！我认识她！虽然也许只是从今天起才认识。——玛里内利，您说真话吗？真是爱米丽雅·迦洛蒂吗？——爱米丽雅·迦洛蒂是王爷正在安慰的、不幸的新娘吗？

玛里内利　（自语。）难道我告诉她太多了吗？

奥尔西娜　阿皮阿尼伯爵是这位新娘的新郎吗？就是那位刚才被人打死的阿皮阿尼吗？

玛里内利　不是别人。

奥尔西娜　真妙呀！呵，真妙！真是妙极了！（拍手。）

玛里内利　为什么妙呢？

奥尔西娜　我很想吻一吻这个引诱他去做这件事情的魔鬼！

玛里内利　谁？引诱他吗？引诱他去干什么？

奥尔西娜　是的，很想吻一吻，吻一吻他——哪怕您就是这一个魔鬼，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伯爵夫人！

奥尔西娜　到这儿来！看着我！瞪眼看着我，眼睛对眼睛！

玛里内利　做什么？

奥尔西娜　难道您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玛里内利　我怎么会知道呢？

奥尔西娜　您对于那桩事情没有份儿吗？

玛里内利　对于哪桩事情？

奥尔西娜　您发誓吧！——不，您不要发誓。您可能再多犯一个罪过，——或者，是的，您尽管发誓吧。一个始终要打下地狱的人，多犯一个罪过，或者少犯一个罪过，本来算不了一回事！您对于那桩事情没有份儿吗？

玛里内利　您在吓我，伯爵夫人。

奥尔西娜　真的吗？——您瞧，玛里内利，您的好心一点也没有怀疑吗？

玛里内利　什么？怀疑什么？

奥尔西娜　好吧，——那么我愿意告诉您一个秘密；——一个秘密，它会使您每一根头发都竖立起来。——但是在这儿，这样靠近门，别人可能听见。到这儿来。——不要作声！（把手指放到嘴上。）您听！很秘密的！很秘密的！（将她的嘴

靠近他的耳朵，好象要悄悄地对他说，但是她却大声地对他叫喊。）王爷是个凶手！

玛里内利　伯爵夫人，——伯爵夫人——您疯了吗？

奥尔西娜　疯了吗？哈，哈，哈！（放声大笑。）我对于我的理智很少有，也可以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满意。——这是靠得住的，玛里内利；——可是我们要守秘密——（小声说。）王爷是个凶手！他是杀死阿皮阿尼的凶手！——他不是强盗杀死的，是王爷的帮凶杀死的，是王爷杀死的！

玛里内利　这样一桩伤天害理的事情，您怎么能够说得出口，您怎么能够想得起来呀？

奥尔西娜　怎么不会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同这位爱米丽雅·迦洛蒂，——他现在正在招待她，——她的未婚夫不得不突然离开世界，——王爷今天早晨在多米尼克教堂的大厅里同这位爱米丽雅·迦洛蒂，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我的探子们看见了。他们也听见，他对她谈了些什么话。——我的好大人，您怎么说呢？难道是我疯了吗？我想我把应该归在一起的事情，大概差不多合在一起了。——难道说这些事情也是凑巧碰在一起吗？据您看来这也是凑巧的事情吗？呵，玛里内利，您看不透人类的阴险，您也看不透上帝的先见。

玛里内利　夫人，你这样讲要闯出大祸来的——

奥尔西娜　假如我告诉更多的人呢？——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我想明天在市场上把这件事宣布出来。——谁反对我——谁反对我，谁就是凶手的帮凶。——再见

吧。(当她要走出去的时候,在门口遇见慌慌忙忙走进来的老奥多雅多·迦洛蒂。)

第六场

奥多雅多·迦洛蒂,伯爵夫人,玛里内利。

奥多雅多　请您原谅,夫人——

奥尔西娜　这儿我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因为这儿我没有什么可以生气的事情。——请您请教这位大人吧。(对他指指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看见他,自语。)现在什么都完了!老头子来了!—

奥多雅多　请您原谅,我的大人,一个万分惊慌的父亲,——他不等候通报就撞进来了。

奥尔西娜　父亲吗?(转身。)是爱米丽雅的父亲,毫无疑问。——呵,欢迎,欢迎!

奥多雅多　一个仆人飞奔前来通知我,说我家里的人在这儿附近遭遇了危险。我飞奔到此地来,听说,阿皮阿尼伯爵受了伤;送回城里去;我的内人同小女救到宫里来了。——她们在哪儿,我的大人?她们在哪儿?

玛里内利　上校,请您放心。您的夫人同令嫒只受了一点虚惊,并没有遭遇不幸的事情。她们两位都好。王爷陪着她们。我立刻去给您通报。

奥多雅多　为什么还要通报呢?为什么还要先去通报呢?

玛里内利　原因是——因为——因为王爷的缘故。您知道上校，您同王爷的关系是怎样的。你们的交情不是很丿的。虽然他对您的夫人同女儿表示这样的好感：——她们到底是夫人小姐。——因为这个缘故，您就能够不经过通报，来到他的面前吗？

奥多雅多　您说得对，大人；您说得对。

玛里内利　但是，伯爵夫人——我可以先送您上车子吗？

奥尔西娜　用不着，用不着。

玛里内利　（狠命抓住她的手。）请您原谅，我应当尽我的责任。——

奥尔西娜　您不要着急呀！——我解除您的责任！你们这类人老把礼貌看作责任；把真正的责任倒看做无关紧要的事情！——您去给这位可敬的人通报，愈快愈好，这就是您的责任。

玛里内利　您忘记了王爷亲口命令您的话吗？

奥尔西娜　让他再命令我一次好啦。我等他。

玛里内利　（把上校拉到一边，低声对他说。）先生，我不得不留您在这儿陪伴一位夫人，她的——她的思想——您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您，好让您知道，您应该怎样回答她的话，——她时常讲一些很离奇的事情。最好，您不要同她谈话。

奥多雅多　很好。——您快点去吧，我的大人。

第 七 场

伯爵夫人奥尔西娜，奥多雅多·迦洛蒂。

奥尔西娜　（沉默一些时候，她观察上校，表示同情，同时上校有点好奇地观察她。）他在那儿对您说了些什么，您这个不幸的人！——

奥多雅多　（一半自语，一半对她。）不幸的人吗？

奥尔西娜　那一定不是一句真话；——尤其是那些要对您讲的话，一定没有一句真话。

奥多雅多　要对我讲的话吗？——难道我知道得还不够吗？——夫人！——不过您尽管说好了，您尽管说好了。

奥尔西娜　您一点也不知道。

奥多雅多　一点也不知道吗？

奥尔西娜　您这位善良的、亲爱的父亲！——假如您也是我的父亲，我什么都可以牺牲的！——请原谅！不幸的人总是愿意互相结合的。——我愿意同您忠实地分担痛苦和愤怒。

奥多雅多　痛苦和愤怒吗？夫人！——但是我忘记了——您尽管说好了。

奥尔西娜　假如那个就是您唯一的女儿——您唯一的孩子，那更可怜了！——当然，不管是不是唯一的孩子。一个不幸的孩子总归是一个唯一的孩子。

奥多雅多　您说一个不幸的孩子吗？——夫人！——我问她做

什么？——但是，上帝在前，一个疯人是不会这样讲的！

奥尔西娜　疯人吗？原来这就是他秘密地告诉您关于我的话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不见得就是他最大的谎话。——我已经感觉到了！——相信我，相信我的话：谁对于某些事情没有失掉理智，他就不会失掉理智。——

奥多雅多　我应当怎么想呢？

奥尔西娜　看来您并不轻视我！——因为您也有理智，老先生；您也是有理智的。——我从这副果敢、庄严的面貌看得出来。您也是有理智的；但是我只要说出一句话来，——您就没有理智了。

奥多雅多　夫人！——夫人！——假如您不赶快地把那句话告诉我，在您还没有告诉我以前，我已经就没有理智了。——告诉我吧！告诉我吧！否则您就并不是真的，——并不是真的，那些良善的、值得我们怜悯的、值得我们尊敬的疯人里面的一个——您是一个平凡的傻女人。您没有您从来没有过的东西。

奥尔西娜　好吧，您听好了！——您以为您都知道了吗？您以为阿皮阿尼是受了伤吗？仅仅受了伤吗？阿皮阿尼死了！

奥多雅多　死了吗？死了吗？——呵，夫人，这个话是违反协定的。您本来要使我失掉理智；现在您却碎了我的心。

奥尔西娜　这还是次要的事情！——您再听下去好了。——新郎是死了，新娘——您的女儿——比死还要难受呢。

奥多雅多　还要难受吗？比死还要难受吗？——但是不是同时也死了呢？——因为我只知道一件比死还要难受的事

情——

奥尔西娜　不是同时也死了。她没有死，好心的父亲，她没有死！——她活着，她活着。她现在将要真正地开始生活。——一种充满愉快的生活！最美丽的、最快活的极乐园里的生活，——只要这种生活继续维持下去。

奥多雅多　那一句话，夫人；那一句唯一的、使我失掉理智的话！说出来吧！——您不要把您的一滴毒药倒进一个水桶里吧。——那句唯一的话！快一点。

奥尔西娜　好吧，我说；您把它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记着吧！——今天早上，王爷在做弥撒时同您的女儿谈话；午后，他把她带到行——行宫。

奥多雅多　在做弥撒时同她谈话吗？王爷同我的女儿吗？

奥尔西娜　谈得那么亲密！那么热情！——他们商量的可不是小事。假如那是商量好的，那倒很好；假如您的女儿是自愿被救到这儿来，那倒很好！您瞧：这不是一个强暴的拐骗；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谋杀！

奥多雅多　这是诽谤！这是罪恶的诽谤！我知道我的女儿，假如是谋杀，那么也就是——拐骗。——（疯狂地向四周观看，跺脚，吐白沫。）现在，克劳迪雅呢？现在，亲爱的妈妈呢？——我们不是曾经度过快乐的生活吗！呵，仁慈的王爷的快乐生活！呵，这种特别荣幸的快乐！

奥尔西娜　这话发生影响了吗？老先生，这话发生影响了吗？

奥多雅多　我现在站在匪窟的门前了——（当他将外衣两面翻开的时候，看见自己没有携带武器。）奇怪，我来得太匆忙，还好没有

把一双手留在家里！——（摸索所有的衣袋，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没有！一样也没有！没有地方找！

奥尔西娜　哦，我明白了！——这我可以帮助您！——我带来了一个。（抽出一把匕首来。）您把它拿去吧！赶快拿去吧！别让人看见我们！——我还有一点东西，——毒药。但是毒药不过是给我们妇女们用的；不是给男人们用的。——您拿去吧！（坚决地把匕首给他。）您拿去吧！

奥多雅多　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亲爱的孩子，谁再说你是一个傻女人，我要同他算帐。

奥尔西娜　您把它藏起来！赶快藏起来！——我——找不到机会使用它了。您不会没有这个机会的；您将抓着机会，第一个机会，最好的机会，——假如您真是一个男子汉的话。——我，我不过是一个女人：但是我还抱着这个目的来的！我下了最大的决心！——我们，老先生，我们可以彼此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因为我们两人都受了侮辱；受了同一个淫棍的侮辱。——呵，假如您知道，——假如您知道，我怎样厉害地，怎样说不出来地，怎样想象不到地受了他的侮辱，而且现在还将受他的侮辱：——那么您就能够，您就可以把您自己的侮辱忘记了。——您认识我吗？我是奥尔西娜；我就是那个受欺骗、被遗弃的奥尔西娜。——当然，也许就是因为您女儿的缘故我被遗弃。——但是您的女儿负什么责任呢？——不久她也会被遗弃的。——然后他再弄一个！——接着再弄一个！——哈，哈！（装着愉快的样子。）这是怎样一个崇高的幻想呀！什

么时候我们大家，——我们是被遗弃的一大群，我们大家变做酒醉的狂妇，变做复仇的女神，假如我们大家把他弄到我们手里，在我们手里把他撕碎，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撕下来，把他的五脏六腑翻转过来，——为的是要找出那颗心，这个负心人答应给每个女人而不给任何人的那颗心！哈！那应该变成一场跳舞！那是应该的！

第 八 场

克劳迪雅·迦洛蒂，前场人物。

克劳迪雅 （走进来周围一望，看见她的丈夫，立刻飞奔上前。）我猜中了！——呵，我们的保护人，我们的救星！奥多雅多，你来了吗？你来了吗？——从他们低声的谈话、从他们的脸色来看，我料定是这回事。——如果你还一点也不知道，我应该告诉你什么呢？——如果你已经知道了一切，我应该告诉你什么呢？——可是我们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你的女儿是无辜的。是无辜的，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是无辜的！

奥多雅多 （望见他妻子时，企图极力控制自己。）好吧，好吧。只要你安静一点，只要你安静一点，——答复我的问题。（对奥尔西娜。）夫人，并不是我还有什么怀疑——伯爵死了吗？

克劳迪雅 死了。

奥多雅多 王爷今天早上在做弥撒时同爱米丽雅谈过话，这是真的吗？

克劳迪雅　是真的。你要知道，这件事惹得她多么惊慌；她是多么仓皇失措地回到家里的——

奥尔西娜　您瞧，我说了谎话没有？

奥多雅多　（苦笑。）我也不愿意您说谎话！无论为了什么，我也不愿意！

奥尔西娜　我疯了吗？

奥多雅多　（狂怒地走来走去。）呵，——我也还没有疯。——

克劳迪雅　你要我镇静；我镇静下来了。你这个最好的男子汉，允许我——我请求你——

奥多雅多　你要什么？难道我不镇静吗？还有谁比我更镇静呢？（勉强抑制自己。）爱米丽雅知道阿皮阿尼死了吗？

克劳迪雅　她不可能知道。可是我怕她起疑心，因为他没有来。——

奥多雅多　她在悲伤哭泣。——

克劳迪雅　不在了。——已经过去了；你知道她平常的脾气。她是我们女人中间最胆小的、最果敢的一个人。她绝不能够抑压她最初的印象；可是经过极少的考虑，她就能头脑清醒，决定一切。她同王爷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她同他谈话用一种冷淡的口气——奥多雅多，我们快点去吧！

奥多雅多　我是骑马来的。——怎么办呢？——不过，夫人，您坐车回城里去吗？

奥尔西娜　不到别的地方。

奥多雅多　您可以顺便带着我内人回去吗？

奥尔西娜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很高兴。

奥多雅多　克劳迪雅——（给她介绍伯爵夫人。）这位是奥尔西娜伯爵夫人；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夫人；是我的女朋友，我的恩主。——你必须同她进城去；好立刻派车子出来接我们。爱米丽雅不可以再回到瓜斯塔拉城里去。她应该跟着我。

克劳迪雅　但是——尽管这样——我不愿意同孩子分开。

奥多雅多　她的父亲不是留在她身边吗？他们最后总会让他进去的。不要反对！——夫人，来吧。（低声对她说。）你会听到关于我的事情的。——来吧，克劳迪雅。（他扶她下。）

第五幕

布景：与前幕同。

第一场

玛里内利，亲王。

玛里内利　这儿，殿下，从这个窗里您可以望见他。他在拱廊上踱来踱去。——他正在拐进来；他来了。——不，他又转回身去了。——他自己还没有平下气来呢。但是他是比较平静得多了，或者他外表是这样。这对于我们是无所谓的！——这是自然的事情！不管那两位妇人替他出了什么主意，他有胆量说出来吗？——白提思达听见说，他要他的妻子立刻派车子出来接他们。因为他是骑马来的。——请您注意，他见您的时候，他会很谦卑地感谢您，感谢在这桩伤心的偶然事件中他的家里人在这儿所受的仁慈保护，他会同他的女儿一块儿请求赏赐其他的恩典；他会安静地把她带回城去，谦恭地等候，王爷要对他不幸

的、亲爱的女儿继续表示怎样一种同情。

亲王 但是假如他不是这样和气呢？他很难，很难会是这样和气的。我极了解他。——就算他最多压制着他的猜疑，控制着他的愤怒；他会不会不把爱米丽雅送到城里去，却把她带走呢？留她在他的身旁呢？或者甚至于把她藏到一个在我国境以外的修道院里呢？那怎么办呢？

玛里内利 恐惧的爱情看得很远。真的！——可是他将不会这样做——

亲王 但是假如他真是这样做！那怎么办呢？不幸的伯爵丧失了他的生命，这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玛里内利 为什么要有这种悲哀的迟疑呢？前进呀！胜利者总是这样想：不管倒在他旁边的是敌人还是朋友。——就算那样吧！王爷，就算那个嫉妒的老头子，他象老爷所害怕的那样做：——（考虑。）这样对付他，行！我有办法了！——除掉愿望以外绝对不容许他更进一步。绝对不容许！——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监视他！——（再走到窗前。）他几乎出其不意地闯进来了！他来了。——王爷，让我们躲开他：王爷先听我说，在我们恐惧的情况之下应该采取什么办法。

亲王 （威胁着。）不过，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采取世界上的最干净的办法！

第二场

奥多雅多·迦洛蒂。

奥多雅多　还没有人到这儿来吗？——好吧；我还要更冷静一点。这却是我的幸运。——世界上最可耻的事情，就是一个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头，有一个青年人冲动的思想！我常常对自己这样说。可是我不能控制自己，但是谁让我不能控制自己呢？一个嫉妒的女人；让一个嫉妒得发狂的女人。——被侮辱的德行同罪恶的报复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有挽救那被侮辱的德行了。——至于你的事情，——我的儿子呀！我的儿子呀！——我从来不会哭；——现在我也不愿意去学哭——另外一个人会把你的事情变成他的事情。假如你的凶手不能应得他罪恶的果实，在我已经很够了。——这可以使他比犯罪还难受得厉害！假如情欲的满足和厌倦很快驱迫着他不断地追求肉欲；那么每当他回想起那一次没有得到肉欲的满足，他一切的享乐都没有趣味了！在每一个梦境之中，全身血污的新郎带着新娘走到他的床前；假如他仍然把情欲的手臂伸向她：那么他就会忽然听见地狱里讥笑的声音，他就惊醒过来了！

第　三　场

玛里内利,奥多雅多·迦洛蒂。

玛里内利　您刚才到哪儿去了?上校,您刚才到哪儿去了?

奥多雅多　我的女儿来过这儿吗?

玛里内利　她没有来过:可是王爷来过。

奥多雅多　希望他原谅我。——我送伯爵夫人去了。

玛里内利　怎么说?

奥多雅多　她是一位好夫人!

玛里内利　您的夫人呢?

奥多雅多　同伯爵夫人去了;——好立刻派车子出来接我们。我只希望王爷准许我同我的女儿在这儿等到车子来。

玛里内利　干吗这样周折呢?难道王爷不高兴亲自把她母女两人送进城吗?

奥多雅多　至少小女不得不辞谢这个光荣。

玛里内利　为什么呢?

奥多雅多　她不应当再回到瓜斯塔拉去。

玛里内利　不回去吗?为什么不回去呢?

奥多雅多　伯爵死了。

玛里内利　那更应该——

奥多雅多　她应当跟着我。

玛里内利　跟着您吗?

奥多雅多　跟着我。我对您说，伯爵死了。——假如您还不知道——她在瓜斯塔拉还有什么可做的事情呢？——她应当跟着我。

玛里内利　的确女儿将来的住处只有让父亲的意志来决定。不过暂时——

奥多雅多　暂时怎么样？

玛里内利　上校，您一定会允许的，把她送回到瓜斯塔拉去。

奥多雅多　我的女儿吗？送到瓜斯塔拉去吗？为什么呢？

玛里内利　为什么吗？您只消考虑——

奥多雅多　（发怒。）考虑！考虑！我考虑，在这儿没有什么要考虑的。——她应该，她必须跟着我走。

玛里内利　呵，先生，——我们何必因为这桩事情动气呢？也许我误会了；我以为是必要的事情，其实并不必要。——王爷最知道应该怎样来判断。让王爷决定吧。——我去找他来。（下。）

第　四　场

奥多雅多·迦洛蒂。

奥多雅多　他怎么说呀？——绝对不行！——由他替我规定，她应该到哪儿去吗？——从我手里把她扣留下来吗？——谁愿意这样做？谁应该这样做？——他在这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吗？好吧，好吧；那么让他瞧瞧，我也该做什么，

虽然我不该这样做！浅见的暴君！我要同你拼个死活。蔑视国法的人，同没有国法的人一样地有力量。你还不知道吗？你尽管来吧！你尽管来吧！——可是，你瞧！你又这样了，愤怒又使你失掉理智了。——我想做什么？事情必须先发生了，我才有理由愤怒！一个宫中的宠臣什么话都会乱说！我只消让他乱说好了！我只消静听他的托辞，说她为什么应该再回到瓜斯塔拉去！——这样一来，我现在就能够准备好一个答复。——难道我还不能够找着一个答复吗？——但是假如我找不到呢；假如我——有人来了。安静一点，老孩子，安静一点吧！

第 五 场

亲王，玛里内利，奥多雅多·迦洛蒂。

亲王　哦，我亲爱的、正直的迦洛蒂，——难得我有机会来招待您，偏偏又闹出这样的事情。为了一件较小的事情，您也未见得来吧，可是我不责备你！

奥多雅多　殿下，我总觉得在自己的国君面前争权夺势，是卑鄙的。他认识谁，如果他用得着他，他就会派人去召他。就是现在我也要请求宽恕——

亲王　我倒希望，其他的人也有这种自重的谦恭！——但是回到本题上来吧。您一定急于要见您的女儿。她因为这样一位慈爱的母亲忽然离开，重新感觉不安起来。——您何

必打发她母亲走呢？我正在等候可爱的爱米丽雅完全恢复过来，好将她们两位胜利地送回城去。您却把我胜利的兴致打消了一半；可是我不让人把它完全打消。

奥多雅多　您的恩赏太多了！——王爷，请您允许我不让我可怜的孩子受这种种的痛苦吧，在瓜斯塔拉城里的朋友与仇人，同情与幸灾乐祸，正在等着她。

亲王　为了使她忍受朋友和同情的甜蜜的痛苦，把她带走，这未免太残酷了。至于为了要免除她不再忍受仇人们幸灾乐祸的痛苦，亲爱的迦洛蒂，您让我想办法好了。

奥多雅多　王爷，父亲的爱并不情愿分担她的忧虑。——我想，我知道，我的女儿在她现在的情况之下唯一适当的办法——就是离开世俗社会；——到一个修道院，——越快越好。

亲王　一个修道院吗？

奥多雅多　在未去之前，让她在她父亲的眼前痛哭吧。

亲王　这样一朵美丽的鲜花要在修道院里凋谢吗？——我们能够让一次失败的希望，使我们和世界这样不能和解吗？——不过，当然；没有人应当说服她的父亲。迦洛蒂，您爱把您的女儿送到哪儿就送到哪儿去吧。

奥多雅多　（对玛里内利。）现在怎么说，我的大人？

玛里内利　假如您甚至于要向我挑战的话！——

奥多雅多　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

亲王　你们两位有什么事情？

奥多雅多　没有什么，殿下，没有什么。——我们不过考虑，我

们两人中，谁误会了您的意思。

亲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吧，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我真想不接受王爷让我讲话的这种恩惠。不过假如友谊要特别地请他出来作公正人——

亲王　哪种友谊？——

玛里内利　您知道，殿下，我怎样爱伯爵阿皮阿尼；我们两个人的心灵好象交流成了一片——

奥多雅多　您知道这回事吗，王爷？那么真的只有您一个人知道了。

玛里内利　由他本人指定我做他的复仇人——

奥多雅多　您吗？

玛里内利　您尽管问您的夫人好了。玛里内利，玛里内利这个名字是临死的伯爵说的最后的一个词：而且是用那样一种声调说出来的！用那样一种声调！——假如我不尽一切力量去发现、惩罚他的凶手，这可怕的声音是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耳朵的！

亲王　请您不要忘记我有力的合作。

奥多雅多　请您也不要忘记我最热烈的希望！——好吧，好吧！可是下文怎样呢？

亲王　我也要提出这一个问题，玛里内利。

玛里内利　有人猜疑，袭击伯爵的不是强盗。

奥多雅多　（讥讽地。）不是吗？真的不是吗？

玛里内利　据说是一个情敌派人将他暗杀的。

奥多雅多　（沉痛。）呵，一个情敌吗？

玛里内利　没有别人。

奥多雅多　既然如此，——但愿上帝把这暗杀的奸人打进地狱里去！

玛里内利　一个情敌，据说是一个得宠的情敌——

奥多雅多　什么？是一个得宠的情敌吗？您说的是什么话？

玛里内利　没有什么，这不过是流传的谣言罢了。

奥多雅多　一个得宠的情敌吗？得我女儿的宠爱吗？

玛里内利　这当然不是。这是不可能的。我虽然同您意见不合，我也反对这句话。——可是总而言之，殿下，——因为最有理由的成见在司法的天平上是没有重量的——总而言之，我们不得不为了这桩事，把这个美丽不幸的女孩子审问一下。

亲王　是的，的确是这样。

玛里内利　在哪儿审问呢？除了在瓜斯塔拉城里，能够在哪儿办理这件事情呢？

亲王　您说得有理，玛里内利；这句话您说得有理。——是的，这样一来，情况改变了，亲爱的迦洛蒂。不是吗？您自己也看见——

奥多雅多　呵，是的，我看见——我看见我所看见的事情。——上帝呀！上帝呀！

亲王　您什么意思？您在想什么？

奥多雅多　我怪我自己没有事先看出我现在所看见的事情。这使我生气：此外没有什么。——既然是这样；她应当再回到瓜斯塔拉。我要再送她到她母亲那儿去：等到最严

厉的审问宣布她无罪，我本人决不离开瓜斯塔拉。因为谁知道，——（苦笑。）谁知道，法庭是不是觉得也需要审问我呢。

玛里内利　很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法庭宁可做得太多，不要做得太少。——因此我恐怕甚至于——

亲王　什么？您恐怕什么？

玛里内利　我恐怕他们暂时不许母女彼此见面。

奥多雅多　不许彼此见面吗？

玛里内利　他们不得不把母女隔离。

奥多雅多　把母女隔离吗？

玛里内利　把母亲、女儿、父亲通通隔离。审讯的形式绝对要求这样的郑重。我很抱歉，殿下，我不得不特别提议，至少把爱米丽雅送到一个特别的看守所。

奥多雅多　特别的看守所吗？——王爷！王爷！——但是对的；当然，当然！完全对的：送到一个特别的看守所，不是吗，王爷？不是吗？——呵，法庭是多么周到呀！好极了！（一手伸进藏着匕首的衣袋。）

亲王　（谄媚地走向他。）您镇静一点，亲爱的迦洛蒂——

奥多雅多　（让手空着伸出来，旁白。）这句话是他的天使说的！

亲王　您误会了；您不明白他的意思。您以为看守所这几个字，就是监狱和牢房。

奥多雅多　您让我这样想：我可就安静了！

亲王　不要提起监狱，玛里内利！这儿法律的森严同清白道德的尊重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假如爱米丽雅必须送进特

别的看守所，那么我已经知道——一个最规矩的看守所。就是我宰相的家里。——您不要反对，玛里内利！——我要亲自送她到那儿去。在那儿我要把她托付给一位最高贵的夫人。她应当对我切实地担保。——您太过分了，——玛里内利，假如您还提出更多的要求，您真的太过分了。——迦洛蒂，您认识我的宰相葛利玛第同他的夫人吗？

奥多雅多　我怎么不认识呢？我甚至于认识这对高贵夫妇的几位可爱的女儿呢。谁不认识她们？——（对玛里内利。）不，我的大人，请您不要让步。假如爱米丽雅必须要看管，那么她必须放在最黑暗的监牢中间看管。我希望您极力坚持；我请求您。——我这个傻瓜，我请求！我这个老糊涂——那位善良的巫婆说得有理："谁对于某些事情没有失掉理智，他就不会失掉理智。"①

亲王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亲爱的迦洛蒂，我还能够尽什么别的力量呢？——您就让这么办吧：我请求您。——是的，是的，送到我宰相家里去！她应当到那儿去；我亲自送她到那儿；假如她在那儿不受到最热情的招待，那么我的话就没有价值了。您可不要担心。——就这样办！就这样办！——至于您自己，迦洛蒂，您要采取什么行动，随您的便。您可以跟着我们到瓜斯塔拉；您可以回到萨比奥内塔：都随您的便。要我来替您规定，未免太可笑了。——

① 善良的巫婆指奥尔西娜，见第四幕第七场。

现在，再见吧，亲爱的迦洛蒂，——来吧，玛里内利，时候太晚了。

奥多雅多　（站在那儿沉思。）怎么样？简直不让我见我的女儿吗？在这儿也不让我见她吗？我什么都赞成；我觉得一切都办得很妥当。一位宰相的家庭当然是道德的避难所。呵，殿下，请您送我的女儿到那儿去；除了那儿，不要送到任何别的地方。——可是我还想在事前见她一面，她还不知道伯爵死了。她不会明白，为什么她要同她的父母隔离！我要把伯爵死亡的消息，好好向她说明，同时为了这一次的隔离好好地安慰她：我一定要见她，殿下！我一定要见她。

亲王　那么您就来吧——

奥多雅多　呵，女儿也可以到父亲这儿来的。——这儿，在四只眼睛之下，我一会儿就同她谈完了。请您叫她到我这儿来，殿下。

亲王　这个要求我也答应您！——呵，迦洛蒂，如果您愿意做我的朋友，做我的指导人，做我的父亲，我什么不可以答应您呀！（亲王与玛里内利下。）

第　六　场

奥多雅多·迦洛蒂。

奥多雅多　（望着他背后；过一会。）干吗不高兴呢？——我衷心地高

兴。——哈，哈，哈！（发狂地向四周观看。）谁在那儿笑？——上帝呀，我想，是我自己在笑。——好吧！开心呀，开心呀！这场戏要唱完了。这样，或那样！——可是——（少停。）假如她本人同他谅解了呢？假如这是日常的恶作剧呢？假如她不配接受我要替她做的事情呢？——（少停。）我要替她做事情吗？究竟我要替她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是有胆量告诉我自己呢？——我想象了这样一桩事！这样一桩只可以想象的事！——太悲惨了！离开吧！离开吧！我不愿意等她来了。不等了！——（向天说。）谁把她无辜地推下这个深渊，他可以再把她拉出来。他哪儿用得着我的手去拉呢？离开吧！（他想走，看见爱米丽雅走来。）太晚了！呵！他要我的手；他要我的手呀！

第七场

爱米丽雅，奥多雅多。

爱米丽雅　怎么？我的父亲，你在这儿吗？只有你吗？——还有母亲呢？不在这儿吗？——还有伯爵呢？不在这儿吗？——父亲，你怎么这样慌张呢？

奥多雅多　你怎么这样镇静呢，我的孩子？——

爱米丽雅　父亲，为什么不镇静呢？——或者是什么也没有损失：或者是什么都损失了。我们能够镇静，同时必须镇静：这不是同样一回事吗？

奥多雅多　但是，你认为现在情形怎么样？

爱米丽雅　一切都完了；——我认为，我们必须镇静，我的父亲。

奥多雅多　你可以镇静，因为你必须镇静吗？——你是谁呀？一个女孩子吗？而且还是我的女儿吗？那么这个男人，这个父亲，应该对你感觉惭愧吗？——但是告诉我：什么叫做一切都完了呢？——你是不是指伯爵死了呢？

爱米丽雅　他为什么死了！为什么！呵，这样说是真的了，父亲？这样说，我在我母亲流泪着急的眼睛里看出来的那桩完全悲惨的故事，是真的了？——我的母亲在哪儿？她到哪里去了，我的父亲？

奥多雅多　她先走了；——除非是我们随后去追赶她。

爱米丽雅　越快越好。因为，假如伯爵死了；假如他就因此而死了——就因此而死了！我们还停留在这儿干什么？让我们逃走吧，父亲！

奥多雅多　逃走吗？——还有什么必要呢？——现在你是，你是处在你的强盗的手里。

爱米丽雅　我处在他的手里吗？

奥多雅多　而且单独一个人在他的手里；离开你的母亲，离开我。

爱米丽雅　我单独一个人在他的手里吗？——决不，我的父亲。——不然你就不是我的父亲。——我单独一个人留在他的手里吗？——好吧，你尽管由我好了，你尽管由我好了。——我倒要看看，谁抓着我，谁强迫我，——谁是那个

能够强迫一个人的人。

奥多雅多　我的孩子，我以为你是镇静的。

爱米丽雅　我是镇静的。可是你管什么叫镇静呢？难道说把双手放在膝上吗？忍受一个人不应该忍受的事情吗？忍受一个人所不可以忍受的事情吗？

奥多雅多　呵！假如你这样想！——让我拥抱你吧，我的孩子！——我曾经常常说：大自然想把女人塑成它的杰作。但是它抓错了泥土；它抓的泥土太柔和了。不然，在你们身上的一切都比我们的强。——呵，假如这就是你的镇静，那么我在你的镇静里边又重新找到我的镇静了：让我拥抱你吧，我的孩子！——你只消想一想：借口一个法庭的检查，——哦，这是万恶的欺诈呀！——他从我们的怀抱里把你抢过去，要把你送到葛利玛第家里去。

爱米丽雅　把我抢过去吗？要把我送去吗？——他要抢我；他要送我：他要！他要！——好象我们，我们没有意志似的，我的父亲呀！

奥多雅多　我当时也这样气愤，我已经去抓这把匕首了，（把它抽出来。）为的是要戳穿两个人——两个人当中的一个的——心！

爱米丽雅　父亲，为了上天的缘故，千万不要这样做！——凡是罪人所有的一切，我这条生命都有了。——给我，父亲，你把这把匕首给我吧。

奥多雅多　孩子，这不是头发上的别针。

爱米丽雅　那么就让别针变成匕首好了！——对我都是一样

的。

奥多雅多　说什么？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吗？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想一想。你只有一条生命可以断送。

爱米丽雅　我也只有一个贞操可以断送！

奥多雅多　这贞操是超过了一切暴力的。——

爱米丽雅　但是它不能超过一切诱惑。——暴力！暴力！谁不能抵抗暴力？所谓暴力，不值什么：诱惑才是真正的暴力。——父亲，我有血；这样年轻的、这样热的血，就象一个女人所有的血。我的感觉也是一个女人所有的感觉。我什么也不敢担保。我什么也靠不住。我认识葛利玛第的家庭。那是一家快活的人家。曾经在我母亲眼睛看护之下到过那儿一小时，——我心灵中掀起了一些骚扰，几个星期最严格的宗教训练也难得使它平静下来！——宗教的！哪一种宗教的？——为了逃避任何更坏的事情，成千成万的人，曾经跳进洪水，成为圣人！——请你给我，我的父亲，请你给我这把匕首吧。

奥多雅多　要是你认识这一把匕首就好了！——

爱米丽雅　就算我不认识它，那也没有关系！——一个不相识的朋友也是一个朋友。——把它给我吧，我的父亲；把它给我吧。

奥多雅多　假如我现在把它给你——拿去吧！（递给她。）

爱米丽雅　就去吧！（正欲拿匕首来刺杀自己，她的父亲又从她手里把它夺过来。）

奥多雅多　你瞧，你下手得这么快！——不，这不是你的手应

当使用的东西。

爱米丽雅　真的，我应当使用一根别针——(她伸手在头发里摸，想找一根别针，她抓到一朵玫瑰花。)你还在这儿吗？——你下来吧！你不属于那样一个人的头发，——就象我父亲要我做的那样一个人！

奥多雅多　呵，我的孩子！——

爱米丽雅　我的父亲，假如我猜中了你的意思呢？——不过，不，你也不愿意我猜中。你为什么还要踌躇呢？——(她一面扯碎玫瑰花一面沉痛地。)从前有一个父亲，他为了要把女儿从羞辱中救出来，他把最好的一柄钢刀插进了她的心窝——他第二次给了她一个生命。但是一切这样悲壮的行为都是从前的了！这样的父亲现在再也没有了！

奥多雅多　现在还有，我的孩子，现在还有！(一面说，一面刺杀她。)——上帝呀，我做了什么呀！(她要倒下去，他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

爱米丽雅　在暴风雨摧残一朵玫瑰花之前，先把它摘下了。——你让我吻吻它，吻吻这一只慈父的手。

第　八　场

亲王、玛里内利，前场人物。

亲王　(正走进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爱米丽雅不舒服吗？

奥多雅多　很舒服；很舒服！

亲王　（走得更近一些。）我看见什么呀？——太可怕了！

玛里内利　我真难过！

亲王　您这个残忍的父亲，您做了什么呀！

奥多雅多　在暴风雨摧残一朵玫瑰花之前，先把它摘下了。——不是这样吗，我的孩子！

爱米丽雅　不是你，我的父亲——是我自己——我自己——

奥多雅多　不是你，我的孩子；——不是你！不要带着一句假话离开世界。不是你，我的孩子！是你的父亲，是你伤心的父亲！

爱米丽雅　唉——是我的父亲——（她死去。奥多雅多轻轻地把她放在地上。）

奥多雅多　你去吧！——现在，您瞧，王爷！您还喜欢她吗？她还打动您的欲念吗？在这一堆对您喊叫报仇的鲜血中间，她还打动您的欲念吗？（少停。）但是，您在等待着这一切怎样结束吗？您或者在等待着，我会把钢刀反转来刺杀我自己，好结束我的行为就象一场平凡的悲剧吗？——您错了。这儿！（他将匕首抛到他的足前。）它放在这儿，它是我犯罪的血腥证物！我去自首，我走进监狱。我去，我等候您做裁判官——然后再到那儿去——我在我们大众的裁判官面前等候您！

亲王　（沉默一些时候，他恐怖绝望地看着尸体，然后对玛里内利。）到这儿来！把它拾起来。——怎么样？你还踌躇吗？——万恶的东西！——（他从玛里内利手中把匕首夺过来。）不，你的血不应该同这个血混杂在一起。——滚开，你永久躲藏起来吧！——

我叫你滚开呀！——上帝！上帝！——因为君主们是人，光是他们难道还不够造成人类的一些灾难吗？何必还要让魔鬼来扮做他们的朋友呢？

——剧终

暂缺封面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９０　戏剧二种　［德］莱辛　商章孙等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２３８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ｄａｉ／ｄａｉ２８／１１／！００００１．ｐｄｇ